

釋門自鏡錄
僧訓日記
寒 笳 集
等合刊





佛

滅

度

得

己

亥

屬

師

歲次癸酉於妙釋寺講四分戒本正月廿一
二滿蓋大師涅槃日始二月十五佛涅槃日圓滿
普潤法師護持贊助書此以奉敬志師德

慧元門院少門堂時并識

目錄

釋門自鏡錄卷上

釋門自鏡錄序……………一

業繫長遠錄一

西域聖者達磨密多五百世作狗身事……………一

西域聖者闍夜多遇見鬼及烏歎生死久遠事……………二

西域聖者離越辟支佛曾謗人偷牛得報事……………三

晉沙門慧達死入地獄并宿世犯戒事……………四

唐沙門道光多生求度不得官名事……………六

勃逆闡提錄二

宋北多寶寺道志偷相珠受苦事一……………八

宋尼智通罷道出嫁毀經衣兒受報事二……………九

北齊晏通盜錢恥像現身著癲地陷事三……………九

唐思禮折像盜絹被神壓打事四……………一〇

輕毀教法錄三

西域無垢友論師謗大乘五舌重出事一……………一一

西域金剛軍論師謗大乘目失明事二……………一二

宋京師東安寺釋慧嚴神誠事三……………一二

齊鄴下大覺寺僧範布薩見神責豎義事四……………一三

齊鄴下寶明寺僧雲廢布薩被神害事五……………一四

唐襄州神足寺慧眺謗三論拔舌三尺事六……………一五

唐僧孝慈勸止誦大乘經被神打事七	一五
唐僧甚昉勸止誦大乘經身被地獄火燒事八	一六
隋僧信行禪師創三階佛法死作蛇事九	一七
妬賢嫉化錄四	

齊柏州道秀變化蛇身事一	一七
隋揚州白塔寺道契神打殺事二	一八
唐并州石壁寺僧吐蛇改悔事三	一九
唐衡州衡岳寺慧期患目苦死事四	二〇
西域須陀洹人得惡病身蟲口臭事五	二一
忿恚貪鄙錄五	

西域沙彌貪味懷恨現身變作龍事一	二一
-----------------	----

漢洛陽安世高同學法行受蟒蛇身事一	二二
宋西鎮寺曇遂死作廟神事三	二四
齊青州道攜慳財頻得重病事四	二四
齊宋州曇亮慳惜變作蛇身事五	二五
齊齊州道慧錢夜移走事六 曇慧附	二六
隋相州大慈寺僧綱不好供養神被責事七	二七
唐濟州靈光寺僧惜鉢暴亡變作蛇身事八	二八
唐京師勝光寺僧智保死作塔神事九	二八
唐新羅國興輪寺僧變作蛇身事十一 尼附	二九
俗學無裨錄六	
西域波爾尼仙造聲論後身無業事一	三〇

解慢不勤錄七

宋彭城寺慧琳毀法被流目盲事二	三二
宋慧休造牘被令還俗事三	三二
梁偽沙門智稜罷道毀法失音舌卷事四	三二
道學王斌棄緇歸道撰改佛經論難事五	三三
唐京師普光寺明解罷道身死託夢求福事六	三四
晉沙門支法衡見鐵輪受苦事一	三五
宋沙門僧規見稱量罪福事二	三六
宋龍華寺法宗不勤修造得病事三	三八
宋沙門知達被神責及受罪事四	四〇
後魏崇眞寺僧慧疑王前見判五僧事五	四二

唐玄法寺僧玄眞破齋受罪事六……………四三

新羅國禪師割肉酬施主事七……………四四

唐相州辯珪弘亮求福事八……………四五

唐西京勝業寺僧慧約見諸僧受苦事九……………四六

南齋竟陵文宣王淨住子略……………四七

釋門白鏡錄卷下

害物傷慈錄八

晉襄陽竺法慧被害并門人折足事一……………五〇

晉霍山僧羣折鴨翅見受報事二……………五〇

晉陳留僧支遁食卵悔悟事三……………五一

宋江陵四層寺竺慧熾食肉生餓狗地獄事四……………五一

齊令才啖肉入喉苦死事五	五二
陳揚州智慎爲王誠勸事六	五三
唐神都太平寺僧威整害蜘蛛事七	五四
飲噉非法錄九	

晉天台山竺曇猷在胎經涉辛地被聖駝事一	五五
宋新寺沙門難公飲酒被謫事二	五六
齊鄴下大莊嚴寺圓通飲酒被聖駝責事三	五七
齊梁州薛寺僧道遠飲宴眉毛墮落事四	五九
隋也西郁興寺法四飲酒醉被閻王勸誠事五	五九
唐澤州清化寺玄鑑破酒器及異僧被鬼誡事六	六〇
梁高祖斷酒肉文	六二

慳損僧物錄十

西域聖者僧伽耶舍巡游見僧受苦事一	七三
宋法豐減僧食死作餓鬼事二	七四
宋京師瓦官寺惠果如廁見鬼求救事三	七五
齊永興栢林寺弘明見小兒乞救事四	七五
周益州索寺慧旻盜僧財作牛事五	七五
禪師輒取僧少菜死作衆奴事六 僧照附	七六
隋相州道明侵柴燃足事七	七七
隋冀州僧道相見靈巖寺諸僧受罪苦事八	七八
唐國清寺僧智瓌死作衆奴事九	八二
唐揚州白塔寺道昶冥官誠勸事十	八二

唐法界寺尼妙覺羅粟被冥官追問事十一	八三
唐印州僧割杓減粥現噉糞穢事十二	八四
唐寧州道勝寺慧仙神英受苦事十三	八四
唐京師慈恩寺僧玄晷被冥官追捉事十四	八七
唐汾州啓福寺慧澄互用受苦事十五	八八
唐并州義興寺智韜侵僧物徵卒來現事十六	八九
唐汾州界內寺伯達死作寺牛事十七	八九
唐益州空慧寺僧覺用寺錢鑿額苦死事十八	九〇
唐西京勝光寺孝贇取 噉親得報事十九	九〇
續補	
隋僧明琛好難問敗而熱惱變蛇事一	九三

新羅僧順璟謗大乘法生身陷地獄事二	九五
隋僧某在冥中悔悟知非事三	九六
僧某附	
修準	
蜀郡金華寺僧秀榮仁秀殺蟲受苦報事四	九七
雲頂慈雲寺審言飲酒食肉畜妻受現報苦亡生爲牛事五	九七
隋梁州慧全修道難超脫事六	九八
烏鎮利濟寺師徒經懺吝而不施入冥受苦事七	九八
施食僧施食不誠冥顯受報事四則八	九八
江北僧隱圓宿怨入冥遊地府事九	九九
胡州白雀寺弱奄將佛物僧用入冥受報事十	一〇〇
泰州僧某慳財亡而不捨現形事十一	一〇一
江寧僧某爲賭貿佛像得惡疾亡事十二	一〇一

麻城僧碧璠裂衣破鉢遭護法韋馱去臂事十三	一〇二
周京師大中興寺釋道安遺誡九章以訓門人	一〇二
元天如禪師警誡文	一〇六
僧訓日記	

法師省己之訓	一〇九
爲利養出家之訓	一〇九
慈心功德之訓	一一一
爲勿憂衣食之訓	一一二
檢心待女人之訓	一一二
八退八進之訓	一一三
不捨頭陀苦行之訓	一一四

十二頭陀行·····	一一五
不教弟子之訓·····	一一六
供養父母之訓·····	一一六
互相輕毀之訓·····	一一七
攝養徒衆之訓·····	一一七
偷盜僧物之訓·····	一一八
多得利養之訓·····	一一八
五僧冥報之訓·····	一一九
不修禪定之訓·····	一二〇
聲名無益之訓·····	一二一
念思二字之訓·····	一二一

寒笳集

菩薩精進之訓·····	一二二
誠勉出家之訓·····	一二三
垂誠實修之訓·····	一二四
一心念道之訓·····	一二六
雜記解惑之訓·····	一二七
寒笳集	
願文·····	一二九
法語·····	一三〇
答問·····	一四九
普說·····	一五一
偶錄·····	一五三

書……………一五七

論……………一六三

緣起……………一六五

序……………一六九

題跋……………一七〇

傳……………一七一

祭文……………一七四

銘……………一七五

詩偈……………一七七

附錄

百丈大智禪師叢林要則二十條……………一七九

滿益大師靈峰宗論法語節要	一七九
蓮池大師七筆勾	一八一
蓮池大師警僧銘	一八三
憨山大師費閑歌	一八四
妙叶大師寶王三昧論十大礙行節錄	一八五
祖師訓誨出家三十要則	一八六
中峰國師訓誨文	一九〇
滄山大圓禪師警策文	一九一
翠巖禪師警僧銘	一九七
千巖長禪師示衆	一九七
慈受禪師訓童行	一九八

明教契嵩大師尊僧篇……………	二〇〇
宋仁宗皇帝讚僧賦……………	二〇二
順治皇帝讚僧詩……………	二〇三
裴休丞相送子出家警策箴……………	二〇四



釋
門
自
鏡
錄

唐藍谷沙門懷信集

釋門自鏡錄序

唐藍谷沙門懷信述

余九歲出家。于今過六十矣。至於逍遙廣廈。顧步芳陰。體安輕軟。身居閑逸。星光未旦。十利之精饌已陳。日彩方中。三德之珍羞總萃。不知耕獲之頓弊。不識鼎飪之劬勞。長六尺之軀。全百年之命者。是誰所致乎。則我本師之願力也。余且約計五十之年。朝中飲食。蓋費三百餘碩矣。寒暑衣藥。蓋費二十餘萬矣。爾其高門邃宇。碧砌丹楹。軒乘僕豎之流。机案床褥之類。所費又無涯矣。或復無明暗起。邪見橫生。非法棄用。非時飲噉。所費又難量矣。此皆出自他力。資成我用。與夫汲汲之位。豈得同年而較其苦樂哉。是知大慈之教至矣。大悲之力深矣。況十號調御。以我爲子而覆之。八部天龍。以我爲師而奉之。皇王雖貴。不敢以臣禮畜之。則

其貴可知也。尊親雖重。不敢以子義瞻之。則其尊可知也。若乃悠悠四俗。茫茫九土。誰家非我之倉儲。何人非余之子弟。所以提孟入室。緘封之膳。遽開。振錫登衢。弛慢之容。肅敬。古人以一食之惠。猶能效節。以一言之顧。尙或亡軀。況從頂至踵。皆如來之養乎。從生至死。皆如來之蔭乎。向使不遇佛法。不遇出家。方將曉夕犯霜露。晨昏勤隴畝。馳驟萬端。逼迫千計。弊檐塵絮。或不足以蓋形。藿茹餐食。或不能以充口。何暇盱衡廣殿。策杖閑庭。曳履清談。披襟閑謔。避寒暑。擇甘辛。呵斥童稚。徵求捧汲。縱意馬之害群。任情猿之矯樹也。但三障雲聳。十纏縈結。擬愛亂心。狂愚患惱。自悔自責。經瞬息而已遷。悲之恨之。歷旬朔而俄變。或復昇堂致禮。恥尊儀而雨泣。對格披文。慚聖教而垂淚。或鶉衣木食。困辱以治之。損財去友。孤窮而苦之。竟不能屈慢山。清欲火。捨麁弊之聲色。免鑊湯之深誅。豈不痛哉。豈不痛哉。所以常慘常啼。酸辛而不極。空藏地藏救接而無方。余又反覆求己。周旋自撫。

形容耳目不減於常流。識悟神情參差於名輩。何福而生中國。何善而預出家。何罪而戒檢多違。何釁而剛強難化。所以縈紆日吳。佇歎中宵。莫識救之之方。未辯革之之術。然幼蒙庭訓。早霑釋教。頗聞長者之遺言。屢謁名僧之高論。三思之士。假韋絃以是資。九折之賓。待箴銘而作訓。故乃詳求列代。披閱群篇。採同病之下流。訪迷津之野客。其有箴聖言。輕業累。縱逸無恥。頑疎不檢。可爲懲勸者。並集而錄之。仍簡十科。分爲三軸。朝夕觀覽。庶裨萬一。若乃坐成龍報。立驗蛇身。牛泣登坂。駝鳴遶寺。或杖楚交至。遍體火然。或弋戟去來。應時流血。或舌銷眉落。或失性發狂。或取把菜而作奴。或侵束柴而然足。寄神園木。割肉酬施主之恩。托迹園扉。變骨受謗人之罰。昔不見而今見。先不知而始知。號天扣地。莫以追。破膽摧肝。非所及。當此時也。父母百身而無贖。親賓四馳而不救。貨賂委積而空陳。左右撫膺而奚補。向之歡娛美樂。爲何在乎。向之朋流眷屬。爲何恃乎。嗚呼。朝爲盛德。唱息

於長廊。夕爲殤子哀慟於幽房。罪斯人之獨有。念余身兮或當儻百年兮一遇。將
恥悔兮何央。可不愴乎。可不懼乎。故編其終始。備之左右。佇勗書紳之誠。將祈戰
勝之功。其有名賢雅誥。哲人殊迹。道化之滂隆。時事之臧否。亦附而錄之。以寄通
識。古人云。百年影徂。千載心在。實望千載之後。知余心之所在焉。

釋門自鏡錄卷上

業繫長遠錄一

西域聖者達磨密多五百世作狗身事一

佛滅度後。罽賓山中有聖比丘。名達磨蜜多。才慧超絕。坐禪第一。蜜多住處。有三重窖。時有二僧。遠聞勝名。故往禮拜。見尊者弊衣。醜露於下窖竈前。爲欲調伏身心。爲僧燃火。是時二僧問言。「長老達磨蜜多。爲在何處。」答曰。「在彼重窖。最上房中。」彼便往尋。尊者以神足力。歛還本房。二人既見。咸生疑怪。曰。「大德聖人。威名滿閭浮提。何故自屈。爲僧燃火。」蜜多曰。「子今當知。我念生死。受苦長遠。若使頭手可得燃者。吾當爲僧而並燃之。況餘身分。及以燃火。何足爲難。吾念

往昔五百世中。常爲狗身。飢餓窮困。雖經多身。唯兩得飽滿。一者有人飲酒大醉。道側反吐。我行遇見。獲一飽。又曾爲貧家作狗。夫妻煮粥。以器盛之。有事暫行。我以飢故。內頭器中。食之得飽。拔頭不出。人來見之。大起嗔心。便以利刀斬斷吾頭。自念狗身。五百度受。雖逢二飽。而失身命。是故思惟生死長久。周旋五道。隨所生處。無不受苦。故吾今者不憚劬勞。何辭爲僧而燃火也。」

西域聖者闍夜多遇見鬼及烏歎生死久遠事一

出付法藏傳

昔傳法聖者闍夜多。將諸弟子入城。至門。慘然不悅。小復前行。路見一烏。忽然微笑。弟子怪問。因而答曰。「初於門下見餓鬼子。飢急困弱。自言母生我已。入城求食。自別已來。經五百年。飢虛窮乏。命不久遠。及見其母。具述兒意。母曰。我辭入城。經久求食不得。設得少睡。強鬼所奪。始於今日。值一人吐。邊無餘鬼。將欲與子。然又門下多有鬼神。畏所奪故。不敢持出。願尊者慈蔭。將我出城。所賣涕唾。與子共

食。吾又問言。生來幾時。答曰。我見此城。七返成壞。吾聞彼言。深悼生死。無有邊際。是以嘔蹙。慘然不樂。又於過去九十一劫。我於爾時。爲長者子。至願出家。厭離塵欲。我若出家。必斷衆結。成阿羅漢。但爲父母。不見從志。強爲聘妻。冀求繼嗣。旣不獲免。娶妻生子。又求出家。兒年六歲。父母教兒。汝父辭我欲出家者。汝可抱足語父曰。若捨我去。誰當活我。先當見殺。然後可去。我見兒抱。遂生愛戀。便語子言。我今爲汝。不復出家。由是兒故。不得證道。九十一劫。流轉五道。以生死身。未曾相遇。今以道眼見生鳥中。愍其嬰愚。由是故笑耳。」

西域聖者離越辟支佛曾謗人偷牛得報事三

昔月氏國城西。有大山。是離越辟支住處。猛上去此不遠。有人失牛。尋到此山。值此辟支燃火。染衣宿業力故。當於爾時。鉢變爲牛頭。法衣變爲牛皮。染汁變爲血。染滓變爲肉。柴變爲骨。其迹旣爾。遂爲牛主執入獄中。弟子推覓。莫知所在。從是

荏苒年經十二。後遇因緣。知在獄中。便向王說。「我師在獄。願王放赦。」王問獄典。「有僧否。」獄典曰。「無僧。」弟子白王。「願喚獄中沙門者出。我師自出。」獄典尋喚辟支佛卽出。此辟支佛在獄既久。髮長衣壞。沙門形滅。諸弟子等。禮而問曰。「師何在此。」師於爾時。答以上事。弟子復問「宿世造何因。今令致此。」師答曰。「吾昔時。謗他人偷牛。致使如此耳。」

晉沙門慧達死入地獄并宿世犯戒事四

出冥祥記等

釋慧達。俗姓劉。名薩荷。河西離石人也。在家時長於軍旅。不聞佛法。尙武器。好畋獵。年三十一。暴病而死。體且溫柔。家未敢殮。至七日而蘇。說云。將盡之時。見兩人執縛將去。向西北行。行路轉高。稍得平衢。兩邊列樹。見一人執弓帶劍。當衢而立。指語兩人。將荷向西。見屋舍甚多。俄見兩沙門謂荷曰。汝識我否。荷答不識。沙門曰。今宜歸命釋迦文佛。荷如言發念。因隨沙門俱行。遙見一城。類長安城。而色甚

黑。蓋鐵城也。見人身甚長大。膚黑如漆。頭髮曳地。沙門曰。此獄中鬼也。其處甚寒。有冰如石。飛散着人頭頭斷。着脚脚斷。着臂臂斷。二沙門云。此寒冰地獄也。荷乃內自剋責。便識宿命。知兩沙門往維衛佛時。並其師也。于時得作沙門。時以犯俗罪。不得受戒。雖世有佛。竟不得見。從此已來。再得人身。一生羌中。今生晉地。次見刀山地獄。次第經歷。觀見甚多。獄獄異域。不相雜廁。人數甚多。不可稱計。楚毒科法。略與經說相符。俄有金色暉明皎然。一人長二丈許。相好嚴華。舉體金色。左右曰。觀世音大士也。皆起迎禮。有二沙門形質相類。併行東西。薩荷作禮畢。菩薩具爲說法。出十餘言。又云。汝應歷劫備受罪報。以嘗聞經法。生歡喜心。今當見受輕報一過。便免汝得濟活。可作沙門。薩荷又遇見有人謂曰。在襄陽時。何故殺鹿。荷跪答曰。他人殺鹿。我加槍耳。又不噉肉。何緣受報。時卽見襄陽射鹿之地。草樹山藪。宛然在目前。所乘黑馬。並皆能言。悉證荷殺鹿年月時日。薩荷懼然無對。須臾。

有人以叉叉之。投鑊湯中。自視四體。潰然爛碎。有風吹身。聚水岸邊。忽然不覺。還復全形。人復謂曰。汝又射雉。亦嘗殺雁。言已。又投鑊湯。准前糜爛。受此罪已。乃遣薩荷去。去入一大城。有人居焉。謂荷曰。汝受輕報。又得還生。是福力所扶。而今已後。不復作罪。乃遣人送薩荷。薩荷遙見故身。意不欲還。送人推引。久乃附形而得蘇活。奉法精勤。遂卽出家。其後神悟妙化。別有傳記。

唐沙門道光多生求度不得官名事五

出新錄

釋道光。并州人也。俗姓張氏。家風靜退。恥居名官。光童年邁俗。夙知齋戒。十歲。辭親周求問道。因自剃落。飄寓關中。後事道宣律師。行解尤著。輸誠歷思。曉夕諮承。至於孝養溫情。邈絕儔伍。宣以其情禮兼到。彌加誨誘。精學數紀。遂成洪器。然永徽嗣曆。留意釋門。頻有度人。光每緣差不預。中心愧恨。恒懷怏怏。至麟德年中。宣以戒德。忽感天神。往來累朔。共談名理。從過去數佛已來。行坐時處。莫不縷悉。宣

因問經律開遮聖跡由緒。乃著通記一部十卷。又從容之暇。問天神曰。「宣有弟子道光。孝愛淳至。不知何業。遂能如此。」神曰。「光與律師爲父子門徒。已歷三百餘生也。恩狎綿久。故致其然。殘報餘緣。今猶未盡。」又問。「光頻求度戒。竟不遂心。復何業所致。」神曰。「光昔毗婆尸佛時。曾爲寺主。時有一僧。戒行多闕。寺主忿之。送令還俗。緣此業故。生生人道。不得官名。此業餘殃。今由未盡。」宣亡之後。光擇木東西。因止河北。至上元二年。天皇爲孝敬皇。重修白馬寺。寺主崇義。備盡搜尋。光以聲聞夙昭。應茲嘉選。奏名入內。光因染疾。勅下魏州。身已殂逝。驗天言信矣。有抱諒禪師。與光周旋數載。屢承光說。默記在心。及聞名就身亡。方知其業命如此。向余具說。

勃逆闡提錄二

宋北多寶寺道志偷相珠受苦事一

道志。未詳何許人。少出家。住宋北多寶寺。嘗典知殿塔。幽竊帳蓋等物。後遂偷像眉間相珠。既而開穿垣壁。若外盜者。故僧衆不能覺也。積旬餘日而得病。便見異人。以戈矛刺之。時來時去。來輒驚叫。應聲流血。初猶日中兩度如此。其後彌甚。刺者漸數。傷痕遍體。呻呼不絕。其寺僧頗疑其有罪。欲爲懺謝。始問猶諱而不言。將盡二三日。乃具自陳列。泣涕請救。曰。「吾愚勃昧。道。謂無塗炭。失意作罪。招此殃酷。生受楚拷。死嬰刀鑊。已糜之身。唯垂哀愍。別無餘物。唯衣被氎履。或充足一會。并須請故舊爲吾懺悔。昔偷像相珠二枚。一枚已屬嫗人。不可復得。一枚以質錢在陳照家。今可以贖取。」言終而卒。既贖相珠。并設齋懺。初工人安珠。展轉迴旋。終不諧合。衆僧復爲禮拜燒香。乃得合焉。年餘。而同學等於昏夜聞空中有語。詳聽。卽道志聲也。云。「自死已來。備嬰痛毒。方累年劫。未有出期。賴蒙衆僧哀憐救

護。贖相珠故。於苦酷之中。時有間息。感恩罔已。故暫來稱謝。言此而已。聞其語時。腥腐臭氣。不可言。言終稍歇。卽泰始末年也。

宋尼智通罷道出嫁毀經衣兒受報事二

尼智通。少出家。住京師簡靜寺。信道不篤。元嘉九年。師死罷道。嫁魏郡梁犀甫爲妻。生男六七歲。家甚貧窮。無以爲衣。通爲尼時。有數卷觀無量壽法華等經。悉練擣之。以衣其兒。居一年而得病。恍惚驚悸。竟體剝爛。狀若火瘡。有細白蟲。日出升餘。慘痛煩毒。晝夜號叫。聞空中語云。壞經爲衣。得此劇報。旬餘而死。

北齊晏通盜錢恥像現身著癩地陷事三

出關中風俗傳記

晏通。不知何許人也。雖廁道門。志多愚鄙。倚託功德。以祈潤沃。嘗鑄一大銅像。光趺侍衛。並悉闕之。所得施財。輒以自入。而號像爲出課奴焉。後時經久。片無所得。通便執杖謂像曰。奴何不出課。將欲答之。未舉手間。忽見一人。長二丈。被戈

甲怒目直前曰。『無賴豎子。何忍於佛像如斯乎。』便提頸離地數尺。鐵杖鞭之。從首至足。遍身流血。通叫呼求哀。聲聞里外。道俗觀者。莫不寒心。十日以外。杖瘡之下。更生癩瘡。大如桃杏。膿泄流溢。徧體紅赤。狀若火燃。去之數步。熱氣傍及。通但曉夜號叫。宛轉膿血。經百餘日。其房乃地陷數尺。於是而終。

唐思禮折像盜絹被神壓打事四

思禮。未詳其氏。雍州藍田人也。立性庸淺。志規苟利。雖復緇衣。未洽眞化。以咸亨年中。於藍谷悟眞寺夏日安居。于時衆徒數十。率多精練。禮儉形濫。吹。每懷不軌。乃於殿內竊像裏絹。數日諸僧覺之。莫知誰盜。遞相推鞠。人懷疑惑。愧悔者多。各欲馳散。時上座法藏對衆言曰。『傳聞此寺靈跡極多。今旣有人毀折像護。伽藍神豈當默爾。三日之內。願示其事。令僧衆得安。』言訖各歸。禮於鐘樓下所住房。晝寢。遂見白衣大神。陷禮於牀壁之間。垂首向下。以石壓之。至明日。諸僧旣不見。

禮。就房訪覓。其房堅閉甚牢。開竟不得。經一宿。怪之逾甚。遂鑿穴戶扉。正見禮在牀間。像裏之絹。疊在身上。遂共提舉。致於門外。見其面色如漆。氣息不通。僧等爲之懺悔。久乃稍蘇。自陳罪惡。至夜而遁。莫知所終。

輕毀教法錄三

西域無垢友論師謗大乘五舌重出事一

昔西域論師。名毗末羅蜜多。唐言無垢友。迦濕彌羅國人。於一切有部而出家焉。博綜小乘。聲馳五印。將歸本國。途次衆賢。論師之塔也。拊而歎曰。「惟論師雅量清高。抑揚大義。方欲挫異部。立本宗業也。如何降年不永。我無垢友。猥承末學。異時慕義。曠代懷德。世親雖沒。宗學尙傳。我盡所知。當制諸論。令瞻部洲諸學人等。絕大乘稱。滅世親名。」說是語已。心發狂亂。五舌重出。熱血流湧。知命必終。裁書悔曰。「大乘教者。佛法之中。究竟說也。名味泯絕。理教幽玄。輕以愚昧。駁斥先進。

報應皎然。滅身宜矣。敢告學人。厥鑒斯在。各慎爾志。無得懷疑。一卽大地爲震。命遂終焉。當其死處。地陷爲坑。時有羅漢。一見死處而歎曰。惜哉苦哉。今此論師。任情執見。毀惡大乘。墮無間獄矣。

西域金剛軍論師謗大乘曰失明事二

于闐沙門跋折斯羅那。此名金剛軍。受持小乘俱舍論學。不信大乘。每鬪諍誹謗。兩目因之失明。經十餘年。盲無所見。後聞師子友誨。乃未能全信。且誦觀音心咒。便卽兩目明徹。因大迴向。歸信大乘。捨於小學。

宋京師東安寺釋慧嚴神誠事三

僧嵩附
僧淵

釋慧嚴。姓范。豫州人。理識清博。學者所宗。時大涅槃經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數疎簡。初學難以措懷。乃共慧觀謝靈運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或過質。頗亦治之。刪四十卷者爲三十六卷。始有數本流行。因寢寐之間。忽見一人。身長二丈。

儀形甚偉。謂之曰。「涅槃尊經。何以輕加斟酌。」嚴覺已。惕然不悅。猶有意以立。未有改心。至明夕復見昨人。狀有怒色。曰。「若執本圖。尋令君知之。嚴驚失聲。乃更集僧收前本。隨得而禁之。識者諫曰。此蓋欲誠勵後人耳。若必不應。何容今始夢耶。嚴雖以爲然。終懷懼矣。」

附 又太始之中。中興寺僧嵩明。數論末年僻執。謂佛不應常住。臨終之日。舌根先爛。

附 又梁代彭城僧淵。誹謗涅槃。卽舌根斯須消爛。

齊鄴下大覺寺僧範布薩見神責豎義事四

釋僧範。姓季氏。平鄉人。二十九出家。學行兼富。爲時所尙。嘗講法華經。輒有一僧毀云。竭斗何所解。當卽有神特加打楚。死而復蘇。又經宿他寺。正逢布薩。有僧昇座。將欲豎義。乃曰。「豎論法相。深會聖言。何勞說戒。僧常聞耳。」忽見一神。形長丈餘。貌甚雄峻。來到座前。問豎義者。今是何日。答。「是布薩日。」神卽以手搭之。

拽于座下。委頓垂死。次問上座。搭拽同前。範自是至終。竟無說欲。乃至疾重。輦而就僧。所以重茲戒日。樂見法身也。

齊鄴下寶明寺僧雲廢布薩被神害事五

釋僧雲。不知何許人。聰辯辭令。備閒大小乘。住寶明寺。襟帶僧倫。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僧並集堂。雲居上首。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誦得。何勞煩衆數數聞之。可一豎義。令後生開悟氣格。』當時無敢抗者。咸從之。訖於夏末。常廢說戒。至七月十五日。將昇草座。失雲所在。大衆以新歲未受。交廢自恣。一時崩騰四出追覓。乃於寺側三里許古塚內得之。遍體流血。如刀割處。借問其故。云「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厲色瞋雲。改變布薩。妄令豎義。刀膾身形。痛楚難忍。因扶接還寺。雲竭情懺悔。乃經十載。說戒布薩。讀誦衆經。以爲常業。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亂。欣然而卒。」

唐襄州神足寺慧眺謗三論拔舌二尺事六

釋慧眺。姓莊氏。少出家。以小乘爲業。馳譽江漢。承象王哲公講三論。心生不忍。曰。「三論明空。講者著空。」言訖。舌出三尺。鼻眼兩耳。並皆流血。七日不語。有汰律師聞之。曰。「汝大癡也。一言毀經。罪過五逆。可信大乘。方得免耳。」乃令懺悔。舌還收入。便輦往哲所。誓聽大乘。後每講法華華嚴。用陳懺謝。嘗在松林坐禪。見有三人。形服都雅。請受菩薩戒。受訖。白曰。「禪師大利根。若不改心。信大乘者。千佛出世。猶在地獄。」聞此語。重屬涕泗交流。大哭還寺。在哲房前。宛轉嗚咽。不能得語。又勸化俗士。造華嚴大品。法華維摩思益各百部。終時。感林樹變白。可謂過而能改焉。

唐僧孝慈勸止誦大乘經被神打事七

慈門寺僧孝慈。年可五十。幼少已來。依信行禪師說三階法。以修苦行。常乞食爲業。六時禮懺。著糞掃衣。隨所住處。說三階佛法。勸誘蒙俗。並說三階佛法時。常言

不合讀誦大乘經。讀誦者。入十方阿鼻地獄。急須懺悔。後於一時。在岐州說三階佛法。于時有一優婆夷持法華經。又勸有緣。同持法華經。其禪師勸彼持法華經。優婆夷等言。「汝等持法華經。不當根機。合入地獄。」勸令捨誦。遂有數箇優婆夷捨持法華經。於禪師處衆中。懺悔持法華經罪。其元首勸持法華經。優婆夷情中不忍。遂於大齋日。禪師爲衆說三階佛法。當此之時。座下萬人已來。其優婆夷於大衆中燒香發願。言「若某乙持法華經。不稱佛意。願某乙見身著惡病。令大衆共知持法華經得此罪報。又願生身陷入地獄。願衆同見。若某乙持法華經。稱順佛意。願禪師亦爾。」當此優婆夷發願之時。其禪師被神打。失音不語。而高座上唱集錄者亦失音不語。更有五箇老禪師亦失音不語。其先捨誦法華經數人。因此便發心誦法華經。更生殷重。

唐僧甚昉勸止誦大乘經身被地獄火燒事八

慈悲寺僧神昉少小已來。聽學十輪經。精勤苦行。特異常人。著糞掃衣。六時禮懺。

乞食爲業。每講十輪經。常說衆生不合讀誦大乘經。讀誦者墮地獄。臨至命終時。生身被地獄火燒。傍身有黑烟氣。于時濟法寺僧思簡。親見此事。信知斷學般若。必有惡徵。見身立驗。

隋僧信行禪師創三階佛法死作蛇事九

神都福先寺僧某乙。於一時中。忽然命終。遂於業道中。見信行禪師作大蛇身。遍身惣是口。又見學三階人死者。皆入此蛇身口中。莫知去處。其僧卽活。因此故來。向京報僧靜禪師。僧靜不信。遂卽却歸向都。

妬賢嫉化錄四

齊柏州道秀變化蛇身事一

道秀少出家。專精學問。咸稱神俊。學徒雲萃。宗匠當時有同學慧懿。年卑數歲。而超悟過之。戒素自居。高談出衆。於是名振鄴都。道俗傾仰。遂來與秀對寺開講。秀

心懷妬嫉。專思折辱。而懿聲聞轉高。無由一啓。秀以暴連禍。將有異圖。營衛旣繁。卒無得醒。後與弟子出城。止一樹下。秀睡臥。忽旋風勃起。來濛秀身。雙足俄變。合成蛇尾。如此稍上至胸。悲號謂弟子曰。「我以惡心轉熾。欲害懿師。毒害內蒸。變成蛇身。業報如此。悔之無益。可取房中衣物。爲我作福。并謝懿師。布施歡喜。」言訖。忽變爲蛇。長二三丈許。須臾草中數百小蛇。競來迎接。於是而去。遠近聞之。莫不爲傷歎焉。

隋揚州白塔寺道契神打殺事二

道契。姓陳氏。潁川人也。容貌最陋。言情鄙僻。雖造淨居。志嬰羈紲。然薄閒醫診。不好明法。爲淺識所知。由斯矜誕輕陵。宿少寺有沙門德鄰。器業通瞻。妙解毗尼。兼修定慧。勞謙退靜。風被遐邇。與契年臘肩隨。而譽望隆重。契惡其光價。恒加謗黷。鄰每虛受遜辭。承候顏色。潤之以正法。誘之以慈仁。契乃含毒內蒸。日月彌盛。懷奸詐鬪僞。遂相誣告。時縣宰劉義。與契周旋。信其讒說。備加非理。詭結占辭。斷鄰

還俗。鄰不勝悲恨。頂戴袈裟。對衆垂泣。將心自誓。於是舉衆哀痛。咸增憤結。指契而私祝者。蓋難量矣。經數日。契居房晝寢。忽見四神。長百尺。各將部衆從。直至其前。中有一神怒目言曰。「我毗沙門。故來取汝。汝能賊害善人。使如此邪。」命鬼卒撲之。倒提出。契驚號噉叫。聲聞閭巷外。諸僧犇競往觀。見契去地數尺。頭手下垂。耳目口鼻。並皆流血。冉冉空行。似有持者。至門外都街。忽然墮地。氣絕復蘇。纔辯數言而卒。于時道俗渾合。怪喜相趨。排賢嫉德者。莫不革誠遷慮矣。劉公目覩妖徵。披肝悔過。請鄰歸寺。敷弘寶訓。鄰廣化導有緣。寫法華百部般若千卷。設萬人會。爲契陳懺。願消怨障。

唐并州石壁寺僧吐蛇改悔事三

并州石壁寺有僧。失其姓名。妬忌善人。多行詭道。寺僧明寂者。戒行貞肅。誠在住持。每欲與衆共修禪慧。此僧動爲厲惡。壓絕正法。視寂如怨。萬途毀謗。不勝恚毒。

操刃擬之。僧有尊師。業理高素。對衆訶責。罰令恭立。雖從師命。忿意彌堅。少長開諫。確然不拔。立經二日。寂及諸僧。反從悔謝。但嗔目忿氣。姿容轉惡。暨三日。房中僵臥而死。寂及其師僧衆等。慨怪哀痛。恨不識物情。就其屍邊。悔過自責。復爲鑄像轉經。代其懺洗。至暮目開氣續。乃吐一蛇。長尺餘。走出戶外。俄便蘇活。於是追悔前愆。奉行慈忍。敬寂如師。遂成勝士。

唐衡州衡岳寺慧期患目苦死事四

慧期。晉州人也。流寓出家。住衡州衡岳寺。而道志殊寡。妬賢尤劇。外持威儀。內多腐敗。有寺主義本。高行名僧。攜誘四方。敷弘萬善。以載初元年四月八日。於衡岳寺般若臺。爲僧受戒。期年卑德淺。不預十師之數。勃然懷忿。將起異圖。七日暮間。來到山寺。云有人告此處反逆。掩兵尋至。何得紛紜。浪爲聚集。時寺主義本語期云。一汝欲作惡緣。破他法眼。若不急悔。使汝兩目失明。或當著癲。期氣憤色變。逡巡返路。未經月餘。往襄州市易。因患兩目疼痛。數日而終。

西域須陀洹人得惡病身蟲口臭事五

昔西域傳法羅漢優波笈多。將一弟子。乞食至旃陀羅舍。有旃陀羅子。得須陀洹果。身有惡病。一切身體。爲蟲所食。口氣臭穢。弟子問言。「何緣須陀洹人而受此報。」笈多答言。「此人先世出家。其爲維那時。衆中有一羅漢。居此惡病。搔刮作聲。維那語蟲食汝而作此聲。卽牽臂出。言汝入旃陀羅室去。羅漢語言。汝當精進。莫往來生死受苦。於是維那卽便懺悔。悔竟得須陀洹果。今此小兒是也。」

忿恚貪鄙錄五

西域沙彌貪味懷恨現身變作龍事一

昔西域健駄羅國。有阿羅漢。常受大雪山頂池中龍王請。入宮供養。每至中食。以神通力。并坐繩牀。凌虛而往。有侍者沙彌。密於繩牀之下。攀援潛至龍宮。龍王因

請留食。以天甘露飯。供養羅漢。以人間味而饌沙彌。羅漢飯已。沙彌滌器。器有餘粒。骸其香味。卽恨師念龍。便起惡願。願所有福力。於今悉現。斷此龍命。我自爲王。沙彌發是願時。龍王已覺頭痛矣。龍雖悔謝。沙彌不受。旣還至伽藍。更至誠發願。惡業所致。是夜命終。爲大龍王威猛奮發。遂來入池。殺龍王。居龍宮。有其部屬。以宿願故。興暴風雨。摧拔樹木。欲壞伽藍。時迦膩色迦王怪而發問。其阿羅漢具以白王。王卽爲龍於雪山下立伽藍。并起塔。高百餘尺。龍每壞之。王恒修復。凡成壞七返。王恥之。將填龍池。龍懼而謝曰。我以惡業受身爲龍。龍性猛暴。不能自持。今若更立伽藍。不敢摧毀。可每遣一人。候望山頂。黑雲若起。急卽鳴鐘。我聞其聲。惡心當息。至今不絕焉。

漢洛陽安世高同學法行受蟒蛇身事二

釋法行。本安息國人。與神僧安世高爲同學。性多瞋恚。分衛道次。施主不稱。每輒

懟恨。高驟止之。罔有悛心。如此二十餘年。高將別行。辭訣。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行既亡。便爲邨居顯切又作宮亭湖神。高旣得道。便往其廟。廟舊有威靈。商旅舟人。特懷敬憚。高與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船中有沙門。可更呼上。」客還驚愕。請高入廟。神告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恚。今爲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隨此神報。今見同學。悲忻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爲立寺營塔。使生善處。」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下出頭。乃是大蟒蛇。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卽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高達豫章。以物造寺。俄而神卽命過報。云得生善處。後

人於山西澤中。見死蟒頭尾數丈餘。今潯陽縣有大蛇村是也。

宋西安鎮寺曇遂死作廟神事三

竺曇遂。不知何許人。少遊放蕩。不修戒行。而矜傲自持。長於奸宄。或一言致犯。便積年懷恚。同寺長少。莫不被其瞋憾也。嘗一夕。夢婦人來語。君應作青溪廟神。後遇疾將終。謂同學曰。「我平生多忤。少於質直。更以福德淺薄。當受鬼神之身。爲青溪廟主。諸君有緣。可垂訪也。」及死。果聞廟所有新神。諸道人往至廟中。與相酬對。音響言笑。猶若平生。乃請僧轉經。有慧觀沙門。舊恒讀誦。因爲作數契。每訖吟沈。亦輒唱菩薩。面悲不自勝。皆爲之流涕。因言。今受惡身。非常醜穢。艱辛劇苦。何可復言。弟子舊房戶限下有錢五千。可爲追福。庶離斯苦。於是而別。僧爲懺悔設齋。廟遂寂無神迹也。

齊青州道攜慳財頻得重病事四

道攜。俗姓王。不修戒行。廣營田業。積布絹綾綺。動盈萬計。而貪惜鄙恡。不拔一毛。後忽得重病。隱處合。便利不通。命將欲終。此寺有一法師。來爲說法。心少開悟。遂捨所有三分之一。遍施纔訖。其病立即輕愈。病尋差已。數日間。檢校閣上。見空無物。追憶財帛。遂爾成狂。專唱賊云。「諸寺衆僧。來劫我物。」同侶開諫。初無醒寤。法師乃遍告諸寺。令還財物。攜見已叫聲方止。一兩日間。舊病還發。困苦更劇。復請法師重求改悔。法師訶責。勸喻令捨慳貪。還施前物。病又再愈。既差之後。追憶錢物。常懷恚恨。數日而卒。卒時。目大如盞。通體紅赤。

齊宋州曇亮慳惜變作蛇身事五

曇亮。俗姓傅氏。幼出家。微聽習籍。以先福利養。豐委積聚。綿絹數出萬餘。而慳愚自蔽。身不衣食。有北州嚴禪師。戒行素立。僧每年常請名德轉藏經一遍。聞其富有。從行告乞。亮乃反發致瞋。罵云。「爾自有衣。何故相惱。」或有貧人從乞。亦復

罵言。「汝情不勤致貧困。」自少迄老。不捨毫釐。後遇患困篤。寺僧往問。懸見卽瞑云。「終無好心。祇須我物。」三五日後。寂無人省候。又於合瞑。便卽閉門。臥於櫃上。數日。諸僧試覘之。乃見變成一蛇。長二丈。蟠在櫃上。便遣人送之。送已還返。後置深坑。遂絕不見。

齊齊州道慧錢夜移走事六

疊慧
附出

釋道慧。俗姓張。戒行多闕。專求帛貨。數十年。成二千五百貫。純用麻繩。手目穿繫。文文相向。背背相壓。期滿三千貫。方將費用。後夢見一僧來語曰。「汝慳惜錢財。不肯作福。襄州有李德勝。大營功德。今將汝錢送乞其人。令修福業。」夢覺檢錢。如言不見。遂懊惱吐血。明旦不出。比房往問。慧具陳其事。衆嗟怪之。慧遂往襄州尋李德勝。勝曰。「誠有之。弟子夜聞聲如兩石鬬。至曉尋覓。於草積下。得一千五百貫文。竹叢下得一千貫。雖然。師錢以何爲記。」慧以實告之。德勝將自檢驗。果

然不異。勝曰。「財屬吾家。先用者得。師既不用。天神奪之。見送弟子。令修福業。」勝乃對慧分散一千五百貫。以營功德。一千貫與慧勸布施。告曰。「若更慳惜。不久還來。」慧得錢。亦卽檀捨。不敢留也。

附 渤海沙門曇慧。有錢百貫。文面各兩兩相合。櫃內盛之。慧在別舍。夢失其錢。云是并州檀坊人姓名將去。寤而開櫃視之。則無錢矣。依夢往造其門乞食。主人云。貧無飯。曇慧曰。新得百貫。文何爲也。主人驚曰。實始得錢。此將與君。慧辭云。天以此錢與君。貧道不得取也。

隋相州大慈寺僧綱不好供養神被責事七

北齊釋僧綱。少以習禪爲業。與沙門供獻同房。獻戒行精著。每感一神。自稱般若。來從受戒。數數談話。綱性多慳。般若取其衣物。輒以施獻。獻告綱。終不信。神遂發徹綱房。衣物被案。狼籍滿庭。竹扇稱尺。並皆摧折數段。神於空中語曰。「僧綱不

好設齋會。供養三寶。我會禍汝未央。」綱無奈之何。但恐迫不已。便私費財物。營諸齋福。般若曰。「既能行福。今相放矣。」

唐濟州靈光寺僧惜鉢暴亡變作蛇身事八

濟州靈光寺有一老僧。失名。淨修戒行。常持一鉢數十餘年。未嘗遣人執捉。後因遽務。令沙彌洗之手。誤墜破此鉢。老僧聞之。驚呼失聲。恨惜之甚。遂偃臥而死。弟子送葬於野。經數日。化作大蛇。纔繞沙彌。從足至頂。屈頭向下。將欲吞之。僧徒驚。咒願曰。「緣一鉢之故。慳瞋毒惡。死作蛇身。不悔往愆。又欲吞殺弟子。甚大罪業。何故如斯。」廣說善惡。爲之懺悔。發願良久。蛇乃解身而去。沙彌迷悶癡騃。旬日漸醒。

唐京師勝光寺僧智保死作塔神事九

釋智保。河東人。少出家。以戒行馳譽。英猷茂實。僧傳具之。而立性剛毅。寡於慈順。

及將終告友人慧滿曰。「余欲死矣。而來報精神不得超勝。以作守寺之神。而止于西院佛殿。余頻以法遣之。卒不能離。」言訖便絕。自爾西院佛殿。人罕獨登。時輒須開。無不慄然毛豎。及後百餘日。嘗有老姥。內懷酒食。將遺一僧。行至寺門。忽遭神害。身死委地。器物流離。寺衆憚之。知其有徵也。

唐新羅國興輪寺僧變作蛇身事十

一尼附錄

新羅國大興輪寺。第一老僧。厥名道安。自小出家。卽住茲寺。又薄解經論。爲少長所宗。然於飯食偏好揀擇。一味乖心。杖楚交至。朝夕汲汲。略無寧舍。衆雖患之。莫能救止。後因抱疾更劇。由來罵詈瞋打。揮擲器物。內外親鄰。不敢覘視。經數日。遂變作蛇身。長百餘尺。號吼出房。徑赴林野。道俗見聞。莫不傷心而誠矣。

附彼又有一尼。性亦多瞋。死後數日。現形告師云。「生惡處。作毒蛇身。居在城南。」泣涕辭去。後果於城南數里。有一蛇。頭大如斗。身長三丈。行則宛轉。逢人必逐。遇

之多死。希有免者。人畜往來。深以爲誠矣。

俗學無裨錄六

西域波僂尼仙造聲論後身無業事一

西域傳

昔如來去世。垂五百年。有阿羅漢自迦濕彌羅國至健馱羅國婆羅邑。見一梵志。撫訓童稚。問何苦此兒。梵志曰。『令學聲明。業不時進。』羅漢迫爾而笑。梵志曰。『沙門者。慈悲爲情。愍傷物類。仁今所笑。願聞其說。』羅漢曰。『汝頗嘗聞波僂尼製聲明論。垂訓於世乎。』曰。『具聞之。』羅漢曰。『汝子卽是彼仙。猶以強學。翫習世典。唯談異論。不究眞理。神智唐捐。流轉未息。昔南海之濱。有一枯樹。五百蝙蝠於中穴居。時有商侶。止於樹下。旣屬風寒。人皆飢凍。聚積樵薪。蘊火其下。煙焰漸熾。枯樹自燃。時商侶中有一賈客。夜分已後。誦阿毘達磨藏。彼諸蝙蝠。雖爲

火困。愛好法音。忍而不去。於是命終。隨業受生。俱得人身。捨家修學。乘聞法音。聰
明利智。並證聖果。迦尼色迦王與脇尊者。招集五百賢聖。於迦濕彌羅國。作毘婆
沙論。斯並枯樹之中。五百蝙蝠也。余雖不肖。是其一數。斯則優劣良異。飛伏懸殊。
仁今愛子。可放出家。功德之大。不能詳述。時阿羅漢說此語已。示神通事。因忽不
見。梵志深生驚異。遂放子出家也。

宋彭城寺慧琳毀法被流目盲事二

慧琳。姓劉氏。秦郡人。善諸經及莊老。誹諸好語笑。長於製作。故集有十卷。而爲性
傲誕。頗自矜伐。其師道淵。學行僧也。宋文帝甚器之。淵嘗詣傅亮。琳先在坐。及淵
至。不爲致禮。淵怒之彰色。亮遂罰杖二十。琳後著白黑論。詆訶釋教。顏延之及宋
炳難駁琳論。各萬餘言。琳旣自毀其法。被斥交州。因患目盲數歲。憤結而卒。其論
備在梁沙門僧祐弘明集具之。

宋慧休造牘被令還俗事三

慧休。字茂遠。俗姓湯。住長干寺。流宕倜儻。嗜酒好色。輕釋侶。慕俗意。秉筆造牘。文辭斐然。非直黑衣吞音。亦是世上杜口。於是名譽頓上。才鋒挺出。清豔之美。有逾古歌。流轉入東。皆良詠紙貴。賞歎絕倫。自以微賤。不欲罷道。當時有清賢勝流。皆共賞愛之。至宋世祖孝武。始勅令還俗。補揚州文學從事。意氣既高。甚有慚愧。會出補句容令。不得意而卒。出沈約宋書。

梁僞沙門智稜罷道毀法失音舌卷事四

智稜。俗姓賈。幼出家。事沙門道乘爲師。聰悟過人。長於諧謔。善淫槃淨名。尤攻數論。莊老二書。彌所留意。後值寇還俗。生計屢空。而爲道士孟悉達。往來提誘。給以資費。晨夕曉喻。使作黃巾。稜愧其爲惠。因從之。既夙有聲聞。便爲道宗。解西昇妙真。及諸大義。皆稜之始也。而道家諸經。略無宗指。稜遂參佛教。爲之潤色。武帝未

捨道時。頻引稜於五明殿豎義。稜暮年於妙門館。爲諸道士講西昇經。在席者數百人而盛引佛經。剖析符會。抗辭正氣。欣然自得。俄而失音舌卷。下脣齒相去數寸。但流淚而已。遂死於講座焉。識者聞之。以爲破法之驗也。

道學王斌棄緇歸道撰改佛經論難事五

又有王斌者。亦少爲沙門。言辭清辯。兼好文義。然性用躁誕。多違戒行。體奇性異。爲事不倫。常着草履。來處上座。或着屨逍遙衢路。旣頻忤僧衆。遂反緇向道。以藻思清新。乃處黃巾之望。邵陵王雅相賞接。號爲三教學士。所著道家靈寶大旨。惣稱四玄八景。三洞九玄等數百卷。多引佛經。故有因緣法輪。五道三界。天堂地獄。餓鬼宿世。十號十戒。十方。三十三天等。又改六通爲六洞。如鬱單之國。云棄賢世界。亦有大梵觀音。三寶六情。四等六度。三業三災。九十六種三會六齋等語。又撰五格八。並爲論難之法。

唐京師普光寺明解罷道身死託夢求福事六

明解。字昭義。姓姚。吳興武康人也。童幼出家。住西京普光寺。爲性聰敏。少有文藻。琴書丹青。時無與競。頗稱三絕。然矜名淺識。滯酒荒情。蓋爲文俠者所知。貞淳者所棄。每見無學問僧。多號之驢子。顯慶五年。天皇帝。造西明寺。搜集龍象以居之。其取一人。令弘福寺靈閏法師。詳擇可否。時有僚宰數人。俱來閏所。共薦明解。閏曰。「公等國器名臣。出言不易。宜求戒定慧學。增長福田。何乃舉酒客畫師。以當洪寄。」官等失色流汗。逡巡俯退。明解因其致憾。尤輕法化。俄而上徵四科。不問道俗。解應詔自舉。射策昇第。喜謂友人曰。「解今得捨驢子皮而復人身矣。」因致酒歡會。述志爲詩曰。「一乘本非有。三空何所歸。幸得金門詔。行背玉毫暉。未能齊物我。猶懷識是非。賴爾同心契。知余志不違。幕齊雲葉卷。酒度榴花飛。寄語繩牀執。辭君匡坐威。」因題壁曰。「老母在堂。袈裟去體。前途暗漆。浪稱明解。」

「解惡之。未幾染疾。自見數十人。形容詭異。各執猛炬迎解。解大怖流汗。言未終。而卒於東都擇善里。卽龍朔元年八月也。後託夢於相知洛州淨土寺僧慧整曰。『明解爲不遵內教。今大受罪。非常飢乏。願有故念。賜惠一餐。』」慧整夢中諾。覺已設食。其夜纔睡。卽見明解來。愧謝之。至二年秋間。又託夢於畫工。我以不信佛法。耽好外書。今大受苦。努力爲我寫三二卷經。執手慇懃。賦詩言別。教畫工讀十八遍。令記。覺乃憶之。其爲詩曰。握手不能別。撫膺還自傷。痛矣時陰短。悲哉泉路長。松林驚野吹。荒隧落寒霜。離言何以贈。留心內典章。畫工先不識字。忽覺。乃倩人錄之。將示明解。本生故舊。皆曰。是明解文體也。莫不惻然。

解慢不勤錄七

晉沙門支法衡見鐵輪受苦事一

冥祥記

釋法衡。未詳氏族。雖懷慕道。不甚精勤。後得病。旬餘亡。經三日而蘇活。說死時有

人將去。見如官曹舍者數處。不肯受之。俄見有鐵輪。輪有鐵爪。從西轉來。無持引者。而轉駛如風。有一吏呼罪人當輪立。輪轉來轢之。翻還。如此數人碎爛。吏呼衡道人來。當輪立。衡恐怖自責。悔不精進。今日當此輪乎。乃至心念佛。吏曰。「道人可去。」又以衡付船。船官使衡持柁。復遇羣狗。爭欲噬衡。衡大懼。渴欲飲水。乃墮水中。因便得蘇。於是晝夜精思。爲至行沙門。

宋沙門僧規見稱量罪福事二

冥祥記

釋僧規。未詳何許人。少出家。頗以化物爲務。而輕犯小戒。多游俗家。時京兆張瑜。常請僧規在家供養。永初元年十二月五日。無病忽暴亡。二日而蘇。自說云。五日夜二更中。聞門巷間曉曉有聲。須臾見有五人。秉炬火。執信幡逕來。入屋。叱咀僧規。因頓臥。恍然。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行至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有類石鐵。山側左右。白骨積填。過山數十里。至三岐路。有一人甚長壯。被鎧執仗。問五人

曰。有幾人來。答曰。正一人耳。五人又將規入一城。城外有屋數十。悉築壤爲之。屋前有立木。長十餘丈。上有鐵梁。形如桔槔。左右有土簍。大小數品。有一人衣幘竝赤。語規曰。『汝生時有何罪福。依實說之。勿妄語也。』規惶怖未答。赤衣人語一人如局吏者云。『可開簿檢其罪福也。』有頃吏至。長木下提一簍土。懸鐵梁上稱之。如覺低昂。吏謂規曰。『此稱量罪福之稱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罪。』俄有一人衣冠長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我聞悔過可度八難。』規於是心稱佛。衣冠人謂吏曰。『可更爲此人稱之。』既是佛弟子。幸可度脫。』吏復爲上簍稱之。稱乃正平。既而將規至監官前辨之。監官執筆觀簿。遲疑未決。久之。又有一人朱衣玄冠。佩印綬。執玉版來。曰。『算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收錄云云。須臾見反縛向者五人來。監官曰。殺鬼。何以濫將人來。乃鞭之。須臾有使者稱天帝命。喚道人來。既至帝宮。經歷所見。略皆金寶。精光晃煜。帝左右朱衣

寶冠。帝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爲小鬼橫收捕也。」規稽首祈恩。帝曰。「汝命未終。今當還生。宜勤精進。勿屢游白衣家也。」使者送規至瑜家而去也。

宋龍華寺法宗不勤修造得病事二

出冥祥記

釋僧妙。居于江陵上明村。妙至大明年初。游乞零陵。因居郡治龍華精舍。販貨蓄聚。米至數千斛。大明八年卒。龍華寺災。焚蕩盡。妙臨終。以財物付弟子法宗。令造講堂僧房。法宗立堂畢。頗弛懈。未時建房。至泰始三年正月。被疾甚篤。時有道猛比丘。隨泉陵令高陽許靜慧在縣。縣卽郡治之邑也。猛往看宗疾。入寺數步。見一沙門。着桃花布裙。衣單黃小被。行且罵云。「小子法宗。違我處分。不立僧房。費散財物云云。」旣而迴見道猛。如驚羞狀。以被蒙頭。入法宗房。猛常往來此寺。未嘗見此沙門。不欲干突之。先告法超道人。說所聞見。超疑詐妄。檢問形狀音氣。猛具言之。超曰。「卽法宗之師也。亡來數載。」共歎悵之。其夕卽靈語。使急召法宗。宗

既至。數罵甚嚴。猶以僧房爲言。音聲氣調。不異平生。法宗稽謝畢。問和尚今生何處。善惡云何。妙曰。「生處復粗可耳。但應受小譴。二年方可得免。兼有小枉橫。欲訴所司。爲無袈裟。不能得行。可急爲製也。」法宗曰。「袈裟可辦。未審和尚云何得之。」妙曰。「請僧設供。以袈裟爲襯。我卽得也。」法宗如言。飯僧襯衣。道猛時在會。又見僧妙。倚于堂戶之外。拱手聽經。飯襯旣畢。猛卽見袈裟已在妙身。仍進堂中。欲依僧次就坐。問猛年臘。猛曰。「吾忘其年。是索虜臨江歲之二月也。」妙云。「與吾同臘。見大一月耳。」乃坐猛下。猛卽狹膝。空一坐位。妙端默聽經。至坐散。乃不復見。時一堂道俗百餘人。零陵太守羊闡。亦預法集。自猛與妙講論往反。衆但聞猛獨言。所以咸知驗實者。猛與妙不相識。說其形色舉動。年臘宿少。莫不符同。法宗始疾危。因殆。命至靈語曰。沈疾卽愈。靈語所著。蓋是弱僮。而聲氣音詞。聽者莫辨其殊。故並信異之。初闡不甚奉法。因是大興敬悟。連建福集。卽其年設

講於此寺。持齋布施。

宋沙門知達被神責及受罪事四

釋智達。未詳何許人也。雖預道門。行頗留俗。以永徽三年六月病死。身暖不殮。遂延二日。氣息稍還。至三日而能言。自說始困時。見兩人皆着黃布袴褶。一人立于戶外。一人逕造牀前曰。「上人應去。可下地也。」達曰。貧道體羸。不堪涉道。此人曰。可乘輦也。尋而輦至。達既昇之。意識恍然。不復見家人屋舍及所乘輦。四望極目。但覩荒野。途逕艱危。二人馭之。不得休息。至于朱門。牆闥甚華。達入至堂下。堂上有一貴人。朱衣冠幘。據傲牀座。姿貌嚴遠。甚有威容。左右兵衛百許人。皆朱衣柱刀。列直森然。貴人見達。乃斂顏正色曰。出家之人。何宜多過。達曰。有識以來。不憶作罪。問曰。誦戒廢不。達曰。初受具戒之時。實常誦集。比逐齋講。恒事轉經。故於是有虧廢。復曰。沙門時不誦戒。此極非法。貴人勅向錄達人曰。可送置惡處。勿令

大苦。二人引達將去。行數十里。稍聞轟磕。其聲沸天。而前路轉闇。次至一門。高數十丈。色甚堅黑。蓋鐵門也。牆亦如此。達心自念。經說地獄。此其是矣。乃大恐怖。悔在世時。不修業行。及入門裏。撓聲轉壯。久久靜聽。方知是人叫呼之響。時有火光。乍滅乍揚。見數人反縛趨進。後有數人執叉刺之。流血如泉。入門二百步許。見有一物。形如米囤。可高丈餘。二人執達。擲置囤上。囤裏有火焰燒達身。半體皆爛。痛不可忍。自囤墜地。悶絕良久。二人復將達去。見有鐵鑊十餘。皆煮罪人。人在鑊中。隨沸出沒。側有人以叉刺之。或有攀鑊出者。兩目潰突。舌出尺餘。肉盡拆爛。而猶不死。諸鑊皆滿。唯一尙空。二人曰。「上人卽時應入此鑊。」達聞其言。肝膽塗地。乃請之曰。「君聽貧道暫時禮佛。」便至心稽首。願免此苦。伏地食頃。祈悔特至。旣而四望無所復見。唯覩平原茂樹。風景清明。而二人猶導達行。至一樓下。樓形高小。上有人謂曰。「沙門受輕報。殊可欣也。」達於樓下。忽然不覺。還就身時。

後魏崇眞寺僧慧嶷王前見判五僧事五

洛陽伽藍記

崇眞寺僧慧嶷。死經七日。時與五比丘閻羅王所閱過。嶷以錯召。放令還活。具說王前事。意如生官莫異。其五比丘者。亦是京邑諸寺道人。與嶷同簿而過。一比丘云。「是寶明寺僧智聰。自云生時坐禪。苦行爲業。得昇天堂。」復有比丘云。「是般若寺僧道品。自云誦涅槃經四十卷。亦昇天堂。」復一比丘云。「是融覺寺僧曇謨最。稱注講涅槃華嚴經二部。恒領衆千人。解釋義理。閻羅王曰。講經衆僧。我慢貢高。心懷彼我。驕己凌人。比丘之中。第一蠹行。曇謨最言。貧道立身已來。實不驕慢。唯好講經。敷演義理。王言付司。卽有青衣十人送最。向於西北。入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復有一比丘云。是禪林寺僧道弘。自言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金像十軀。閻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道場。志念禪誦。不預世事。勤心念戒。不作有爲。教化求財。貪心卽起。旣懷貪心。則三毒不滅。付司依式。還有青衣。送與

曇謨最。同入一處。」又一比丘。云是靈覺寺寶真。自云未出家之前。曾作隴西太守。自知苦空。歸依三寶。割捨家資。造靈覺寺。寺旣得成。捨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闕。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情枉法。劫奪民財。以充己物。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準式。青衣送入黑門。似非好處。」慧嶷以錯召不問。放令還活。具說王前過事。時人聞之。奏胡太后。太后聞之。以爲異事。遣黃門侍郎依慧嶷所陳。訪問智聰等五寺。並云有此。死來七日。生時行業。如嶷所論也。

唐玄法寺僧玄真破齋受罪事六

行真俗姓邵。藍田人也。幼奉名師。早懷識悟。尤攻轉讀。有聲里邑。嘗爲患熱。過中至極。頻犯破齋。未遑改肅。至永徽三年。於勝光寺聽閏法師講涅槃經。到五月十七日。忽於晝寢之間。冥若殞逝。遍身稍冷。氣息漸微。傍人候之。不敢驚觸。經一宿乃蘇。流汗戰慄。自說云。見冥責破齋罪。令應受餓鬼之身。真悲恨無計。答云。苦患

熱病。非是故心。若蒙恩澤。當爲設施百僧會。從今已往。不敢破齋。因爾得還。罄捨衣資。如言設會。後經歲月。雅志不全。以顯慶五年八月。閏法師又於玄法寺講涅槃經。眞被攝如先。冥官瞋責。問汝敢再來耶。令二人將向北。乃有坑澗數重。荆棘繁密。二人駢之。使從中過。血肉流離。略無完處。旣度坑棘。見千餓鬼。形容憔悴。針咽刺毛。爭食膿血。旋覩己身。其狀如彼。眞驚悔投地。不覺稱佛。起未卒間。了無前相。二人還引。向王前。王曰。所見如何。眞叩頭自責。誓永修改。於是放歸。更無退轉。

新羅國禪師割肉酬施主事七

新錄

隋末。新羅國有一禪師。失其名。景行精著。多在一檀越家。偏受供養。往來不絕。可向十年。檀越信力堅深。家途豐渥。朝夕四事。身心俱盡。禪師年老致終。依法埋殯。不盈數日。其家園中。枯木忽生。輭菌。家人採以爲臠。味同於肉。大小歡慶。日日取之。遍木隨生。給用無盡。歲月稍久。親鄰咸悉。後西鄰一人。踰垣夜竊。以刀割取。忽

聞木作人聲云。「誰割我肉。我不負君。其人驚問。汝是誰耶。」答曰。「我是往某禪師。緣我道行輕微。受主人重心供養。業不能消。來此償債。君能爲我乞物還主人。吾卽得解脫。」鄰人先憶識之。故怪歎嗚呼。卽告主人。主人聞此。崩號殞絕。對木懺悔謝愆。誓相免放。鄰人爲乞一百碩米。來與主人。於是園中不復生也。有新羅僧達義。年將八十。貞誠懇到。託迹此山。余敬其德。時給衣藥。義對余悲泣具述此由。云余來亦割肉還師也。

唐相州辯珪弘亮求福事八

出新錄

相州李思一。永徽三年五月內。死經一宿而蘇。說云。「以年命未合卽死。蒙王放歸。於王前見相州滏陽縣法觀寺僧辯珪。又見會福寺僧弘亮。及慧寶三人。並在王前答辯。冥官云。慧寶死時未至。宜放歸。修功德。辯珪弘亮今歲必死。後果如言。寺僧令一巫者。就弘亮等房。召二僧問之。辯珪來曰。我爲破齋。今受大苦。語弟子

等。爲我作齋。救拔苦難。弟子等卽爲設齋。巫卽報云。已得免罪。弘亮來云。我爲破齋。兼說人好惡長短。今被拔舌。痛苦不能多言。

唐西京勝業寺僧慧約見諸僧受苦事九

出新錄

釋慧約樹果二人。俱少小出家。住京勝業寺。以垂拱三年。俱爲內庫直歲。忽於五月中。被冥官捉將見王。王問。「汝等生時。作何業行。」約答曰。「誦法華經三四卷。」王合掌敬之云。「且放還。遣人將觀受苦之處。行向西南。到一大門北院。見一行長舍。以板爲牆。東西相當。作孔如枷。孔無異孔。孔之中。皆有僧頭。當見同寺僧大諒身猶見在。頭出孔中。卽見約果。啼哭驚喚。不可具言。其大諒嘗檢校修葺殿中三大像。私用像物。故被迫攝。每孔邊皆有獄卒。形狀可畏。執刀刎之。血汙狼籍。獄卒安頭唱活還。卽頭出孔中。如是不久。乃經一二十度。次西行。又見殺生食肉受罪之處。無數衆僧。被割截。聲呼難堪。被害所食衆生。咸來索命。分噉食血。又

見同寺寺主僧智感。都維那阿六。被縛極急。勘當食肉用僧物罪。約果忽然被推。著深黑坑中。俄而蘇活。遍體流汗。心魂無主。後不盈月日。諒卽身死。感亦暴亡。極受辛苦。阿六發心懺悔。不出戶。讀一切經。晝夜勤懇。數見冥司。使二黃衣人騎白馬來取。到阿六門內。一人云。「大大發心。日夜不捨。讀一切經。故當可放。」凡三四度來。於是阿六並親見懺懺不已。遂得無他。

南齋竟陵文宣王淨住子略十

新錄

南齋蕭子良。撰淨住子二十卷。中有檢校三業門。今略云爾。次復檢校。彌增悚慙。何謂檢校。我此身從旦至中。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一時一刻。一念一頃。有幾心。幾善幾惡。幾心欲摧滅煩惱。幾心欲降伏魔怨。幾心念三寶四諦。幾心念報父母恩育。幾心願代衆生受苦。幾心發念菩薩道意。幾心欲布施持戒。幾心欲忍辱精進。幾心欲禪寂念定。幾心欲顯無相智。幾心欲慈悲救攝。幾心欲廣

度五道。幾心欲獎策勸勵。行所難行。幾心欲超求勝果。辦所難辦。幾心欲捍勞忍苦。建立佛法。幾心欲捨身命。護持三寶。幾心欲紹繼佛種。使不斷絕。幾心欲化諸外道。使入正法。幾心念諸聲聞。所作已辦。幾心念諸菩薩。行地功德。幾心專念求如來智。幾心自念。我當作佛。幾心運想。緣諸淨刹。幾心發意觀地獄苦。次復檢口。從旦已來。次第時刻。已得演說幾句深義。已得披讀幾卷經典。已得理誦幾許文字。已得幾迴歎佛功德。已得幾迴稱菩薩善。已得幾迴稱讚隨喜。次復檢身。如是時刻。從旦已來。屈躬俯仰。禮佛幾拜。乃至法僧。其數多少。已得幾迴。掃塔塗地。已得幾迴。然燈散華。已得幾迴。入佛堂殿。已得圍遶幾十匝。已得幾迴。拂除塵垢。已得幾迴。整列供具。已得頂戴幾許幢幡。已得焚燒幾許妙香。試作如是檢察。故知會理甚少。違道極多。白淨之業。裁不足言。煩惱重障。森然滿目。闇蔽轉積。解脫何由。若迴世俗語言。戲朋聚遊。適作此檢校。惡何由起。唯得自救無暇。豈復議及於

人。若復不作此檢校。亦復言我功德不少。有許斥善。便自謂人不能作。而我能作。人不能行。而我能行。若作如是檢校者。便可立知善惡淺深輕重多少。如來大悲。愍念衆生。欲令遠苦。得安隱樂。故闡無量法門。開人天正路。而觸念違經。歷心背律。書禮箴誡。棄捨不從。順惡逆善。念念增盛。而欲以纖毫微福。望免大苦。豈得免乎。今檢校已畢。實知惡重丘山。善輕毛髮。便應各各責心口相訓。心語於口。汝常言法。莫說非法。口還語心。汝常思法。莫思非法。心復語身。汝勤行法。莫行非法。如是我心。自制我口。我口自制我心。我心自制我形。我形隨順我口。更相制勤。豈不爲美。何復勞他心口。制我心口。若勞他心口制我心口者。我寧不自愧我心口乎。

釋門白鏡錄卷下

害物傷慈錄八

晉襄陽竺法慧被害并門人折足事一

竺法慧。姓張。賢直有戒行。頗有神迹。恆語弟子法照云。汝過去曾折一雞脚。其殃尋至。汝好慎之。照忽出行。誤爲人所擲。遂折一脚。照方信悟。語門人曰。我有宿債。今當受之。俄爲征西庾稚恭所害。

晉霍山僧羣折鴨翅見受報事二

冥祥記

釋僧羣。未詳何人。清貧守節。蔬食誦經。後居霍山。山孤在海中。上有石孟。徑數丈許。水六七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羣仙所居。飲水不飢。因絕粒。羣庵舍與孟隔小澗。常以一木爲梁。由之汲水。後時忽有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就啜。羣欲即舉錫

杖撥之。忽憶少年時。經折一鴨翅。自驗以爲見報。乃絕飲而終。臨終向人具說而已。

晉陳留僧支遁食卵悔悟事三

支遁。字道林。俗姓蘭。陳留人也。少出家。神雋超悟。千載唯一。而以爲雞卵受氣未足。謂非有命。言食之無罪。其師戒素之僧。恆常誨勵。遁快辯直言。師莫能屈。師既亡後。忽復見形。取雞卵對遁擲地。乃有雞雛。從卵而出。飛翔飲啄。遁意稍疑。未能全革。後復欲食之。遂夢有夫婦二人。胡跪遁前云。有子三十。明日供廚食。從師乞命。願垂矜救。乃銜雞子。從遁前扣破。皆有白衣兒從內而出。覺已。深自悔責。蔬食終身。

宋江陵四層寺竺慧熾食肉生餓狗地獄事四

冥祥記

竺慧熾。新野人。住江陵四層寺。永初二年卒。弟子爲設七日會。其日將夕。燒香竟。

沙門道賢。因往視熾弟子。至房前。忽見暖若人形。詳視乃慧熾也。容貌衣服。不異生平。時謂賢曰。君且食肉美不。賢曰美。熾曰。我往食肉。今墮餓狗地獄。道賢驚悚。未及得答。熾復語言。汝若不信。試看我背後。乃迴背示賢。見三黃狗形。半似驢。眼甚赤。光照戶內。狀欲噬熾而復止。賢駭怖悶絕。良久乃蘇。具說其事。因茲懊悔。

齊令才啖肉入喉苦死事五

令才。俗姓趙。東陽人。雖身預道門。行同流俗。聚集飲噉。曾無愧心。嘗在吳之豪士顧霈。送客於昇平亭坐。見牽一羊。將充廚膳。才以貪網覆心。曾無諫止。俄而羊挽繩斷。走入才膝下。穿頭入袈裟下。欲以求救。才默無言。羊即被牽將去。須臾剝剔既畢。焚炙而行。才先食一臠。始入咽喉。肉遂從上走下。衝心以攻腹。絞戾苦痛。不復可堪。起伏呻吟。酸切左右。霈即命醫針之。炙猶搖動。乃破皮出之。故臠肉耳。才得病。作羊鳴。吐沫還寺。少時便死。遠近聞者。爲之誠肅。

陳揚州智慎爲王誠勸事六

徵驗傳

智慎。未詳其氏。言行多穢。沈迷嗜慾。每啖鮮魚。以甘口腹。乃於房穿池。廣二丈。多養鮮魚。用備朝夕。又圖畫閻羅王像。置之虛座。鰓膾先熟。以先獻之。有問其故。慎曰。「閻羅王幽獄之主。擯罰由其筆端。脫或相遇。恕其寬赦耳。」同侶譏誨。莫之能止。後卒病而絕。遂見閻羅王。語云。「弟子比來數蒙供養。雖傾厚意。終令弟子罪累更深。願師勿爾也。殺命事重。不可復賒。」命獄典引慎。令觀受苦之處。觀已。可將師還。慎前行。見大鐵城。猛火騰炎。未至數百步。星火飛迸。亂及於慎。慎驚。不肯復前。王曰。「師所見如何。」慎悲泣請悔。乞暫放還。以修功德。王曰。「獄外尙爾。獄裏可知。自作自受。斯言不謬。比日蒙恩。今以此爲報也。」遂得再生。深加改勵。曉夕精勤。遂成高行僧焉。

唐神都太平寺僧威整害蜘蛛事七

錄新

釋威整。未詳氏族。少出家。修慧解。精勤聽習。略無棄日。住神都太平寺。常講數部大乘。深有弘益。忽於牀後壁上。見一蜘蛛。以杖挾之。遂誤斷一脚。遣人送卻。至明日還來。整見。又遣人送。送向水南。經宿又來。整乃以指剔其所患之脚。遂被咬其手指。又遣人送極遠之處。他日。不覺復來。重咬其指。乃雖小瘡。痛不可忍。又令更送。自爾不來。瘡後稍增。漸遍身體。體覺漸微痒。以手搔之。隨手作瘡。瘡中有蜘蛛絲出。瘡皆漸大。二三寸許。曉夕苦痛。難言難忍。經二年間。涕唾小便。皆有小蜘蛛子出。至今不差。百方推問。莫之能療。合寺徒衆。時時來集。爲其求佛。即覺小可。罄捨衣資。於龍門山造一萬五千像一鋪。像今欲成。其瘡稍斂。豈非宿殃不請之所致耶。

飲噉非法錄九

晉天台山竺曇猷在胎經涉辛地被聖駢事一

竺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居苦行。習禪定。神迹妙悟。未暇詳舉。居赤城山。山巖與天台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古老相傳云。上有精舍。得道者居之。然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卻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留中宿。聞行道唱薩之聲。且後欲前。見一人髮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以意答。曰。一公居生死罪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還。停少時。潔齋累日。因復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覩精舍神僧。果如所說。因燒香中食。食畢。神僧告曰。君有葱茝之氣。未應住此。卻後十年當來耳。猷曰。自生已來。不識辛穢。何況口噉。而言氣乎。神僧曰。汝在胎時。汝母經歷葱茝之地。猷慙而退。顧看橫石。還合如初。後卒于山。而舉體綠

色。

宋新寺沙門難公飲酒被謫事二

冥祥記

蔣小德。江陵人也。少而信向。精謹過人。大明末。得病而死。夜三更。將殮。便蘇活。云有使者。稱王命召之。小德隨去。既至。王曰。君精勤小心。虔奉大法。被帝釋指。以君專至。宜速生善地。而君年算猶長。故令吾特相召也。今日將受天中快樂。相爲忻然。小德喜諾。王曰。君可且還家。所欲囑寄。及作功德。速作之。七日復來也。小德受言而歸。路由一處。有小屋殊陋弊。逢新寺。沙門難公於此屋住。前既素知識。具相問訊。難公云。貧道自出家來。未曾飲酒。且暫就蘭公。蘭公苦見勸逼。飲一升許。今被王召問此故也。貧道若不坐此。當得生天。今乃居此弊宇。三年之後。方得上昇耳。小德還家。欲驗其言。即夕遽遣人參訊難公。果以此日於蘭公處。睡臥至夕。無疾而亡。小德既愈。七日內大設福供。至期奄然而卒。蘭難二僧。並居新寺。難道行

尤精云云。

齊鄴下大莊嚴寺圓通飲酒被聖駢責事三

釋圓通。不知氏族。少出家。研諷涅槃文旨。建德四年夏中。講下有一客僧。忽來寄止。而身嬰重病。臭氣鬱蒸。諸僧莫之齒也。通引至房中。爲經理湯藥。雖有穢污。初無輕憚。曾於中夜。持春酒一盞。云客人寄患。服此爲佳。客人良久。爲之嚔眉。飲一咽便止。夏了病愈。便辭通去。臨別執通手。誠曰。修道不欺闇室。況酒爲不善諸惡之本。法師前去賜之。恐傷來意。從今已往。此事請斷。小僧住下舍小寺。正在鼓山石窟寺北五里。當繞澗澤來。即竹林寺也。有緣念。相訪耳。通聞竹林是聖賢所止。敬謝前誠。當心往展。至明年。往石窟夏坐。乃與數人齎香華尋路而進。至寺北五里。山谷東出。升于山阜。見一老翁。手巾栢額。執鑊開荒二十餘畝。見羣僧放一馬罵曰。去年官寺放馬。噉我生苗。我兒遮護。被打幾死。今復將面目來耶。拽鑊來逐。

諸僧馳返。而獨不逐。通語云。是爾干健。放令餓餓虎。通出東尋小澗。聞嶺上諷誦之聲。通問竹林所在。應聲答曰。豈非通法師乎。通應之。果是舊僧。披林踰嶮。就通歡敘。因相命進。數里。忽見雙闕高門。長廊複道。修竹干雲。青松蔽日。乃立通門左。告曰。須前諮和尚。須臾引入講堂西軒廊下。和尚坐高牀。侍者五六十人。和尚可年七十。狀類梵僧。通禮謁卻立。乃令安置。將巡禮拜見。兩房僧各坐寶帳。交絡衆飾。映奪日光。語引僧云。彼是何酒客。輒敢來此。振手遣去。通有慙色。僧乃將入已房。并設中食。通因陳願在此常共掃洒。僧曰。須咨和尚。和尚固遣送出門首。通顧慕流淚。自傷先罪。執僧手而別。西行百步。迴望猶見門闕儼然。步步返望。更四里許。欬見峯巒巉岩。非復寺宇。行至開荒之地。了無蹤緒。但榛林耳。識者云。老翁言去年官寺放馬者。諸僧如馬也。但念水草。不求聖道也。噉我生苗者。言通勸客僧之酒。損其道芽也。我兒遮護者。客初護戒。不肯飲也。被打幾死者。言被勸一咽。幾

亡聖道也。逐諸僧者。獨進有緣也。通莫悟此言。而不返加勤悔。駢之令出。不亦宜乎。

齊梁州薛寺僧道遠飲宴眉毛墮落事四

釋僧道遠。不知何人也。住梁州薛寺。爲性疎誕。不修細行。好隨飲宴爲任。武平三年。忽夢大人切齒責曰。汝是出家。面目如此。遽縱造惡。何不取鏡自照。遠驚覺汗流。至曉。以盆水自映。乃見眼邊烏點。謂是垢污。便洗拭之。眉毛墮落。因自悔責。念此殃譴。遂改革常習。反形易志。弊衣破履。一食長齋。遵奉律儀。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餘。又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爲智乎。赦汝前愆。勿更相續。遠驚喜而覺。流汗遍身。面目澤潤。眉毛漸出。遠頻鍾報。信知三世竭情奉法。爲練行僧也。

隋也西郁興寺法四飲酒醉被閻王勸誠事五

釋法四。戒雖多違犯。每懷崇向。年少時。嘗與二三閒宵命酌。夜久而散。僅出戶。忽有三人圍遶前後。四問曰。汝是何人。答。是閻羅王使遣追喚。尋即挽撮。四極力共諍曰。我有何罪而見擒捉。纔得入房。倚倒而絕。闔寺驚愕。皆來守視。至曉還蘇。因悲泣具陳所見云。往見閻羅王。問造何罪。四曰。少蒙入道。多虧戒行。餘釁尙輕。唯飲酒爲頻耳。王即命左右酌酒與四。左右馳取之。旣至。以酒一盞與四。大可升許。四受之。入手忽變作沸銅。騰燄數丈。懼而擲之。不能去也。王催令速飲。四哀號乞救。王曰。生作何福。四曰。常誦戒經。夜則一遍。言訖。所執酒盞。忽然離手。王曰。戒爲行本。旣誦須持。勿復空言。徒喪其氣。誦持之力。亦微消障累也。放師且還。宜思自悔。若欲更飲。當念沸銅。遂見一胡僧引之將出。四後不遵冥悔。重遭追攝。於是改革。遂得無他。

唐澤州清化寺玄鑑破酒器及異僧被鬼誡事六

釋玄鑑。姓焦。澤州高平人也。十九出家。投誠釋種。酒肉葷辛。天然自厭。後住清化寺。依止遠公。博采經論。於大涅槃。深得其趣。而正性敦直。言行相依。凡值飲酒非法。莫不碎其酒器。故諸俗士。聚集飲宴。聞鑑來至。並即馳散。時清化寺修營佛殿。澤州官長長孫義。頗懷奉信。聞役工匠。其數甚衆。乃送兩罍酒以致之。鑑時見此。破其酒器。狼籍在地。吾之功德。乍可不成。終不用此非法物也。義聞之大怒。明欲加害。夜夢有人以刀臨之。既忽驚悟。即便歸依懺悔。又時遇疫氣。死亡非一。投鑑悔之。令斷酒肉。痊復者衆矣。鄉人李遷者。性偏嗜酒。因疾講懺。俄然除差。自斯厭捨。常無言及。常謂友人曰。自見鑑師已來。酒氣如毒。尚不喜聞。況當見也。其戒節感人。皆此之類。及武德六年。當部護澤縣李錄事死。經七日來報其妻云。吾得爲人間游魂鬼也。未然之事。皆悉知之。與人交言。事同生者。但以物自翳。不現其形。鬼時往景業寺。聽維摩經。有餘法師。時或飲酒。謂鬼曰。今講此經。感何人聽。答曰。

自人頭已上。便是鬼神。上及諸天。重級充滿。然都講唱文。皆斂容傾耳。法師解義。皆迴面而聽。聞酒氣故也。此定須斷。若其不然。寧不講也。非唯此會。一切皆然耳。僧愧自斷焉。

梁高祖斷酒肉文

本文繁廣
今少略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等。夫匡正佛法。是黑衣事。迺非弟子白衣所急。但經教亦云。佛法寄囑俗人。是以弟子不得無言。今諸大德僧尼。開意聽受。勿生疑閉。凡出家人。所以異於外道者。正以信因信果。信經所明。信是佛說。經言行十惡者。受於惡報。行十善者。受於善報。今出家人。猶嗜飲酒。噉食魚肉。是則爲行同於外道。外道者。執斷常見。無因無果。無施無報。今佛弟子。酣酒嗜肉。不畏罪因。不畏苦果。即是不信因。不信果。與無施無報者。復何以異。此事與外道見同。而有不及外道。外道各信其師。師所言是。弟子言是。師所言非。弟子言非。涅槃經言。今日制諸弟子。

不得食一切肉。戒律言飲酒。犯波逸提。今諸僧尼飲酒食肉。此事違於師教。是一不及外道。又外道雖邪。持牛狗戒。既受戒已。後更不犯。今出家人。既受戒已。輕慢毀犯。是二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五熱炙身。投淵赴火。未必噉食衆生。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是三不及外道。又外道異學。雖不當理。各習師法。無有覆藏。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於所親者。乃自和光。於所疎者。則皆隱避。如是爲行。是四不及外道。又外道各重其法。乃至云不如我道眞也。於諸異人。無所忌憚。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避同學。或避弟子。或避白衣。或避寺官。懷狹邪志。崎嶇覆藏。此五不及外道。又復外道直情逕行。能長自己徒衆惡。不能長異部惡。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與白衣弟子之所聞見。內無慚愧。方飾邪說。云佛教爲法。本存遠因。在於即日。未皆悉斷。白衣愚癡。聞是僧說。謂眞實語。便復信受。自行不善。增廣諸惡。是六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非法說法。各信經書。死不違背。今楞伽經云。爲利殺衆生。以財網諸

肉。二業俱不善。死墮叫喚獄。何爲以財網肉。陸設置罟。水設網罟。此是以網網肉。若於屠殺人間。以錢買肉。此是以財網肉。若令此人不以財網肉者。習惡律儀。捕害衆生。此人爲當專自供口。亦復別有所擬。若別有所擬。向食肉者。豈無殺分。何得云我不殺生。此是灼然。違背經文。是七不及外道。又復外道同其法者和合。異其法者苦治。令行禁止。莫不率從。今出家人。或爲師長。或爲寺官。自開酒禁。噉食魚肉。不復能得施其教誡。纔欲發言。他即譏刺。身既有瑕。不能伏物。使復摩訶直爾止存。所以在寺者乖違。受道者放逸。此八不及外道也。又外道受人施與。如己法受。烏戒人受烏戒施。鹿戒人受鹿戒施。烏戒人終不覆戒。受鹿戒施。鹿戒人終不覆戒。受烏戒施。今出家人云。我能精進。我能苦行。一時覆相。誑諸白衣。出則飲酒。開衆惡門。入則噉肉。集衆苦本。此九不及外道。又復酒者是臭氣。水穀失其正性。成此別味。衆生以罪業因緣。故受此惡觸。此非正眞道法。亦非甘露上味。云何

出家僧尼。援白衣五戒。令不飲酒。令不妄語。云何翻自飲酒。違負約誓。七衆戒八戒齋五篇。七聚長短律儀。於何科中而出此文。若白衣人甘此狂藥。猶當訶止。云何出家人而應自飲。隨尼羅浮陀地獄。身如段肉。無有識知。此是何人。皆飲酒者。出家僧尼。豈不可深信經教。豈可不內愧。猶服如來衣。受人信施。居處塔寺。仰對尊像。若飲酒食肉者。不及居家。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無犯戒罪。此一不及在家。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各有屋宅丘窟。終不以此仰觸尊像。此二不及在家。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終不吐洩寺舍。此三不及在家。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無有譏嫌。出家人若飲酒噉肉。使人輕賤佛法。此四不及在家。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門戶井竈。各安其鬼。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臭氣熏蒸。一切善神。皆悉遠離。一切衆魔。皆悉歡喜。此五不及在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自破財產。不破他財。出家人飲酒噉肉。自破善法。破他福田。是六不及在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皆是自

力所辦。出家人若飲酒噉肉。皆他信施。是七不及在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是常罪業。更非異事。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衆魔外道。各得其便。是八不及在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猶故不失世業。大耽昏者。此即不得。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若多若少。皆斷佛種。是九不及在家人。又食肉者。斷大慈種。凡大慈者。令一切衆生。同得安樂。若食肉者。一切衆生。皆爲冤對。同不安樂。若食肉者。是遠離聲聞辟支佛法。遠離菩薩佛果法。遠離菩提涅槃法。若食肉者。障生六欲天。何況四禪。四空。三十七品。六波羅蜜法。亦障四弘誓願。四攝法。一切三昧。五眼十力。乃至無上菩提。何以故。若食肉者。障菩提心。無菩薩法。無四無量心。無大慈大悲。以是因緣。佛子不續。所以經言。食肉者。斷大慈種。諸出家人。雖復不能行大慈大悲。究竟菩薩行。成就無上菩提。何爲不能忍此腥臭。修二乘道。至於豺犬野干。皆知嗜肉。人最有知。勝諸衆生。何與此等同甘臭穢。如前所說。此皆遠事。未爲近切。諸大德僧。

尼。若噉食衆生者。是魔行。是地獄種。是恐怖斷命。燒煮因緣。是割剝皮肉。斷截手足。破腹剝腸。碎髓抉目。貧窮下賤。凍餓醜陋。聾盲瘖瘂。手足破蹇。癰疽一切病苦。一切生死。皆因是行。乃至黑繩叫喚。寒熱阿鼻。餓鬼畜生。無量極苦。皆是殺業。受如此報。復當思一大事。若噉食衆生父母。衆生亦報食其父母。若噉其子。衆生亦復報噉其子。如是冤對。報相噉食。歷劫長夜。無有窮已。如經說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世害其子。又有女人。五百世斷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此是經說。不可不信。其餘相報。準例可知。又有一大事。當應信受。從無始已來。至于今生。經歷六道。備諸果報。一切親緣。遍一切處。直以經生歷死。神明隔障。是諸眷屬。不復相識。今日衆生。或經是父母。師長。兄弟。姊妹。兒孫。朋友。而今日無道眼力。不能分別。還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靈。即生忿恨。還成冤對。向者至親。還成至冤。如是之事。豈可不思。暫爭口舌端一時少味。永與宿親。長爲冤

對。可爲痛心。難以言說。又復當思一事。凡噉食衆生。是一切衆生冤家。如是冤家。遍滿六道。若欲修行。皆爲障礙。一理中障。二事中障。何者理中障。以業因緣。自生障礙。令此行人。愚癡無慧。不知出要。無有方便。設值善知識。不能信受。設復信受。不能習行。事中障者。此諸冤對。或在惡鬼毒獸中。或在神龍天魔中。如此處處。來作留難。設遇善友。深心信受。適欲修行。便復難起。或引入邪道。或惱令心亂。修戒定慧。修諸功德。常不清淨。常不滿足。皆是舊冤。起諸對障。如是之事。又宜深思。弟子蕭衍。又敬白諸大德僧尼。弟子蕭衍於十方佛法僧前。與諸僧尼共申約誓。今日集會。此是大事因緣。非直一切諸佛在此。一切法僧在此。諸天護世四王金剛密迹摩醯首羅散脂大將。十方一切八部龍神。有大神足。有大威德。皆應在此。側塞虛空。如是幽顯。莫不鑑觀。古人有言。非知之難。其在行之。弟子蕭衍。今日當先發誓。以明本心。從今已去。至千道場。若飲酒放逸。起諸姪佚。欺誑妄語。噉食衆生。

乃至飲於乳蜜。及以酥酪。願一切鬼神。先當苦治蕭衍身。然後將付地獄。閻羅王。與種種苦。乃至衆生。皆成佛盡。弟子蕭衍。猶在阿鼻地獄中。僧尼若有飲酒食肉者。而不悔過者。一切大力鬼神。亦應如此治問。令增廣善衆。清淨佛道。若未爲幽司之所治問。猶在世者。弟子蕭衍。當如法治問。駢令還俗。隨時使役。弟子蕭衍。更白諸大德僧尼。向己粗陳。魚肉障累。招致苦果。今復重欲通白一言。閻浮提壽云一百二十。至於世間。罕聞其人。遷變零落。無間宿少。經言一念頃有六十刹那。生死無常。暫有諸根。俄然衰滅。三途等苦。倏忽便及。欲離地獄。其事甚難。威德清淨。猶懼不免。況於毀犯。安可免乎。諸大德僧尼。當知此事。凡食魚肉。是魔境界。行於魔行。心不決定。多有留難。內外衆魔。共相撓作。所以行者。思念魚肉酒是魔漿。故不待言。凡食魚肉嗜飲酒者。善神遠離。內無正氣。如是等人。法多衰惱。若心決定蔬食。若到大悲熏心。如是等人。多爲善力所扶。法多堪能。諸大德今日已去。善相

開導。令未得者。今去皆得。若已集行。願固志力。若未曾行。願皆改革。今日相與共爲菩提種子。勿怪弟子蕭衍向來所白。于時僧尼一千四百四十八人。集華林殿前。令光宅寺雲法師昇座講涅槃經四相品四分之一。陳食肉者。斷大慈種義。御親席地。在高座北後。又集義學僧尼二百人於華光殿。令諸律學沙門。昇高座。御地鋪而坐。制旨問曰。集大眾求律中意。聞諸僧道律中。無斷肉法。又無懺悔食肉法。諸律師從來作若爲開導。使人致有此疑。律師法超奉答。教是一而人取不同。律雖許三種淨肉。意欲永斷。何以知之。先明斷十種不淨。次令食三種淨肉。末令食九種淨肉。如是漸制。便是意欲永斷。又問僧辯。答但教有淺深。階級引物。理當是過。但教未極。又問其食肉者。爲是慈悲心。無慈悲心。答此非慈悲。又問律教欲使人出離不。答令人出離。又問食肉得出離否。答不得。又問寶度律師如何。答曰。愚短所解。只是漸教。所以律文許噉三種淨肉。若涅槃究竟不許食肉。若利根者。

於三種淨肉。教即得不食。若鈍根人。方待後教。又問法寵比丘。若爾衆僧。何故有食。答曰。不應食。但食欲情深。又問。云何懺悔。答懇惻至心。是爲懺悔。又問懺竟食不。答無明多者。或亦不免。又問。先道懺悔。而猶噉食。此是知而故犯。非謂慚愧。若使先時不知。或是過誤。後方起愧。乃是慚愧。又復慚愧。不得重犯。如其重犯。罪更彌大。帝與諸大德。往返數翻。皆不能答。又勅景猷昇高座。讀楞伽。鴛掘摩羅涅槃等經。明斷肉義。唱經文竟。設會畢出。其晚又勅右衛率周捨曰。法寵所言慚愧而食衆生。此是經中所明。羅刹女婦云。我念汝。我食汝。法寵此心。即是經之羅刹。又勅捨云。僧辯所道自死肉。若如此說。鷓鴣鳩鵲。處空不死。那不見有一自死者。麋鹿雉兔。充滿野澤。亦不曾見有一自死者。而覓死肉。其就屠殺家。覓死魚。必就其罟網處。經言買肉與自殺。此罪一等。我本不自爲。正爲諸僧尼作離罪因緣。又勅捨云。衆生所以不可殺。凡一衆生。具八萬尸蟲。經亦說有八十億萬尸。蟲若斷一

衆生命。即是斷八萬尸蟲命。自死衆生。又不可食者。前所附蟲。雖已滅謝。後所附蟲。其數復衆。若煮若炙。此新附蟲。皆無復命。利舌端少味。害無量衆生。其中小者。非肉眼能觀。其中大者。灼然共見。滅慈悲心。增長惡毒。此實非沙門釋子所可應行。又勅捨云。衆僧食肉。旣犯性罪。又傷戒律。以此爲言。有兩重罪。若是學問衆僧食肉者。此爲惡業。復倍於前。所以如此。旣親違經教。爲人講話。口稱慈悲。心懷毒害。非是不知。知而故犯。言行相違。即成詭妄。論學問食肉。即罪有三種。所以貴於解義。正爲如說修行。反復噉食魚肉。侵酷生類。作惡知識。起衆冤對。墜墮地獄。疾於鑽矛。凡出家人。實宜深思。又勅捨云。聲聞受律儀戒。本制身口七支一受。已後乃至睡眠悶等律儀。恆生念念得未曾得律儀。所以爾者。睡眠等非起惡心。故不損不失。乃至常生。若起欲殺心。於聲聞法。雖不失身口戒。而於戒有損。非唯損不殺戒。亦兼汙餘戒。至於手挾齒齧。動身口業。則失身口戒。爾時律儀無作。即斷不

續。既失不殺戒。亦汙餘戒。所以爾者。旃陀羅人。爲屠肉時。爲何等人殺。正爲食肉者。若食肉者。即有殺分。於不殺戒。即成有缺。若謂於善律儀。受殺生分於不殺戒。無有缺者。是爲不善律儀。人持八戒齋。是惡律儀。猶應相續。若惡律儀。人持八戒齋。惡律儀不復相續者。是知善律儀。人受諸殺分。是不殺戒。即時便缺。別解脫戒。不復解脫。惡律儀人。無論持八戒齋。但起一念善心。惡律儀即斷。若一念不斷。多念亦應不斷。若多念斷。是知一念時斷。善律儀人。其事亦爾。無論受諸殺分。有少殺分。不殺律儀。即時亦斷。菩薩人持心戒故。知無有食衆生理。若缺聲聞戒。終不免地獄等苦。

慳損僧物錄十

西域聖者僧伽耶舍巡游見僧受苦事一

附法
藏傳

昔如來滅後數百年。有傳法聖僧伽耶舍。嘗游海邊。見一住處。堂閣嚴飾。衆事奇妙。衆僧滿中。經行禪念。日至鳴鐘。集堂食訖。所有肴膳。變成膿血。鉢器相打。頭面破壞。血汗身衣。而作是言。何爲惜食。今受此苦。耶舍前問。答言。長老。我等先身迦葉佛時。同止一寺。見客僧來。心生忿恚。藏惜飲食。不分與之。由此慳惜。今受此苦。耶舍聞之。生大怖畏。如是觀察。俄登聖果。

宋法豐減僧食死作餓鬼事二

徵驗傳

釋法豐。姓竺氏。燉煌人。往適龜茲。修理一寺。觸事周辦。時因號爲法豐寺。旣久。專寺任。稍恃其功力。出內取與。頗乖斟酌。輒減省僧食。令不周足。久之遂亡。墮餓鬼中。常在寺院。至初夜後。作餓駝鳴。巡房聲叫。弟子寶慧聞而歎曰。是我師聲。因問那爾。豐曰。由減僧食料。受餓鬼苦。苦劇難堪。願見濟度。弟子廣爲齋懺。得生清勝云云。

宋京師瓦官寺惠果如廁見鬼求救事三

釋惠果。豫州人。少蔬素爲業。誦法華經。嘗如廁。廁前見一鬼。致敬於果云。前身出家作維那。爲觸穢淨廚。墮在鬼中。常噉糞穢。法師德素高明。慈悲拯濟。願示除苦之方。又云。昔住此寺。東行第三房。庭前有柿樹。當時埋錢三千。在此樹下。願取爲福。言訖不見。果告衆同掘得之。爲造法華經。并設齋。後夢見鬼報云。生天。闔衆聞之。莫不誠懼。

齊永興栢林寺弘明見小兒乞救事四

高僧傳

釋弘明。本性羸。會稽山陰人。少出家。貞苦有戒節。誦法華經。習禪定。明嘗於雲門。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問曰。汝是何人。答云。昔是此寺沙彌。爲盜僧飲食。今墮廁中。願助方便。使免斯累。明即說法勸化。領解方隱。

周益州索寺慧旻盜僧財作牛事五

徵驗傳

慧旻。姓顧氏。少出家。不修行業。善於興販。嘗當衆倉廚。私自食用。知僧財帛。方便割盜。後遇疾而終。遂託牛腹中。生已。形容光偉。蹄角圓好。衆共愛惜。別加養飼。於一時駕車載竹。將欲上坂。極力牽挽。困而未登。遂兩膝屈地。肘鼻流血。時綿州雙男師者。不測人也。來在益州。因行見之。嗟歎曰。此人也。乃以手撮牛角問訊。牛曰。何以旻公。償債辛苦。於是淚下如雨。衆僧見之。無不悲愍。遂報旻弟子共贖之。牛不食數日。於是而終。

禪師輒取僧少菜死作眾奴事六

國清寺百錄
僧照附

天台山智者禪師。誠知事曰。昔有一寺。師徒數百。晝夜禪誦。時不虛棄。有一淨人。竊聽說法。係念存習。忽踞坐竈前。寂然入定。火滅湯冷。維那恐廢衆食。來白上座。上座云。此是勝事。衆宜忍之。慎勿驚觸。聽其自起。數日方覺。往上座前具陳所證。敍法轉深。上座止曰。爾向所言。皆我境界。而今所說。非我所知。勿復言也。因而顧

問。頗知宿命。答云。薄知。又問何罪爲賤。何福易悟。答云。賤身者前世時。乃是今日徒衆。老者之師徒。衆所學。皆昔所訓。爾時多有私客。恆自約制。不敢侵衆。忽有急客過。輒取衆僧少菜。忘不賠備。由此譴責。今爲衆奴。前習未久。薄修易悟。宿命罪福。其事如是一衆聞此。悲不能勝。

附

又云。余有同學照禪師。於南岳衆中。苦行禪定。最爲第一。輒用僧一撮鹽。自作齋食。所侵無幾。不以爲事。後復行方等。忽見相起。計始三年增長。乃至數十斛。急令賠備。仍貨賣衣資。買鹽償衆。此事非遠。亦非傳聞。宜以爲規。莫令後悔。

隋相州道明侵柴燃足事七

出幽人記

釋道明。姓元。相州人也。少而高尚多奇節。禪誦之譽。有聞遐邇。以大業元年三月。卒於本寺。其年七月。有同房僧玄緒。因行至郊野日暮。忽遇伽藍。便往投宿。至門首。乃見道明從寺方出。儀容言語。不異平生。遂引緒至房。緒私心怪之而不敢問。

至後夜。明遂起。謂緒曰。此非常處。上人慎勿上堂。至曉鐘時。復來語。緒不聽上堂。而形體頓銷。顏色殊改。明去後。緒即往食堂後窗邊。觀覘其事。禮佛行香。皆如僧法。維那唱施粥已。即見有人舁粥將來。皆作血色。行食徧。並見諸僧。舉身火燃。宛轉悶絕。如一食久。維那打靜諸僧。一時無復苦相。緒駭懼。還所止房。少時明至。轉更顛頓。緒問之曰。此是地獄。苦不可言。緒復曰。公何辜至此。明曰。爲往時取僧一束柴。煮汁染衣。忘不賠償。當一年燃足受罪。明乃以手褰衣。劑膝已下。並皆焦黑。因泣涕而曰。上人慈悲。願見救度。緒驚歎。謂明曰。公精練之人。猶尙如此。況吾輩當復何如。不審如何。可得相免。明曰。買柴百束。賠常住僧。并寫法華經一部。緒曰。吾當自竭所有。爲君辦之。願公早離此苦。因遂分別。緒即還寺。依言爲酬。并寫經。重更往尋。寂無所見。

隋冀州僧道相見靈巖寺諸僧受罪苦事八

靈巖寺記

釋道相。冀州人。聞齊州靈巖寺僧徒嚴整。神靈警肅。以開皇十六年來寺行道。俄爾暴亡。而冥司中見大勢至菩薩。化稱寺主曇祥。將觀僧獄。初見僧眞。僧眞墮黑闇地獄。炭火燒之。其門有榜云。此人爲私用衆家燈油錢二十貫。但寺內無盡燈油家。大有財物。僧眞經爲寺主。意謂盡燈油。衆僧有受用之義。雖云貸用。私意不還。是以業道不免受報。僧眞多年已來。身常黑瘦。多生諸熱瘡。療之不差。祥語相云。汝還寺語僧眞。急還燈家物。得免地獄。僧眞即自當日還了。於是得免地獄。榜隨滅。次見僧法迴在方梁壓地獄。其榜云。此人私用僧三十疋絹。祥語相云。汝還寺語法迴。速還僧絹。得出地獄。相具陳上事。法迴即拒不承。乃云。比來不用僧家一尺物。何因得有三十疋。道相說榜云。開皇五年。衆僧遣法迴向京師請靈巖寺額。將絹百疋。驢兩頭。除糧食。迴至京師。逢通事舍人。是靈巖檀越爲奏得額。不費一錢。法迴自思惟此寺額。因此法迴而得於寺有恩。應銷三十疋絹。乃以十疋買

金。五疋博絲布。六疋市鍾乳及石斛。六疋買沈香。三疋買鑱石簀鑱三十具。其二十五具賣。五具仍在匱中。其香並現在。鍾乳石斛用訖。絲布現兩疋在匱。金一兩亦未用。法迴現見事驗。當即首伏。還三十疋絹。當日即了。獄門上榜滅沒耳。次見道廓在火燒地獄。榜云。此人燃僧八十錢柴。故墮此地獄。道相具陳。而道廓不承。自云在此寺來。一寸草葉未嘗敢燃。何況有私用八十錢柴。道相見榜云。有人盜僧林內杏樹。曳至界外。截作梳材。由有不盡。道廓捨得殘木。截作三束。一根是麤。故云計直八十錢。廓尤不伏云。林外將柴三束。麤者一根。八束。其時時價。賣柴至寺。二十文即得一截。何有三束杏柴。得直八十錢。道相說榜云。麤者一根。仍堪作梳木。故直八十錢。道廓見此即承還僧八十錢如上即出。次見慧泰在火燒地獄。榜云。燃僧一簸箕木札。唯直二十錢。慧泰即承還二十文如上得出。次見慧侃。榜云。四十人蘭若日並作一食齋。慧侃勸外來僧可食粥。損米三升。故入地獄。還得

出。次見一別道相。墮接燭地獄。火燒手焦。膀云。此人被差爲僧作燭。遂闕而不作。其同作人。頻喚不得。乃作戲言。大德何能與汝作燭。以此違衆。故墮此地獄。道相還僧燭價。得出此獄。次見三沙彌。忘其名字。墮在火燒地獄。膀云。此寺法。絕不燃乾柴。此沙彌輒燃乾柴。獄門有一聚蟲子。從沙彌索命。故墮此獄。祥語相云。汝還寺語三沙彌。各設一供。供養衆僧。懺悔得免。三沙彌等。各設一供。得出。次見明基沙彌。墮沸鐵薄餅地獄。迸火燒面。膀云。此人爲僧。常作薄餅。更不餘使。爲不用心護麵。乃拂麵令落地。不可收取。故入此獄。其明基四五年來。滿面生瘡。受大苦惱。療治不差。祥語道相。汝可語明基。基承設供得免。次見道弘沙彌。入吞鐵圓地獄。圓燒入口。口悉焦爛。膀云。此人爲僧作餛飩。大衆未喫。盜食一鉢。故入此獄。其道弘數年已來。口裏生瘡。非常苦痛。祥令爲僧設一供。得免此獄。諸如此事。凡有三十餘人。道相七日內十三度死。皆見曇祥。指示罪相。廣如別記。

唐國清寺僧智瓌死作眾奴事九

新錄

僧智瓌。不詳其氏姓。出家住天台國清寺。次當直歲。乃將小布十端。貸始豐縣丞李意。及畢。竟不還。後瓌身死。作寺家奴。名師立。背上有文作智瓌之字。現在同見。其李意及死後作寺家奴。名士嵩。背上亦有李意及名字。

唐揚州白塔寺道昶冥官誠勸事十

新錄

道昶。俗姓宋。揚州江都人。少出家。住白塔寺。任都維那。掌知僧物。自在侵用。至永昌年中。忽有冥官數人。悉衣朱紫。乘駿騎。白日入房。曳昶下地。怒目揮刀。將斷其頸。昶不知何人。唯驚叫乞命。弟子等走報寺主。寺主前見。流汗側立。都不得言。冥官厲聲言。所有合房資財。並送還僧。當放汝活。昶叩頭答云。不敢違命。官言且去。三日更來。昶即鳴鐘集僧。罄捨衣物。賠僧造像。設齋懺悔。冥官三日又來。見昶一鉢一衲。更無遺積。遂不言而去。自爾無他。後成明行。

唐法界寺尼妙覺糴粟被冥官追問事十一

法界寺尼妙覺。良當直歲。將錢二十六貫。憑開業寺僧玄湛。糴官粟二百碩。欠一十三貫錢。粟未還。其錢官典腹內。其僧苦索不得。遂經三年。至聖歷元年九月內。尼妙覺在房忽得重病。遂有人追云。王追師。即隨使至閻羅王所。王問阿師何以用寺家錢。尼妙覺云。一生不曾用寺家錢。王言。身當直歲。用錢十三貫糴粟。粟既不得。錢何不還。尼妙覺云。此錢僧玄湛將付官典。妙覺實不自用。王急遣覓僧玄湛對當。其尼當即於冥道中兩日。處處覓僧玄湛不得。遂請王爲追。王亦許追。其妙覺亡在冥道。覓僧之時。妙覺在牀上臥。口數數云。急喚僧玄湛。傍人遂即爲覓。經兩日得此僧。病尼既聞此僧來。不覺牀上忽起。大嗔云。爲阿師被追喚太急。兩日處處覓師不得。脚惣破盡。阿師何爲不來。當時傍人檢尼脚下。惣破作瘡。尼語僧云。阿師莫不爲急還寺家物。若不得物。終不相放。王亦現追阿師。如是紛紜苦

索。其僧玄湛。遂即立帖求還。云到明年臘月內不還。乞現在房內物。忽與任阿師取。尼妙覺領得帖了。還至冥中。具陳委曲。云僧玄湛忽與知。當不關妙覺事。冥中官典。猶自苦留不放。遂見隱法師。遂。法師勸云。事既不相關。何爲不放。其冥中典吏。遂給妙覺抄云。放師去。其尼病遂差。其僧於後至臘月內還錢遂了。兩寺徒衆。並具知之。

唐印州僧割杓減粥現噉糞穢事十二

錄新

印州僧。失其名。經作直歲。割杓令小。使僧粥不足。後經一月日。不出房。諸僧怪。私覘。見此僧每至食時。將鉢就廁取糞自食。僧等因此輒開其房。房內特臭。問其所由。其僧對衆懺悔。遂得如舊。

唐寧州道勝寺慧仙神英受苦事十三

錄新

寧州道勝寺上座慧仙都維那僧神英。俱爲寺住。同事和睦。常住僧物。用無齊限。

借便勝遊。飲噉無數。因果業道。素不關心。禪誦經行。無不在意。雖居住僧侶。實點污緇風。道俗謗譏。謂無報應。其上座慧仙。染患身死。三年已後。都維那神英去。萬歲通天年七月內。忽遇郭里師婆。因即問之。神英好否。師婆看神英云。師後常有一僧逐師。得過八月。即應無事。英謂言戲語。至八月初。寺家家人夜夢。見上座慧仙共一人執赤索入寺。問家人都師何在。其家人報云不在。上座慧仙云。吾共伊同知僧事。私破僧物。費散極多。吾緣此罪。入磑輪地獄。晝夜受苦。何可言。伊不爲作少功德。豈得遣吾獨受於苦。遂於寺內覓都師神英。遇見寺主八仁。其執赤索入。即以索剔取寺主八仁。八仁云。不關我事。即以手捉索。牽挽拒之。因即得脫。踰牆而出。其家人夢已。後向諸人說。又見神英云。昨夜得一夢。大是不好。欲向都師說之。恐畏師瞋。都師報云。但說何畏。其家人即以上事具述其夢。仍云師此月不須在寺。其都師意悟與前師婆言同。懼而歸家。至八月二十一日。語家內云。寺上

今日官齋。無人歎佛。吾暫歸寺。家內云。師不宜在寺。何須去也。報云。豈由於此。暫往即來。因遂回寺。齋時未至。向廚頭檢校暫坐。人送麵食與都師。即取食之。兩三口。體內熱悶。吾舊服藥。似不相宜。齋時既至。即自歎佛。至半。氣力轉微。不能得了。即向師主法凝云。神英體內不好。歸家將息。師云。吾觀汝以困。不宜久住。至家一夜。明日不能起上。家內共看。即見兩人相隨入來。神英云。扶我。張王二都官已來。即向王都叩頭云。放神英更得一年。修營功德。亦爲都官造作功德。恩澤何猶可言。王都報言。必不可得。其上座慧仙早亡三年。受磑輪地獄。苦痛何言。他家待師甚急無已。神英求王都不得。即向張都叩頭云。與都官同姓。豈不相救。其張都即向王都云。英師與公作功德。何意不放。王都報云。此事必不可得。少時王至。豈得自由。乃約束神英云。更莫多言。王至瞋責。神英既求不得。即中問家云。有酥蜜不。家內報云。無酥蜜。有菓子在。即云移牀鋪設。安菓子十餘碟。擬供大王。少時間。大

王即至。身長八尺餘。騎紫騮馬。著紫袍。侍從極盛。一向三十餘人。來至臥處。張王兩都官。即下階側立。其神英即起坐。欲有辭謝。王語兩都官云。更待何時。急手反縛。其神英兩手向後。欲似反縛。向前挽之。意不能得。王又云。何不急棒。其神英呻吟苦痛。家人舉衣看背上。背上濶兩手許。棒處青瘀徹於胸。前日晚亡矣。

唐京師慈恩寺僧玄覺被冥官追捉事十四

開業神
德附

玄覺。俗姓王。長安人也。幼入緇門。少參流俗。雖霑法雨。不萌焦種。曾爲衆差充同州莊直歲。乃弗思業累。暢此無厭。私用衆胡麻三十碩。大豆二十碩。旣苞藏積歲。莫知陳饑。至永昌年中。忽遇苦患。自見身在火坑中。又有大蛇。欲來吞噉。身色紅赤。兩脚焦爛。宛轉號叫。酷毒難聞。僧衆見之。毛豎流汗。中少醒。即遣傍守一人代書。并召引寺僧景先。先時身在。覺已見先在火坑內。覺罄割衣資。克已陳饑。經二十日。乃見冥官將五六百人。器械來取。覺但知叩頭叩頭。於是而卒。于時華嚴法

師在中講說。道俗數百。咸悉知之。

附又開業寺神德。亦多用常住物。忽暴亡。新豐人姓劉。亦暴亡。見德頭如火山。身作鑊脚。又引同寺上座將去。并引都維那仁敬師。捨衣物賠常住。曉夕精修。遂免追攝。

唐汾州分啓福寺慧澄互用受苦事十五

新錄

汾州啓福寺寺主慧澄。富慧解律儀。冠帶門徒。門徒數百。令譽當時。以調露三年六月。染患將盡。數日牛吼。無何而終。數日有寺僧長寧。精修禪行。夜忽見澄來。形色顛顛。云吾爲互用三寶物。苦劇難言。今望從公乞一食。又語寧云。諸罪差輕。第一不得用伽藍物。數數須賠。時有一僧。名智感。學行兼通。精修慎密。澄語寧云。一州之中。唯此人可得全免。餘者大難。又云。唐興寺善澄法師。亦互用三寶物。不久當受。

唐并州義興寺智韜侵僧物徵卒來現事十六

新錄

并州義興寺僧智韜。調露元年。忽於夜中見房內猛火騰炎。舉頭數丈。牛頭獄卒。森列前後。語韜云。汝自在用僧物。應入地獄。其人悲泣乞救。誓即陪酬。瀝血懇誠。至曉獲免。數日昏悶。後乃說之。當即悛革。遂無他故。

唐汾州界內寺伯達死作寺牛事十七

新錄

貞觀年中。汾州界內寺中。有一僧。名伯達。性嗜酒。每日常醉。後充常庫直歲。常私以衆錢沽酒而飲。數年身死。其後寺衆。市得一牛。甚多膂力。僧衆在門外徙倚。或坐或立。見家人駟羣牛入寺。其新市得者。於羣牛後數十步。後來一僧云。此行步鄧濁。大似我輩舊時伯達。此牛聞其名。遂往迴顧。向衆僧。僧等云。多是伯達。乃語云。汝若實是。即向衆中來。牛應聲即來。因以頭叩地。而目中淚下。衆僧因撫其頭。對之泣淚。爲其懺悔受戒。十九年。太宗伐遼東。令左丞宇文節於諸州括牛。擬供

軍食。行至此寺索牛。此牛獨陸梁。抵拒不出。僧衆具向宇文節使論之。宇文節令僧衆等告牛。使不取爾。因語牛曰。使人但欲見汝。不將汝去。牛應聲即出。使人令跪。即跪。宇文節大驚愕而去。

唐益州空慧寺僧覺用寺錢鑿額苦死事十八

新錄

僧覺。未詳其氏姓。早歲出家。住空慧寺。寺中生途豐渥。福物盈瞻。覺志好鬪竊。極多侵盜。至年。次當知事。擅用衆錢。曾無愧悔。後忽脫衣赤體。手如反縛。號叫大呼。悲泣流淚。于時寺僧僧泰等。怪往問之。覺曰。我今現身生入地獄。有人於空中執鑿。鑿吾額上腦後。及以背上。皆作大孔。空中有錢。或編或貫。或千或百。從口中入。背上孔中出。背上孔中入。口中而出。或從額入腦出。腦入額出。錢迴之時。痛不可言。欲有懺悔求謝。輒即迷悶。宛轉數日。於是命終。

唐西京勝光寺孝贇取菓噉親得報事十九

新錄

孝贄。俗姓寶。華國公誕之子也。弱而篤志經戒。馳心釋教。貞觀二十三年出家。住勝光寺。寺既密邇墮閑。兄弟親姻。往來頗劇。贄數以寺菓噉之。無幾。得嘔血之疾。發便僅死。氣息綿綿。哀叫酸楚。見者莫不股慄。少間蘇而血止。自說云。輒欲吐血。前覩赤衣使者。將贄往黑林中。扇大風吹贄肢節。使令分散。俄頃復引贄向一明處。臺觀閑敞。上有人。儀容可畏。厲聲謂贄曰。何乃以寺家菓飼親等耶。言已而失。如此經月。以爲常候。顯慶五年六月二十四卒於寺。春秋二十一。

出據

所錄事迹間出於他典
因標出之以備對檢

達磨蜜多

雜寶藏經六(十一)
付法藏經五(十)

闍夜多

雜寶藏經六(九)經
律異相十九(十九)

離越

雜寶藏經
二(十二)

異相十九

慧達

梁傳十三初唐僧傳卅三(五三)
下(十五)法苑珠林四十一(八)百三(十六)

道志

珠林九十
六(十四)

智通

珠林廿六
(十三)

無垢友

西域記四
(十五)

慧嚴

梁傳一七珠林
廿六(十三)

僧嵩

梁傳七
(廿四)

僧範

唐傳
十初

珠林卅三(十八)
六十一(廿一)

僧雲

唐傳卅四初珠林
百八(廿四)

慧眺

唐傳十七
(四)

西域須陀洹

付法藏經
四(十)

異相十八
(廿一) 西域沙彌 西域記一(廿二) 法行 梁傳一(三) 感通錄三下(三) 珠

林七 曇遂 珠林百八 僧綱 唐傳卅四(三) 珠 靈光僧 原化記善惡報應 篇六之十六引 智保

唐傳廿七 波爾尼 西域記二 慧琳 梁傳七 明解 唐傳卅五(卅三) 珠 法衡

珠林十二 僧規 珠林百 法宗 珠林四十 智達 珠林百八 慧凝 珠林百十一(廿四)

新羅僧 傳燈錄二(二) 佛祖通 辨珪弘亮 珠林百九 淨住子 廣弘明集卅

僧羣 梁十二(支遁 梁傳四(十二) 珠 慧熾 珠林百十 曇猷 梁傳十一(三)

珠林廿七(廿四) 五十 難公 珠林百十 圓通 唐傳卅三(十七) 感通錄三上(三)

道遠 唐傳卅四(初) 珠 玄鑒 唐傳十七(三) 佛 斷酒肉文 廣弘明集三 慧果

梁傳十二(十三) 感通錄三上 弘明 感通錄三上 道明 統紀四 道相 統紀四

智瓊 統紀四十 道昶 統紀四十 慧澄 統紀四十 孝贊 統紀四十

續補

清代日籍僧平安慶證寺玄智述

隋僧明琛好難問敗而熱惱變蛇事一

續高僧傳

釋明琛。齊人。少遊學兩河。以通鑒知譽。然經論雖富。而以徵難爲心。當魏明代。釋門云盛。琛有學識。遊肆而已。故其雅量。頗非鴻業。時有智翼沙門。道聲載穆。遠近望塵。學門若市。琛不勝幽情。深忌聲略。私結密交。廣搜論道。初爲屋子論議法。立圖著經。外施名教。內構言引。牽引出入。罔冒聲說。聽言可領。及述茫然。勇意之徒。相從雲集。觀圖望經。恍若雲夢。一從指授。渙若冰消。故來學者。先辦泉帛。此屋子法。入學遂多。餘有獲者。不能隱秘。故琛聲望。少歇於前。乃更撰蛇勢法。其勢若葛亮陣圖。常山蛇勢。擊頭尾至。大約若斯。還以法數。傍蛇比擬。乍度乍卻。前後參差。余曾見圖。極是可畏。畫作一蛇。可長三尺。時屈時伸。傍加道品。大業之季。大有學之。今則不行。相應絕滅。初琛行蛇論。遍於東川。有道行者。琛相諫喻。決意已行。博

爲道藝。潞州上邑。思弘法華。乃往巖州林慮縣洪谷寺請僧。忘其名。往講。琛素與知識。聞便往造。其人聞至。中心戰灼。知琛論道。不可相抗。乃以情告曰。此邑初信。事須歸伏。諸士俗等。已有傾心。願法師不遺故舊。共相成贊。今有少衣裁。輒用相奉。深體此懷。乃投絹十疋。琛曰。本來於此。可有陵架意耶。幸息此心。然不肯去。欲聽一上。此僧彌怖。事不獲已。如常上講。琛最後入堂。賣絹束綴在衆中曰。高座法師。昨夜以絹相遺。請不須論議。然佛法宏曠。是非須分。脫以邪法化人。幾許誤諸士俗。高座聞此。懾怖無聊。依常唱文。如疏所解。琛即喚住。欲論至理。高座爾時。神意奔勇。泰然待問。琛便設問。隨問便解。重疊雖多。無不通義。琛精神擾攘。思難無從。即從座起曰。高座法師。猶來闔塞。如何今日。頓解若斯。當是山中神鬼。助其念力。不爾。何能至耶。高座合堂。一時大笑。琛即出邑。共伴二人。投家乞食。旣得。氣滿噎而不下。餘解喻何所諍耶。論議不來。天常大理。何因頓起如許煩惱。琛不應。相

隨東出。步步歎吒。登嶺困極。止一樹下。語二伴曰。我今煩惱。熱不可言。意恐有蛇。便解剔衣裳。赤露而臥。翻覆不定。長展兩足。須臾之間。兩足忽合而爲蛇尾。翹翹上舉。仍自動轉。語伴曰。我作蛇勢論。今報至矣。卿可上樹。蛇心若至。則有吞噬之緣。可急急上樹。心猶未變。伴便上樹。仍共交語。每作蛇論。果至如何。言語之間。奄便全身作蛇。唯頭未變。亦不復語。宛轉在地。舉頭自打。打仍不止。遂至於碎。欸作蟒頭。身形急變。長五丈許。舉首四視。目如火星。于時四面無量諸蛇。一時總至此。蟒舉頭去地五六尺許。趣谷而下。諸蛇相隨而去。其伴目驗所報。至鄴說之。

新羅僧順璟謗大乘法生身陷地獄事二

宋僧傳

釋順璟者。浪郡人也。本上之氏族。東夷之家系。故難詳練。其重譯學聲教。蓋出天然。況乎因明之學。奘師精研。付受華僧。尙未多達。璟之克通。非其植殖之力。自何而至於是歟。於乾封年中。因使臣入貢附至。時大乘基歎曰。新羅順璟法師者。聲

振唐蕃。學包大小。業崇迦葉。唯執行於杜多。心務薄拘。恆馳聲於少欲云云。惜哉。環在本國。稍多著述。亦有傳來中原者。其所宗法相。大乘了義教也。見華嚴經中。始從發心。便成佛已。乃生謗毀不信。或云當啓手足。命弟子輩。扶掖下地。地則徐裂。環身俄墜。時言生身陷地獄焉。于今有坑。廣袤丈餘。實坎窞然。號順環捺落迦也。

隋僧某在冥中悔悟知非事三

出法苑珠林
僧某修準附

隋開皇初。有揚州僧。忘其本名。誦通涅槃。自矜爲業。岐州東山下村中沙彌。誦觀世音經。二俱暴死。心下俱暖。同至閻羅王所。乃處沙彌金高座。甚恭敬之。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不重。事訖勘問。二俱餘壽。皆放還。彼涅槃僧情大恨恨。恃所誦多。問沙彌住處。於是兩辭。各蘇所在。彼從南來。至岐州訪得。具問所由。沙彌言。幼誦觀音。別衣別所。燒香咒願。然後乃誦。斯法不怠。更無他術。彼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救忘而已。古人遺言。多惡不如少善。於今取驗。悔往而

返。

附

唐浙西重建慈和殿。治地每患蚯蚓穿穴。一僧教以石灰水灌之可絕。因此殺蚯蚓無數。未久。僧忽身癢成瘡。皮肉盡爛而死。功過格

附

蜀郡大慈寺律師修準。雖云奉律。性甚褊躁。庭前植竹多。蟻子緣檻。準怒伐去竹。盡取蟻子。棄灰火中。準後忽患癬瘡。遍頭面。醫者云蟻漏瘡。不可醫。後竟卒。

蜀郡金華寺僧秀榮仁秀殺蟲受苦報事四

蜀郡金華寺法師秀榮。院內多松栢。生毛蟲色黃。長二三寸。莫知紀極。秀榮使人掃除埋瘞。或棄于柴積內。僧仁秀取柴煮料于烈日中晒乾。蟲死者無數。經月餘。秀榮暴卒。金華寺有僧入冥。見秀榮荷鐵枷。坐空地烈日中。有萬萬蟲啞噬。僧還魂。備說與仁秀。仁秀大駭。遂患背瘡。數日而卒。

雲頂慈雲寺審言飲酒食肉畜妻受現報苦亡生爲牛事五

敬誠錄

雲頂山慈雲寺。四方歸轍。供食者甚厚。寺主僧審言。性貪鄙。欺隱本寺施財。飲酒

食肉。畜養妻子。無所不爲。僧衆稍孤潔者。必遭凌辱。一日疾篤。自言空中繩懸一石。曰。有鼠嚙之。繩斷。正中其心。大叫氣絕。久而復蘇。如此數十度。方卒。逾年。寺下村中牛生一犢。腹下分明有審言二字。

隋梁州慧全修道難超脫事六

隋梁州沙門慧全。徒衆五百。中一人頗龔異。全素所不錄。忽自云。得那含果。全有疾。閉門。其人徑至榻前問疾。而門閉如故。明日復然。因謂全曰。師命過當。生婆羅門家。全云。我一生坐禪。何故生彼。答云。師信道未篤。外學未絕。雖有福業。不得超詣。

烏鎮利濟寺師徒經懺吝而不施入冥受苦事七

烏鎮利濟寺。有僧師徒二人。俱稱謹厚。託以經懺者。日益衆。因致饒裕。而吝嗇不自享用。亦不布施。後得疾。族人迎歸調治。俄而謝世。平生積貯。盡爲族有。十年後。現夢於所親曰。經懺未完者。陰府考校甚急。苦不可言。

施食僧施食不誠冥顯受報事四則八

竹窗
隨筆

昨山中一方外僧。病已篤。是晚。外正施食。謂看病者言。有鬼挈我同出就食。辭不往。俄復來云。法師不誠。吾輩空返。必有以報之。於是牽我臂偕行。衆持撓鈎套索。云欲拽此法師下地。我大怖。失聲呼救。一時散去。越數日。僧死。至乃一僧不誠。被鬼舁至河中。欲沈之。一僧失鎖衣篋。心存匙鑰。諸鬼見飯上皆鐵片。遂不得食。一僧晒氈衣未收。值天雨。心念此衣。諸鬼見飯上皆獸毛。遂不得食。各受顯報。又一人入冥。見黑房中有僧數百。肌體瘦削。顏色憔悴。似憂苦不堪之狀。問之。則皆施食師也。

江北僧隱圓宿怨入冥遊地府事九

江北僧隱圓。參學天寧。某年六月暴亡。母在泰州。報到。膚已黏席矣。將殮復甦。細言前世曾作令某縣。自侵庫銀。嫁禍庫吏。復計殺之以滅口。吏恨極。訟之閻君。追攝對理。冥君勸庫吏云。彼既出家爲僧。汝決意報復。何如以注力超薦汝乎。隱圓

承旨。遂立願三年。日禮千佛懺。夜放蒙山。以釋夙恨。吏首肯。遂得回生。因乞一冥使引遊地府。到一大會處。榜曰。補經堂。中有數百僧道。乘光誦經。須臾復暗。隱圓問何處所。冥使曰。此陽間僧道。包攬施主藏經。雖得財而經未誦。故在此補也。又問。頃刻即暗何也。答曰。以業力深厚。不許便使補完。故遲久光現。現而即收。使久處黑獄也。隱圓回生三年。酬願畢。復參學靈隱焉。

湖州白雀寺弱菴將佛物僧用入冥受報事十

湖州白雀寺弱菴律師。嗣蘇州報國茂林和尚。寺中建大悲殿。少堵石一。施主潘姓者。捐二十金。令完此公案。師以東園未成。衆僧不便。權借堵石作窖。後施主來見。問故。師曰。吾已別作一好功德。再尋銀完堵也。施主甚銜恨。後弱師遷化。後一沙彌。忽發顛。主事者以芒繩縛之。反鎖一室。明晨。沙彌忽逸出。人問誰爲汝解縛。開鎖乎。顛僧曰。弱菴和尚也。衆疑誕妄。弱師旋附沙彌口曰。他非誕。實我也。因我誤用大悲殿堵石作東淨。冥府常以大石壓我。苦楚不可說。汝輩徒衆。速爲我起

石淨洗供起。集僧誦梵網經。吾苦即脫矣。徒輩曰。和尚何以附此沙彌乎。師曰。虧此沙彌已顛頭。上無大光。吾得借彼傳信。不然。吾受苦無期也。徒衆如命起石。并集僧誦梵網經。師乃去。

泰州僧某慳財亡而不捨現形事十一

泰州一僧。號某。隨侍三昧先老人。

華山具德

有年。爲某處地藏殿監院。性頗慳。不浪用

一錢。遷化後。每中夜人靜。殿中兩禪單僧。輒見監院現形。初爲兩單僧整鞋面。似愁苦。次登上佛座。以手摸地藏華冠後。嬉笑而去。衆白先老人。老人曰。此業障。必有遺物在華冠內。故繫戀不捨也。令舉梯上探。果有銀八十金。立命修齋。作追薦法事訖。自此永不復現。

江寧僧某爲賭貿佛像得惡疾亡事十二

江寧廬府巷。有一俗僧。好賭博。衣物蕩盡。止存銅彌勒佛一軀。高二尺許。貿與回

子得銀三金。回子夜舁像至家。以大鐵鎚擊佛頭。堅硬不動。迸出火星。回子曰。想頭頂銅厚。乃擊肚腹。彌勒忽開口出聲大笑。回子驚倒。叩頭謝罪。明日香華鼓吹。送還本菴。主僧旋遁。得惡疾而死。

麻城僧碧璠裂衣破鉢遭護法韋馱去臂事十三

現果隨錄

麻城一富僧碧璠。曾捐百金助村民築塞。保衛一方。徒無窮欲受戒。璠不許。徒夜走至杏巖和尚處。稟戒而回。碧璠一見大怒。裂碎三衣。撲破瓦鉢。當晚方睡。即見韋馱尊天震怒痛罵。云汝是何人。敢毀如來法器耶。立欲以寶杵擊之。璠叩頭求饒。韋天曰。念汝修塞有功。姑去一臂。以杵輕輕向右臂一點。璠狂叫而醒。數日內。忽右臂暗消。止長七八寸。手拳如小橘。懸肩上。至今師徒皆在焉。

周京師大中興寺釋道安遺誠九章以訓門人

續高僧傳法苑珠林

周京師大中興寺釋道安。姓姚氏。識悟玄理。早附法門。神氣高朗。挾操清遠。乃作遺誠九章。以訓門人。其詞曰。

敬謝諸弟子等。夫出家爲道。至重至難。不可自輕。不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縈仁負義。奉持淨戒。死而後已。所謂難者。絕世離俗。永割親愛。迴情易性。不同於衆。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難者。名曰道人。道人者。導人也。行必可履。言必可法。被服出家。動爲法則。不貪不諍。不讒不慝。學問高遠。志在玄默。是爲名稱。參位三尊。出賢入聖。滌除精魂。故得君王不望其報。父母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攝。捐妻減養。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辭勞恨者。以其志行清潔。通於神明。淡泊虛白。可奇可貴。自頃頃一作獲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棄正著邪。忘其真實。以小黠爲智。以小恭爲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今出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決。徒喪一世。無所成名。如此之事。不可深思。無常之限。非旦即夕。三塗苦痛。無強無弱。師徒義深。故以申示。有情之流。可爲永誠。

(一)卿已出家。永違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形。辭親之日。上下涕零。割愛崇道。意凌太清。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存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穢迹遂盈。師友慚恥。凡俗所輕。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誨勵。宜當專精。

(二)卿已出家。棄俗辭君。應自誨勵。志果青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羣。金玉不貴。唯道爲珍。約言守節。甘苦樂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趨走風塵。坐不暖席。馳驚東西。劇如徭役。縣官所牽。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嗤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徒喪天年。今故誨勵。宜各自憐。

(三)卿已出家。永辭宗族。無親無疎。清淨無欲。吉則不歡。凶則不哭。超然縱容。豁然離俗。志存玄妙。軌真守樸。得度廣濟。普蒙福祿。如何無心。仍着染觸。空諍長短。銖兩斗斛。與世諍利。何異僮僕。經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浴。

(四)卿已出家。號曰道人。父母不敬。君帝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計富貧。尚其清修。自利利人。減割之重。一米七斤。如何怠慢。不能報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無戒食施。死入泰山。燒鐵爲食。融銅灌咽。如斯之痛。法句所陳。今故誨約。宜自改新。

(五)卿已出家。號曰息心。穢雜不著。唯道是欽。志參清潔。如玉如冰。當修經戒。以濟精神。衆生蒙祐。并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沈。縱其四大。恣其五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深。如是出家。與世同塵。今故誠約。幸自開神。

(六)卿已出家。捐世形軀。當務竭情。泥洹合符。如何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世事有餘。清白不履。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地獄之痛。難可具書。今故誠勵。宜崇典謨。

(七)卿已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麤。坐起令端。飲食雖疎。出言可

餐。夏則忍熱。冬則忍寒。能自守節。不飲盜泉。不肖之供。足不妄前。久處私室。如臨至尊。學雖不多。可齊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識。一切蒙恩。今故誠汝。宜各自敦。

(八)卿已出家。性有昏明。學無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下士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終日。一無所成。立身無聞。可謂徒生。今故誨汝。宜自端情。

(九)卿已出家。永違二親。道法革性。俗服離身。辭親之日。乍悲乍欣。邈爾絕俗。超出埃塵。當修經道。制己履真。如何無心。更染俗因。經道已薄。行無毫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珍。師友致累。悲恨日殷。如是出家。損法辱身。思之念之。好自將身。

元天如禪師警誡文

淨土
或問

元天如警誡曰。近世有等出家者。雖云離俗。俗習不除。盡日出塵。塵緣不斷。經教固不知。參禪又不會。心猿亂走。意馬奔馳。作隊成羣。打關過日。非但虛消信施。亦

乃埋沒亡靈。眼光落地之時。路頭向甚處去。正是青天白日。爺孃不識。未證謂證。未得謂得。實乃徒入空門。虛生浪死。噫。問君出家。因甚麼事。爲衣食故。貪富貴故。求安樂故。父母捨汝出家。指望超度父母。報答四恩。而今自己尙無靠託。況能拔濟他人乎。有日閻羅老子。與儂打算飯錢。將甚抵敵。不落地獄餓鬼。定是戴角披毛。如此出家。可悲可痛。諸仁者。趁此未老無病之前。急早作箇活計。堅持齋戒。念佛誦經。禮讚發願。求生淨土。得見彌陀之後。可以超度父母。可以報答四恩。可以拔濟羣生。可以永受快樂。如此出家。方爲佛子。

夫善惡報應之說。粲出經典。而愚悖之徒尙惑之。若證之於事實。亦警覺之一術也。暇日涉獵古傳采錄僧侶業報之著明者。偶得懷信師自鏡錄。乃歎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哉。遂校鐫之。以廣其傳。且以今所得者。若干條而附于後云。安永元年壬辰歲八月十四日。平安慶證寺玄智書于南紀鷺森省所。



僧
訓
日
記

明古杭雲棲寺沙門祿宏輯

僧訓日紀

明古杭雲棲寺沙門祿宏輯

法師省己之訓

法炬陀羅尼法師品云：夫法師者，常應慈憫愛語謙下。若懷嫉妒，心存勝負，獲大重罪。慈心說法，成大功德，能消世間種種供養。假以高大師子寶座，無價名衣，奉上法師，未足報恩。而彼法師，雖受斯事，應深慚愧，勿起貪著，不得我慢。

爲利養出家之訓

大寶積經云：彌樓撻駄佛滅後，諸大弟子皆亦隨佛入於涅槃。諸大弟子滅度之後，多有衆生皆作是念：沙門法中安隱快樂，我等何不各共出家？出家之後，唯行三事：一常周旋往來白衣舍，二唯貪著利養自活，三長養肌肥，無有福慧。行是三事，不修餘業。頭陀細行妙法，多皆廢捨，復不讀誦。時國王子名陀摩尸利，聞天神指示，乃辭父母，剃除鬚髮，問諸比丘：彌樓撻駄佛云何說法？教諸弟子，我得聞已，當如說修行。諸比丘言：我等不聞佛所說法，但隨和尚諸師所行。汝今亦應行如是法。爾時陀摩尸利比丘答諸比丘言：汝等必從貧賤出家，是故今者但貴衣食。所行如是，白衣無異。汝等今應與我共求佛深淨法。時諸比丘以偈答言：我等所爲者，是事皆已得。衣食極豐足，免離王使役，安隱甚快樂，無敢輕慢者。白衣時苦惱，今皆無復有。是即名涅槃。第一快安樂，過是事以外，我皆不復用。爾時陀摩尸利比丘聞此偈已，心則悲惱，涕零啼泣，即便捨離此諸比丘，獨入山林幽遠之處。

精誠一心。欲求深法。先時彌樓提馱佛有大弟子名爲堅牢。修空閒行。獨住深山。少欲知足。心樂遠離。所作已辦。六通三明。大阿羅漢。所住深山石窟壁上書此偈言。生死不斷絕。貪欲嗜味故。養怨入丘塚。唐受諸辛苦。身臭如死屍。九孔流不淨。如廁蟲樂糞。愚貪身無異。憶想妄分別。則是五欲本。智者不分別。五欲則斷滅。邪念生貪著。貪著生煩惱。正念無貪著。餘煩惱亦盡。陀摩尸利比丘。經歷深山。見此偈已。讀誦思惟其義。未久之間。得五神通。

慈心功德之訓

般舟三昧經云。慈心比丘。終不中毒。終不中兵。火不能燒。入水不死。帝王不能得其便。

爲勿憂衣食之訓

佛藏經云：若有一心行道比丘，千億天神願共供養。但能一心行道，終亦不念衣食所須。如來白毫相中百千億分光明，其中一分供諸弟子。假使一切世間人皆出家，隨順法行，毫相百千億分不盡其一。

檢心待女人之訓

長阿含經第四卷云：阿難白佛言：佛滅度後，諸女人輩來受誨者，當如之何？佛告阿難：莫與相見。阿難又白：設相見者，當如之何？佛言：莫與共語。阿難又白：設與語者，當如之何？佛言：當自檢心。

八退八進之訓

長阿含經第九卷云：云何八退法？懈怠比丘，(一)乞食不得，便作是念：我於今日乞食不得，身體疲極，不能堪任坐禪經行，即便臥息。(二)得食既足，復作是念：我朝乞食，得食過足，身體沈重，不能堪任坐禪經行，即便臥息。(三)設或執事，便作是念：我今執事，身體疲極，不能堪任坐禪經行，即便臥息。(四)設欲執事，便作是念：明當執事，必有疲極，今日不得坐禪經行，即便臥息。(五)設少行來，便作是念：我朝行來，身體疲極，不能堪任坐禪經行，即便臥息。(六)設欲少行，便作是念：我明當行，必有疲極，今者不得坐禪經行，即便臥息。(七)設遇小患，便作是念：我得重病，困篤羸瘦，不能堪任坐禪經行，即便臥息。(八)所患已瘥，復作是念：我瘥未久，身體羸瘦，不能堪任坐禪經行，即便臥息。云何八精進？(一)乞食不得，即作是念：我身體輕便，少欲睡

眠宜可精進坐禪經行。(二)乞食得足便作是念我今食飽氣力充足宜勤精進。(三)設有執事便作是念我向執事廢我行道今宜精進。(四)設應執事便作是念明當執事廢我行道今宜精進。(五)設有行來便作是念我朝行來廢我行道今宜精進。(六)設欲行來便作是念我明當行廢我行道今宜精進。(七)設遇患時便作是念我得重病或能命終今宜精進。(八)患得小瘥復作是念我病初瘥或更增動廢我行道今宜精進。

不捨頭陀苦行之訓

增一阿含經第九卷云世尊告迦葉汝今年高朽弊可捨乞食乃至諸頭陀行亦可受諸長者請並受衣裳迦葉對曰我今不從如來教世尊告曰善哉善哉迦葉多所饒益度人無量所以然者此頭陀行在世者我法亦當久在於世是故諸比丘所學皆當如迦葉所習！

△十二頭陀行

- 一 阿蘭若 今居蘭若。華言寂靜。宜顧名思義。
- 二 常乞食 今安坐。檀越送食。宜知慚愧。
- 三 次第乞 今送食。須貧富等觀。
- 四 一食 今三時粥飯。宜知慚愧。
- 五 節量食 今獨飽。宜分與禽獸。
- 六 過中不飲漿 今晚食。宜知慚愧。夜分加倍精進。
- 七 糞掃衣 今好衣。宜知慚愧。
- 八 但三衣 今多衣。宜知慚愧。
- 九 塚間坐 今住好屋。宜知慚愧。

十 樹下坐 今住好屋。宜知慚愧。

十一 露地坐 今住好屋。宜知慚愧。

十二 但坐不臥 今開夜放睡。宜知慚愧。

不教弟子之訓

菩薩善戒經第四卷云。旃陀羅等。及以屠兒。雖行惡業。不能破壞如來正法。不必定墮三惡道中。爲師不能教呵。弟子則破佛法。必定當墮地獄之中。爲名譽故。聚畜徒衆。是名邪見。名魔弟子。

供養父母之訓

彌沙塞部五分律第二十卷云。畢陵伽婆蹉。父母貧窮。欲以衣供養而不敢。以是

白佛。佛告諸比丘。若人百年之中。右肩擔父。左肩擔母。極世珍奇。衣食供養。猶不能報須臾之恩。從今聽諸比丘。盡心盡壽。供養父母。若不供養。得重罪。

互相輕毀之訓

薩婆多毗尼毗婆沙第三卷云。學士比丘。輕毀坐禪佐事比丘。坐禪比丘。亦輕毀學問佐事比丘。佐事比丘。亦輕毀坐禪學問比丘。是故陀羅驃。以坐禪力。常現光明。兼知臥具。勸佐衆事。滅相輕毀勝負心故。

攝養徒衆之訓

毗尼母經第六卷云。養徒衆。一、法事攝。二、衣食攝。常應方便教授眷屬。莫令多求。攝令坐禪。誦經。修福。於此三業中。應教。復應觀徒衆樂多言否。樂多眠否。樂在家。

否？樂聚集調戲否？復應觀誰行如法？誰行不如法？若如法者，應加衣食，乃至法味。數數教授。若不如法者，應語令去。後時改悔者，還聽在衆。從無臘乃至九臘，是名下座。從十臘至十九臘，是名中座。從二十臘至四十九臘，是名上座。五十臘以上。國王長者出家人所重，是名耆舊長宿。

偷盜僧物之訓

法苑珠林第七十四卷云：方等經云：菩薩言：五逆十惡，我所能救；盜僧物者，我不能救。

多得利養之訓

法苑珠林第九十二卷云：雜寶藏經云：阿闍世王爲提婆達多日送五百釜飯，多

得利養。諸比丘白佛。佛言。莫羨提婆得利養。而說偈言。芭蕉生實枯。蘆葦亦復然！
駝驢懷妊死。騾驢亦復然！愚貪利養苦。智者所嗤笑。

五僧冥報之訓

洛陽伽藍記云。後魏崇真寺僧慧嶷。死七日活云。與五比丘。次第於閻羅王所閱過。(一)是寶明寺僧智聰。云生來苦行。坐禪爲業。得昇天堂。(二)是般若寺僧道品。云誦涅槃經。亦昇天堂。(三)是融覺寺僧曇最。云講華嚴涅槃。領衆千人。王言。講經衆僧。我慢貢高。心懷彼我。比丘之中。第一麤行。即言付司。青衣十人。送入黑門。(四)是禪林寺僧道弘。云教化四衆。檀越造一切經像。王言。沙門之體。必須攝心道場。志念禪誦。不預世事。教化求財。貪心即起。亦送黑門。(五)是靈覺寺寶真。云原作太守。捨家資造寺。休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王言。卿作太守。枉法取財。假作此寺。

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送黑門。慧疑以錯召放還。白胡太后。后遣黃門訪問五寺。並云有此五僧。死來七日。生死業行。如疑所論不差。

不修禪定之訓

無諍三昧云。勝定經云。茲復有人。不修禪定。身不證法。散心讀誦十二部經。乃至恆河沙劫。講說是經。不如一念思惟入定。但使發心願坐禪者。已勝十方一切論師。何況得禪定者。論師白佛言。我等多聞總持。講說無礙。十六大部。敬我如佛。世尊。何故不讚我等。獨讚禪定。佛告諸論師。汝等心亂。假使多聞。何所益也。汝欲與禪定角力。如盲眼人欲覩衆色。如無手足欲抱須彌。如折翅鳥欲飛虛空。如蚊子翅欲遮日月。如無舡舫欲渡大海。無有是處。汝等論師。亦復如是。復次。毗婆沙中說。若有比丘。不肯坐禪。身不證法。散心讀誦。講說文字。辨說爲能。不知。詐言知。不

能、詐言能。高心輕坐禪人。如是論師。死入地獄。吞熱鐵丸。出爲豬羊雞狗等身。

聲名無益之訓

摩訶止觀云。昔鄴洛禪師。道播河海。住則四方雲仰。去則千百成群。隱隱轟轟。亦有何益。臨終皆悔。修行至此。審自斟酌。智力強盛。須棄利益。如其不然。且當安忍。深修三昧。行成力著。爲化未晚。

念思二字之訓

一善見毗婆沙律第四卷云。念想者何。於觀處初置心。是名念。以心置觀處。中心徘徊觀處。是名思。譬如鐘聲。初大後微。初大聲者如念。後微者如思。如鳥翔。初動如念。後定如思。如蜂採花。初至如念。後選擇如思。

菩薩精進之訓

大寶積經云。彼二菩薩行精進時。於千歲中。未曾起念欲臥。未曾起念欲坐。未曾一返屈身蹲踞。未曾再食。未曾起念稱量飲食鹹淡甘苦辛酢美惡。每乞食時。未曾觀彼授食人面。爲丈夫耶。爲婦人耶。乃至童男童女。皆不瞻視。居止樹下。未曾仰面觀於樹相。所著衣服。未曾再易。未曾一念起於欲覺。恚覺。害覺。未曾起緣親里。若父若母。兄弟姊妹。及諸眷屬。未曾起念仰觀虛空日月星宿雲霞等色。未曾起念從陰影處至光景處。從炎熱處至清涼處。於嚴寒時。未曾起念覆厚煖衣而最溫適。未曾起念論說世間無益之語。是二菩薩行如是等堅固精進。

評曰。於千歲中未曾起念欲臥下。每事有於千歲中四字。此大菩薩事。非凡夫所及。特表而出之者。使人知菩薩千歲中無念。而我等一歲中、一月中、一日中、

乃至一時中尙不能行？寧不愧哉！更不勉力而行少分，亦難矣！

誠勉出家之訓

慈恩法師出家箴云：捨家出家何所以？稽首空王求出離。三師七證定初機，剃髮染衣發弘誓。去貪瞋除鄙吝，十二時中常謹慎。鍊磨眞性若虛空，自然戰退魔軍陣。勤學習尋師匠，說與同人堪倚仗。莫教心地亂如麻，百歲光陰等閒喪。踵前賢，效先聖，盡假聞思修得證。行住坐臥要精專，念念無差始相應。佛眞經十二部，縱橫指示菩提路。不習不聽不依行，問君何日心開悟？速須究似頭然，莫待明年與後年。一息不來即後世，誰人保得此身堅？不蠶衣，不田食，織女耕夫汗血力。爲成道業施將來，道業未成爭消得？哀哀父，哀哀母，嚙苦吐甘大辛苦。就溼回乾養育成，要襲門風繼先祖。一旦辭親求剃落，八十九十無依託。若不超凡越聖流，向此

因循全大錯。福田衣降龍鉢。受用一生求解脫。若因小利繫心懷。彼岸涅槃爭得達。善男子！汝須知！遭逢難得似今時。既遇出家披縷褐。猶如浮木值盲龜。大丈夫。須猛利。緊束身心莫容易。儻能行願力相扶。決定龍華親授記。

垂誠實修之訓

永明壽禪師垂誠云：學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洗滌根塵。下無量劫來業識種子。汝等但能消除情念。斷絕妄緣。對世間一切愛欲境界。心如木石相似。直饒未明道眼。自然成就淨身。若逢真正導師。切須勤心親近。假使參而未徹。學而未成。歷在耳根。永爲道種。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纔出頭來。一聞千悟。須信道真善知識。爲人中最大因緣。能化衆生。得見佛性。深嗟末世誑說一禪。只學虛頭全無實解。步步行有口。口談空。自不責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因果。便說飲酒食肉。

不礙菩提。行盜行姪。無妨般若。生遭王法。死陷阿鼻。受得地獄業消。又入畜生餓鬼。百劫萬劫。無有出期。除非一念回光。立即翻邪爲正。若不自懺自悔。自度自修。諸佛出來。也無救你處。若割心肝。如木石相似。便可食肉。若喫酒。如喫屎尿相似。便可飲酒。若見端正男女。如死屍相似。便可行姪。若見己財他財。如糞土相似。便可侵盜。饒你鍊得到此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證無量聖身。始可行世間逆順事。古聖施設。豈有他心。只爲末法僧尼。少持禁戒。恐賺他向善俗子。多退道心。所以廣行遮護。千經所說。萬論所陳。若不去姪。斷一切清淨種。若不去酒。斷一切智慧種。若不去盜。斷一切福德種。若不去肉。斷一切慈悲種。三世諸佛。同口敷宣。天下禪宗。一音演暢。如何後學。略不聽從。自毀正因。反行魔說。只爲宿熏業種。生遇邪師。善力易消。惡根難拔。豈不見古聖道。見一魔事。如萬箭攢心。聞一魔聲。如千錐筍耳。速須遠離。不可見聞。各自究心。慎莫容易。

一心念道之訓

◎趙州云：老僧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又云：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十年五載。已後佛也不奈你何。◎仰山偉禪師律身甚嚴。宴坐忘夜旦。居一室。謝絕交遊。有過偉者。虛已坐以延之。躬起炷香。叉手而立。南公聞之。以爲太絕物。對曰：道業未辦。歲月如流。大根器如雲門趙州。猶曰我二時粥飯是雜用心。又曰：我豈有工夫閒處用。偉何敢囿世情事清談乎。◎蔣山元禪師云：岑樓之木。本於毫末；滔天之水。始於濫觴；清淨心中。無故動念。危乎岌哉！◎正法念處經云：一切迷惑。由多言語。是故應當空閒曠野寂靜之處。獨無餘人。在一處坐。一心正念。壞煩惱魔。一切親舊知識兄弟。來去相見。語言皆離。◎佛本行集經云：若在少年。若在中年。或復老年。但須速求應所辦者。早令得辦。莫使淹遲。宜速疾作。◎根本薩婆多部云：假

令登定。暫得無憂。不能斷煩惱。若見諦理。煩惱斷除。◎盤山語錄。修行人。大忌說人長短是非。乃至一切世事非干己者。口不可說。心不可思。但口說心思。便是昧了自己。若專鍊心。常搜己過。那得工夫。管他家屋裏事。粉骨碎身。唯心莫動。收拾自心如一尊木雕聖像。坐在堂中。終日無人。亦如此。旛蓋簇擁。香花供養。亦如此。讚歎亦如此。謗毀亦如此。修行人。常常心上無事。時時刻刻。體究自己本命元辰端的處。◎古德云。真正辦道人。無翦爪之工。又云。暫時不在。猶如死人。◎中峰警策歌云。行也做。坐也做。尺寸光陰休放過。◎趙清獻公藥欄壞不修。人問之曰。安可以此事動吾一念乎？

雜記解惑之訓

經云。禪有極妙內樂。衆生捨之而求外。不得內心之離欲。而於色欲中求樂。◎諸

天有七寶自娛。後墮沸屎地獄。人中多聞。世智辨聰。後墮豬羊禽獸之類。無所別知。◎衆生無恩於菩薩。而菩薩常欲利益衆生。衆生奪菩薩命。割截身體。而菩薩以第一佛樂慧命與諸衆生。◎諸欲難可解。何以能釋之。觀身得實相。則不爲所轉。智論云。實相者。所謂畢竟空。



寒
茄
集

晉水瓔珞院沙門善臂集

寒 笱 集

又名滿益大師警訓略錄

晉水瓔珞院沙門善臂集

壬戌之歲、嘗依靈峯宗論、撫寫警訓一卷、顏曰寒笱集。辛未仲秋、又爲覈纂、題曰藕益大師警訓略錄。今復改集、并存二名。挈錄之意、唯以自惕、故於嘉言多有闕遺。後之賢者、幸爲增訂焉。於時後二十二年歲次癸酉四月、學南山律於禾山萬壽巖。

願文

◎稽首大慈悲、救護末劫者。我念末劫苦、破戒爲第一。我思救苦方、無越毗尼藏。毗尼若往世正法、永不滅。行成果斯尅、教不屬空言。或因持戒力、速成淨滿尊。或因

淨尸羅、嚴淨諸佛土。或因別解脫、作獨覺聲聞。或因善戒力、生禪及天道、亦作人中勝、福樂好名稱。如是差別果、皆由戒所得。近果說差別、究竟歸一乘。如是勝妙法、願爲我昭明。普度長夜中、無依無怙衆。略下

法語

◎略上應以猛切心治姑待心、常念時不待人、一蹉便成百蹉。以殷重心治輕忽心、一言有益於己、便應著眼銘心。以深廣心治將就心、期待誓同先哲、舉措莫類時流。三若缺一學道難矣。

◎流俗知見不可入道、我慢習氣不可求道、未會先會不可語道、宴安怠惰不可學道、顧是惜非不可謀道、自信己意不可問道、捨動求靜不可養道、棄教參禪不可得道、依文解義不可會道、欲速喜近不可悟道、隔小於大不可見道、執穢爲淨不

可知道、厭常喜新不可趨道、樂簡畏繁不可明道、將就苟且不可修道、得少爲足不可證道。

惟超群拔俗、謙己虛心、忍苦捍勞、親近知識、觸處體會、以教印心、廣大悠久、事理雙備、棲神淨域、履蹈典型、博通古今、特達勇銳、深心無極、誓窮法海源底。

以上二行之文、與前段對之、其義相反、可知

乃眞實男子出世丈夫。

◎夫比丘者、體預僧寶之尊、職紹佛法之種。須超群拔俗、迴脫流俗知見、方無愧厥名。儻故轍不改、則一舉一動罪案如山。一旦業風吹去、袈裟下失卻人身、苦中之苦。人間五十年、四王天一晝夜、有何實法可戀。若不急尋出要、寧唯一錯百錯、塵沙劫數未有了期。血性漢子能勿悚然在念乎。

◎有出格見地方有千古品格、有千古品格方有超方學問、有超方學問方有蓋世文章。今文章學問不從立品格始、品格不從開見地始、是之楚而北其轅也。嗚呼、習俗移人、賢智不免。狃一時耳目、忘曠劫因緣、非以理奪情、以性違習、安能洞開

見地、使文章事業一以貫之也哉。

◎習氣不除、無出生死分。然習氣熏染非一朝一夕之故、不痛加錘拶何由頓革。須猛念身世無常、幻緣虛假、人道難生、佛乘難遇。失此不求度脫、千生萬劫何期。便將是非人我體面界牆、身見慢幢、愛染情性、全體放下、不復躊躇。將如來出世要法徹底承當、愛樂受持、精勤趨向、自然福慧增長、日造深微。略下

◎略上今時釋子只圖作宗法律師。設無出頭一著、雖頓超佛地者亦不顧矣。本發心原非爲菩提大道、曠劫遠猷。故一受戒、兢兢鉢杖表相。一聽講、孜孜消文爲事。一參禪、念念機鋒是務。至應期禁足閉關等、皆百年活計、人世公案。本分事千萬重矣。彼於微妙佛道、僅從經本上依稀聞解、未嘗親知。灼見終屬半信半疑。於眼前活計、未嘗諦觀三世空苦無常。終覺放他不下。雖學成語陵駕佛祖、實一時高興。或初生牛犢不畏虎、或童豎戲劇自稱天王、未嘗以佛祖自期也。間有發勝志者、

不能到底。唯爲菩提一事。或被名利改節。雖云漸變初心。仍是因中夾帶。不可不
愼思而痛勵也。

◎上略儻名關未破、利鎖未開。藉言弘法利生。止是眼前活計。一點偷心、萬劫纏繞。縱
透盡千七百公案、講盡三乘十二分教、興崇梵刹、如給孤獨園、廣收徒衆、如無相
好佛。無明業識不斷、俱爲自誑自欺。略下

◎悲智相應、名菩提心。發此心已、方得無作戒。又須二六時常自省察、念念相應、即
念念成佛。稍不合、便於菩薩戒得失意罪。在愼思而力行之。有三障、能敗戒德、使
信心退沒。一瞋恚、橫於自他而生惱害。二我慢、於諸僧寶而生輕忽。三懈怠、於諸
妙法不肯學習。三法有一、牽入惡道、忘失信心。

◎上略若的確求出生死、證菩提。先將近時禪講流弊、盡情識破。自己從來杜撰主義、
盡情放捨。軟煖習氣、盡情打掃。乾淨夢幻身命、盡情拌得拋得。種種惡逆境界、盡

情。看。作。真。實。受。益。之。處。名。利。聲。色。飲。食。衣。服。讚。譽。供。養。種。種。順。情。境。界。盡。情。看。作。毒。藥。毒。箭。略中又身見重者、宜苦行消之。貪愛強者、宜苦境鍊之。人我山高者、逆緣挫之。體面心重者、忍辱治之。略下

◎討究佛法、第一要務。諸佛所師、所謂法也。況弟子乎。雖勝義法性、貴在親證。儻非黃卷赤牘作標月指、示真實修行出要、何由得證勝義。試觀外道亦出家求出生死、不知正法、求昇反墜。故不留心教典、饒勇猛精進、定成魔外。脅尊八十出家、晝觀三藏、夜習禪思、乃有濟。有謬云、年少力強宜習教典、年衰力弱只堪念佛。豈年少不必念佛、年老不可習教。將謂如來教法、僅同學子業、博名利於半生者乎。一歷耳根永爲道種、大士所以捨全身求半偈也。今佛法流布、賴迦葉阿難二祖徹底悲心。人皆視作等閒。殊不知恒沙世界、無量劫中、妙法名字、不可得而聞也。示閱藏四則。 (一)須體如來說法本意、要人超生脫死、非爲口耳活計。句句消歸自

心如說修行方不受說食數寶之誚。(二)學問之道貴下學上達所以如來施教必有次第。今人空腹高心但圖圓頓之名無力飲河詎能吞海必先閱律藏稔知佛世芳規深鍊爲僧要務。次閱四阿含了正因緣境爲圓妙三觀之本。次留心台教深知如來說法所以然之妙及四悉檀巧被之致。然後將此法界匙鑰徧開不思議經論之鎖勢如破竹矣。(三)閱律首四分次僧祇次十誦次根本次五分次及善見毗尼母等諸家傳受不同各有源委線索須細尋之無執一非餘亦無猶豫兩楹在得意善用。大意如問辯所明。散見於毘尼事義集要全部中莫謂此小乘法不足久久留心當捨之別參上乘。是末世癡人邪慢惡見牽人墮惡道深坑不可信也。(四)大小經律論雖字字明珠言言見諦然各就習氣所重對治所宜或隨時弊不同救拯有異不妨摘出要語期自利利他如雪山無非藥採者期於對病寶山無非寶取之先擇摩尼只此成錄足驗手眼。

◎萬法本融、由迷情執而成礙。如一指能蔽山岳、認漚必遺大海。不惟埋沒己靈、亦冤屈六塵境界。詎思六塵非能惑人人自妄惑、根根幻馳。識識紛動、仔細推求、塵既不居其咎、根亦豈職其愆。識寧獨當其罪。三科分析、既無真主、縱令共合、那有實法。而於此虛妄法中、著我著人、分取分捨。猶如捏目、亂華發生、更欲分別華相妍醜大小、不益惑乎。惟將身心世界全體放下、作一超方特達之觀。譬如爲天下者、不顧家。則智眼昭明、一切境界無非真實受用處矣。

◎夫幻境侵奪、不惟順流俗而俱化也、即厭流俗而切思遠離亦名侵奪。以一切境界全是無明變現、無明變現之性全即法性、由不達故橫生欣厭。趨無上菩提者、不得隨順幻境、亦不得厭離幻境。但了幻境即法性、悲長夜之在迷、以悲迷故起無作二誓、欲拔性德之苦、以了性故起無作二誓、欲與性德之樂。發此心已、則一切不如法境界觸目警心、無非助發菩薩資糧。起信論云、菩薩見法欲滅護正法。

故發菩提心。有見衆生苦而發菩提心。正謂此也。

◎奮發之心。人皆有之。不能不藉於外緣。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不能不汨於惡習。嗚呼。善友罕逢。惡緣偏盛。非咬釘嚼鐵。刻骨鏤心。何以自拔哉。世法惟恐不濃。出世法惟恐不淡。略中欲深入淡字法門。須將無始虛妄濃厚習氣盡情放下。放至無可放處。淡性自得現前。淡性既現。三界津津有味。境界如嚼蠟矣。僧夢虎驚寤喜曰。匪夢幾被虎食。既悔曰。知是夢。何不做一人情。噫。可醒三界之戀幻質。不知淡性者矣。

◎世事虛幻。人命無常。當擴其眼界。勁其神慮。苦其身。毋墮宴安鴟毒坑。策其志。毋循將就。苟且塗轍。汰奢窒欲。積行存誠。惜福延壽。以期於大成。爾誠靜坐默思。只此現前一念見聞之性。本非內外方隅。亦非有無情量。云何被此虛妄形質所局。虛妄形質。生必有滅。千般保愛。不能令其不朽。而所作幻業。如影隨形。從劫至劫。

不肯相離。豪傑之士、先須覷空身形、非我、不過假借四大所成。心亦無相、不過因於情塵、妄見生滅、便頓捨情塵、專心辦道、兼律兼教、助顯心源。但得悟心、萬法何有。萬法俱息、萬法俱備矣。

◎出世丈夫、以佛祖自期、以四弘爲券、以六度萬行爲家常茶飯、以自利利他爲的。發一言、不足自利利他、勿言也。舉一步、作一念、不足自利利他、勿舉也。勿念也。事苟益身心、裨法化、必勉爲之、雖劬勞困苦、勿恤也。否、雖有浮名幻利、弗屑也。略下人能痛念生死事大、覷破一切世情、若順若逆、總虛妄不實、過眼便是空花。獨一念持戒禮懺、篤信三寶之心、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而又專求己過、不責人非、步趨先聖先賢、不隨時流上下。庶幾信心日固、智慧日開、而生死可永脫耳。

◎聽法須觀心、書寫須解義。然解義正不必強加穿鑿、亦不徒循章摘句。但至誠讀誦、展卷如對活佛、收卷如在目前。千遍萬遍、淪骨浹髓、寤寐不忘。緣因既深、一十

二千七百無不一串穿卻也。得此消息，便知吾言不誣。

◎世人談及生死，鮮不悚慮。往往不能真爲生死者，眼前活計放不下耳。然所以放不下者，祇不曾徹見生死之苦。以從來爲俗爲僧，皆向順境中捱過，故畏三界心自然發得，不真切。儻以遠大慧眼，曠觀無始輪迴，痛念此生果從何來，死後當至何趣，前際茫茫，後際墨墨，饒鐵石心腸，必爲驚怖。然後依正教，開圓解，起圓行，敢保十人有五雙到家。最懼因地不真，道眼昏暗，或爲世味所牽，或爲邪師僞法所誤，袈裟下失卻人身。此予所以俯仰時流，而寤寐永歎也。

◎具參方志，尤須具參方眼。具參方眼，還須不忘參方志。參方志者，不爲虛名、圖體面、博一知半見。發無上大菩提心，徧學一切法門，無厭無足。參方眼者，末世師匠邪正難分。今自卓立，不論宗教，但與出生死相應，名利不相應，大菩提相應，眼前活計不相應者，則爲正。反比，則爲邪。正則依，邪則捨。具眼不忘參方志者，本

求無上菩提。雖邪正分明、不妄生憎愛。善吾師、不善吾資。但隨緣觸境、增長道心。智眼而已。此本分中最要緊事。其餘叢林粥飯習氣、萬萬不宜沾染、亦不必厭惡也。

◎超生脫死法門、不可以聰明湊泊、不可以意氣承當、不可以情見夾雜、不可以麤疎領會。先須專求己過、無責人非、見賢思齊、見惡內省、法法消歸自心、時時警策自心。將定盤星認得清楚明白、然後看經可坐禪可營福可。如眼目未明、存心未篤、則看經必墮口耳活計、坐禪必墮暗證深坑、營福必成魔家伴侶。縱福慧雙修、教觀並進、而我心未忘、能所日熾、其爲修羅眷屬無疑。所宜慎思而密察也。

◎履三寶地、具出世儀、皆多劫善種。況聞正法乎。寧國一老者、種福五十餘年、求來世作燒火僧、不可得。而聽輕白鵠轉身爲戒環禪師、聞法功德超勝如此。人生幾何、少壯忽老、老忽烏有、且盛年夭橫者無數。一息才斷、孤魂無侶、生平惡業無不

隨身何不趁早放下幻夢塵勞、勤修戒定智慧。息心達本源、乃號爲沙門。不然、堂堂僧相、多劫勤修而得之一旦藐視而失之、能無憬哉。

◎略上每見人冗中偷閒、吟詩習字、作種種清課。豈不能偷閒玩大乘、息心學定慧耶。彼於詩字得少幻味、未嘗於大乘定慧得眞法味也。然縱不得味、亦爲無上菩提而作種子。且幼時詩字亦向不得味中來、安知佛法漸熏習不於現身得受用耶。嗟嗟人之精神用之詩字、吾見右軍李杜不出生死用之佛法、吾見散亂豔喜愚癡特迦大事已辦。

◎發心應學二事。一智慧、二慈悲方便。欲學智慧莫若讀誦大乘方等經典、深解義趣、隨文入觀。不墮嚼木之譏、不招數寶之誚。又數近明師良友討究決擇、不可師心自是。欲學慈悲方便須深信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定當作佛見僧俗造惡者勿生輕慢、須憐憫愛念種種善巧而迴護接引之。儻恃己修、見不修行便生

忽慢。自持戒、慢破戒者。自讀誦大乘、慢無聞者。自解義、慢愚魯者。自觀心、慢口說者。人我山高、勝負情重。畢生勤苦、止成修羅法界。去菩薩道遠矣。

◎三界之中、無非牢獄。暫時快樂、終歸無常。衆生燕雀處堂、罕思出離。惟逆境當前、庶幾生遠離之心。故佛稱八苦爲八師。非虛語也。略下

◎佛法之衰也。名利熏心、簞鼓爲事。求一眞操實履者、殆不可得。有能持戒精進、讀誦大乘、不馳世務、縱道眼未開、亦三世諸佛所歎許也。況了必藉緣、非持戒讀誦、何處得有道眼。今講家多忽律行、禪門并廢教典。門庭愈高、邪見益甚。略下

◎學不難有才、難有志。不難有志、難有品。不難有品、難有眼。惟具超方眼目、不被時流籠罩者、堪立千古品格。品立則志成、志成才得其所用矣。末世競逐枝葉、罕達本源。誰知朝華易落、松柏難彫。才志之士、奈何甘捨大從小哉。莫大於現前一念、誠能直下觀察、知其無性。則決不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身心

二妄既消、不眞何待。然後以此眞解、歷一切法。俾盡淨虛融、無塵影垢習可得。還淳復素、道風豎窮橫徧矣。但一念未瞥、使百年活計、縈懷眼下。虛名惑志、吾恐天眞日漓、負美才好志不淺也。

◎極聰明人、反被聰明誤、所以不能念佛求生西方。而愚人女子、反肯心厭袈裟苦、深求出離。當知彼是眞愚癡、此乃大智慧。好惡易分、莫自昧也。略中吾勸汝咬釘嚼鐵、信得西方及。切切發願、持戒修福以資助之。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此千古定案、汝不須疑。略下

◎佛知佛見無他、衆生現前一念心性而已。現前一念心性、本不在內外中間、非三世所攝、非四句可得。只不肯諦審諦觀、妄認六塵緣影爲自心相、便成衆生知見。若仔細觀此衆生知見、仍不在內外中間諸處、不屬三世、不墮四句、則衆生知見當體元即佛知佛見矣。儻不能直下信入、亦不必別起疑情、更不必錯下承當。只

深。心。持。戒。念。佛。果。持。得。清。淨。念。得。觀。切。自。然。驀。地。信。去。所。謂。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也。略中偈曰。衆生知見佛知見。如水結冰冰還泮。戒力春風佛日暉。黃河坼聲震兩岸。切莫癡狂向外求。悟徹依然擔板漢。

◎尅除習氣、莫若三業行慈。三業行慈、則無十過。十過既除、十善斯在、而五乘之本立矣。然後以實相印之、法法皆歸佛道。古有行之、常不輕菩薩是也。初隨喜品便淨六根、何俟誦說方名深觀。果能以慈修業、自能善入佛慧。不然學問愈多、我慢愈熾、習氣愈長、去道愈遠。惟益多聞增長我見、可懼也。

◎學道不難伶俐、難於慎重。發心不難勇銳、難於堅久。涉世不難矯俗、難於自持。作事不難敏達、難於深忍。研義不難領解、難於精確。略下

◎世情淡一分、佛法自有一分得力。娑婆活計輕一分、生西方便有一分穩當。此事祇問心、不必問知識也。知識亦勸淡世情、輕活計、專修出要耳。天平一頭低、一頭

必昂。雖巧識強捻、不得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漢武秦皇、不能扭作一句。況下者乎。

◎世出世事、莫不成於慈忍、敗於忿躁。故君子以慈育德、以忍養情。德育、天地萬物。皆歸我。春風和氣之中、情養乖戾妖孽、皆消於光天化日之下。然後以之自成、則爲淨滿自尊。以之成物、則爲慈力悲仰。儻一念瞋起、百萬障生。小不能忍、大謀斯亂。況今刀兵劫濁、不過積患所招。世局土崩、皆無遠慮所致。士生斯世、宜何如努力以障狂瀾也。

◎學道與學好不同。學好祇得世間虛名、學道貴得出世實益。學好只顧眼前局面、學道須明塵劫遠猷。塵劫遠猷不離眼前、而戀卻眼前頓昧塵劫。惟達士直觀眼前一刹那性、非生滅、無去來了、不可得、安有身世自他。可拘可戀。然後觀同體積迷、與無緣弘誓。苟不足自利利他者、舉世趨之弗屑爲。果能自利利他、世共非之。

弗敢怨。是謂學道、亦真學好者矣。

◎學道之人。骨宜剛、氣宜柔。志宜大、膽宜小。心宜虛、言宜實。慧宜增、福宜惜。慮宜遠、思宜近。事上宜虔、接下宜謙。處同輩宜退讓。得意勿恣意奢侈、失意勿抑鬱失措。作福莫如惜福、悔過莫如寡過。應念身世苦空、切莫隨流逐隊。衣取蔽形、莫貪齊整。食取克餒、莫嗜美味。嘗省此世前生作何功行、可坐享檀施。十二時恆簡點身口意業。善多耶、惡多耶、無記多耶。堪消四事耶、不堪耶。如此慚愧覺悟修省、自然習氣漸消、智光漸露。祖意佛意、顯於一念清淨心中矣。

◎上略。嗟嗟不與菩提大心相應。云代佛揚化、吾不信也。不與爲生死心相應。云大菩提心尤不信也。勝負情見不忘、僅成阿修羅法界。名利眷屬意念不忘、僅成三塗魔羅種子。隨其所見所聞而起法執、不能捨棄名言習氣、不達如來說法旨趣、不知種種四悉因緣、僅成凡好戲論窠窟。學問益多、害心益甚。學人益盛、正法益衰。

吾所以每一念及、未嘗不夢寐痛哭者也。

◎學道貴有品格、有識量、而文字記問不與焉。有品格無識量、不足曠超千古、猶無品格也。有識量無品格、不足砥柱中流、猶無識量也。品格識量既具、則不被眼前活計所局、時流習氣所遷、縱鈍若般陀、而拂塵除垢四字義熟、便堪證沙門果、發無礙辯。況本解文義者哉。嗚呼、法門之衰、至今日不忍言矣。剝必復、否必泰。若要梅花香撲鼻、還他徹骨一番寒。豪傑之士、宜何如動心忍性、以無負己靈也。

◎法門之衰、已非一日、而致衰之故、由因地不真。今人發心參學、罔不以扶持法門爲志。及察其所謂扶持者、不過曰、開叢林、建梵刹、攢指五千一萬、災梨殺青、無虛日。嗣子皆才華名世、美丰神、座下戒子、鉢杖圍繞數十匝、難度徒衆、環里市而處、如錯星。乃至紫綬金魚、乘高車肥馬、往來山林間、絡繹不絕而已。故下手時、便從世諦流布中著眼、便向門庭施設處安排、而佛祖眞命脈、遂爲此等人埋沒殆盡。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諒哉。略下

◎壽者福之本也。福者慧之基也。念念思警策者、慧之萌、而福與壽之源也。故曰、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常想死時則道念自生。夫病死正現前時、有何我相可恃、五欲可貪。有何名可戀、古董之可攜去。不恃我相、我見伏矣。不貪五欲、煩惱降矣。不戀虛名、體面可放下矣。知古董之不可攜去、則不越分以求之、縱先有者亦可捨之以作福矣。苟能離我我所見執煩惱、則視縑素靈蠢無一非未來佛。既所見無非未來佛、則凡可以供養恭敬未來佛者、無弗爲也。凡可以損惱忤觸未來佛、無弗止也。如此而福不增、壽不永、某舌當墮落。儻不能一切時念未來佛、則不能一切時積集福慧。福慧不積、雖僥倖活至百年、亦終與草木同腐而已。

◎略上勿貪世間文字詩詞而礙正法。勿逐慳貪嫉妒我慢鄙覆習氣而自毀傷。略上內不見有我、則我無能。外不見有人、則人無過。一味癡呆深自慚愧、劣智慢心痛自

改。革。略。下

答問

問西乾列祖、三學精通。此間地僻時遙、人罕聞見。唯唐宋來數輩宗匠、蹤跡彰著。然當其水邊林下、則以三條篾、一把鋤、爲清淨自活。逮其匡徒領衆、則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爲真實芳規。至於揚化接人、則以一棒一喝、爲拈提向上。俱與律學不相應。好心出家之流、由行腳入山、至登座披衣、所做倣者、無非此等。今還許從上諸祖是真比丘否？若非、何紹祖位？若是、何不遵律？又今紹祖位者例輕律學、從上諸祖亦輕視否？又今紹祖位者不遵戒而爲人授戒、從上諸祖亦爲人授戒否？

答祖有三類。一者嚴淨毘尼、弘範三界。如遠公、智者、左谿、永嘉、荆溪、大梅、永明、高峯、中峯、楚石等是也。古今如此知識、亦甚衆多。所應景仰倣倣。二者丁茲末世、勢不獲已、遵佛遺命、捨微細戒。住靜則刀耕火種、領衆則墾土開田。然非時食等諸

戒仍自遵行、故晚用藥石不用粥飯、德山托鉢亦因視影。而此等知識、便不肯爲人授戒。所以唐宋以來、有禪講律寺。初出家多學律、律有得則以律名家。無得則習講參禪、但捨微細戒、不捨重戒及性戒也。復有逕投禪教者、此即乘急戒緩、然亦護根本五戒、斷無毀重之理。而決不敢自稱比丘、輕視律學。但愧未能以爲慚德。至出世接人、或重登戒品、性遮皆淨、如六祖等或單提向上、獨接一機、如壽昌等人問壽昌、佛制比丘不得掘地損傷草木、今何耕種芸穫。答云、我輩祇悟佛心、堪傳祖意、指示當機、令識心性耳。正法格之、僅稱剃髮居士、何敢當比丘名。問、設有如法比丘、師何以視之。答、當敬如佛、待以師禮、非不爲也。實未能也。又紫柏大師生平一粥一飯無雜食、脅不著席四十餘年、猶以未能持微細戒、終不敢爲人授沙彌及比丘法。必不得已、則授五戒法耳。嗟乎、從上諸祖敬視律學如此、豈敢輕之。若輕律者、定屬邪見、非宗匠也。略下

普說

◎上略吾今爲諸昆仲徹底說破。若眞爲生死持戒、持戒亦必悟道。眞爲生死聽經、聽

經亦必悟道。眞爲生死參禪、參禪亦必悟道。眞爲生死營福、營福亦必悟道。專修一法亦悟道、互相助成亦悟道。以因地眞正故也。若想做律師、受戒、想做法師、聽經、想做宗師、參禪、想有權勢、營福、則受戒聽經參禪營福、必皆墮三惡趣。故智者大師云、爲利名發菩提心、是三塗因。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錯認定盤星、醍醐成毒藥。今受戒聽經參禪營福之士、口中亦說眞爲生死、心中未知生死大苦。火燒眉毛、且圖眼下。殊不知無始劫來、頭出頭沒、枉受多少辛酸。即今幸得人身、幸成僧相、亦經過多少艱苦。然猶未肯猛省發心、此與燕雀處堂何異。且如今夜臘月三十、古人以喻大命盡時、何等迫切。今人且歡呼茶飲、曾不思百歲光陰、尙存幾許。豈不痛哉。略下

◎上略諸仁者、出生死事、大不容易。某二十四歲出家、眞爲生死大事、眞不著一毫意

見真、不用一點氣魄、真不爲一些名利。只因藏身不密、爲一二道友所逼、功用未純、流布太早。遂致三十年來、大爲虛名所誤。直至於今、髮白面皺、生死大事、尙未了當、言之可羞、思之可痛。所以平生誓不敢稱證、稱祖犯大妄語。誓不敢攝受徒衆、登壇傳戒。邇來并誓不應叢林請開大法席。蓋誠不肯自欺自誤故也。今玄邃吳居士、普爲縑素、特請開示超生脫死法門。某自實未曾超生脫死、如何可開示人。然既同在生死海中、幸於出生死法、頗知真正路頭、故不妨與諸仁者平實商量。最初一步、果欲超生脫死、第一不得意見卜度、第二不得氣魄承當、第三不得雜名利心。適閩之南、適燕之北、路頭一錯、愈趨愈遠。此實言、言血淚、字字痛心。祇恐愁人莫向無愁說、說與無愁總不知耳。諸仁者、還知愁麼。佛言、得人身者、如爪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一口氣不來、便向驢胎馬腹、胡鑽亂撞、動經千生百劫、得出頭來、知是幾時。況末世邪師說法、如恆河沙、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故

永明大師云、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有禪無淨土十人九錯路。我憨翁大師又云、今時若有禪無淨、奚止十人九錯、敢保十一箇錯在此。皆深慈大悲真語實語。伏願諸仁者、莫墮狂野覆轍、直須痛念無常、信願念佛求生淨土。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珍重。

偶錄

◎略上或曰、古人取乘急戒緩何居。答曰、緩之云、非無也。且豪傑之士、與其急乘緩戒、墮惡道而方昇。何如乘戒俱急、常近佛而無退。又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急戒即急乘之階梯。若藉經教爲名利本、托話頭爲優免牌。戒不唯緩而且廢、乘雖名急而實緩。甚非古人料揀之心也。

◎予居徑山、始受一食法有禪者曰、定共戒道共戒是務、茲在所緩矣。予不屑答也。

嗚呼。龍侗瞞肝、病痛斯世。解文識義、能復幾人。若在所緩、應云定奪戒道。奪戒共之一字云何通。

◎因地不真、果招紆曲、何謂也。方受戒、志爲律師矣。方聽經、志爲法師矣。方參禪、志爲宗師矣。不爲律師、法師、宗師、無所用其受戒。聽教參禪也。猶應院不爲覲施、無用經懺。俗儒不爲作宦、無用舉業。娼優隸卒不爲利、無用眩色俳演、承迎趨走也。雖然、以世法圖利、事雖卑無大過也。讀書規富貴、得罪宣尼矣。佛法博虛名、玷污正教矣。

◎予寓龍居。有老僧看寶積經云、若先看此經、和尚做不成。予曰、若不看此經、和尚做不成。謂不成和尚法故。謂無所取於爲和尚故。噫、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一花拈於三藏、旣說之後、達磨來自佛法盛行之時。龍畫就一點睛、則飛去也。今龍影尙無睛、何處點。

◎予遊歷諸山、備覽人情物態、顛倒最多、猝難悉舉。且如飲食衣服塵勞也、惟恐不勤、持誦禮拜勝業也、惟恐不惰。三聚淨戒出世正因也、深厭煩瑣百年活計生死根本也、常虞缺略爲佛法慢幢高起求貨利體面頓忘乃至同一語也、謂出某經論則棄如怨敵、謂出謀語錄則愛如珍寶。世緣中事與道無妨、律檢教門有違、向上嘻、吾不知其所趣矣。

◎利關不破、得失驚之。名關不破、毀譽動之。旣爲得失毀譽所轉、猶以禪道佛法嗚乎。

◎不見己短、愚也。見而護、愚之愚也。不見人長、惡也。見而掩、惡之惡也。

◎或問予、汝何願。願生西方。更何願。願入地獄。曰、是何心哉。曰、西方則上事諸佛。地獄則下度衆生。佛從彌陀始、願王勝故。生從地獄始、悲心切故。

◎語云、真人前說不得假。今也假人前說不得真。悲夫。

◎古人自牧愈卑、品愈高。今人自視愈高、品愈卑。古人自處愈小、道愈大。今人自視愈大、道愈小。古人自考愈歉、德愈完。今人自恃愈完、德愈歉。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小人以己之過爲人之過、每怨天而尤人。君子以人之過爲己之過、每反躬而責己。夫不謂人過、謂己過、有四觀焉。(一)眼見惡色耳聞惡聲等、皆自業所感、非關他事故。(二)惡境紛紛皆唯識所現、虛幻不實故。(三)衆生煩惱無量、應度應斷、己分事故。(四)衆生修惡即是性惡、衆生性惡即己性惡故。法性本常住、云何分正像。正像之分、全在人耳。嗚呼。時丁末季、去聖時遙。爲利者、十之九。爲名者、十之一。爲己生死發二乘心者、百千中一。爲大地衆生發無上心者、萬萬中一。此止就禪和料簡耳。應院及俗人又不必言矣。佛法將安恃耶。

◎法門有七壞相、六興相。何謂七壞相。一懼命夭。知命孤。以家貧故、令出家。二避難

無聊激氣求安樂故自出家。三求清高故自出家。四以好名故受戒。五好名故聽經。六藏拙故參禪。七好名故參禪。七種雖高低不等、優劣判然、同爲因地、不真、壞法門一也。何謂六興相。一爲生死故出家。二爲大菩提故出家。三爲修行基本故受戒。四爲修行門路故聽經。五爲了生死故參禪。六爲得種智故參禪。六種雖大小不等、偏圓有殊、同爲因地、真正、能興正法一也。噫、凡吾同類、尙自考之、儻因地真、幸善自保持、俾終正而不入於邪。或因地未真、則痛自改悔、速反真而無溺於僞。庶幾自救、亦救法門耳。

書

◎五夏以前、專精戒律。專精者、豈徒著衣持鉢而已。律中第一要務、在常一其心、念無錯亂。謂依四念處行道也。四念處慧、佛法總關。無念處慧、著袈裟如木頭幡、禮

拜如碓上下六度萬行皆同外道苦行無與真修。若依念處行道則持戒功德現能獲四沙門果乃至圓十地尅獲無難。第二要務在洞明二百五十戒開遮持犯之致。否則二六時既掛比丘名當結無量罪。言之駭聞思之喪膽。略下

◎圓教從名字初心便用佛知佛見修行。豪傑丈夫具一切無明煩惱偏向冰凌劍鋒上行。非冰凌劍鋒不能鑄。無明煩惱成菩提般若故也。天降大任必先苦勞拂亂令動心忍性。頑鐵不鍊不成鋼。美玉不治不精瑩。松柏不歷歲寒不挺秀。弧臣孽子不厲熏不達。豈有粥飯習氣煖軟形態可坐進此道者。夫小小境緣便成事障。因平日無分毫契心恰意處耳。果達妙理則現前極惡逆事第一玄妙爲第一明師良友。若捨此等境界何法可修。可悟。可頓。耶。兄平日學問大率向語言文字上著眼。不向義理上體會。躬行處較勘轉得此關捩子方是大乘淨土因也。

◎豪傑立身決以破我法二執爲準的。我執不破定不能作千古至人。法執不破定

不能弘如來正法。才魄橫一世者。須開千古眼界。成千古學識。方不負己靈。否則。僅同春草之榮。終非松柏之幹。

◎法門不衰於無外護。衰於無內守。主持法門。先盤星立正。然後隨時隨力興隆幻事。皆屬普賢行門。稍涉世間名利心。佛法止成世法。深可悲也。

◎已下二書皆囑寄徹因比丘者

吾望公甚高。勿自卑。甚遠。勿自近。甚廣。勿自狹。甚大。勿自小。甚尊。勿

自褻。甚重。勿自輕。甚穩。勿自浮。甚密。勿自疎。甚微。勿自陋。甚妙。勿自麤。聖賢自欺。謂之高。無數塵劫。謂之遠。徧周利海。謂之廣。超權越小。謂之大。不染名利。謂之尊。不輕去就。謂之重。始終一致。謂之穩。精察力行。謂之密。窮理盡性。謂之微。開佛知見。謂之妙。嗚呼。律門衰敗。大法並危。不具前之十德。鮮克砥其頽波。勉之哉。第一須依念處行道。隨文入觀。觸事會心。心觀爲主。看教爲助。第二須專求己過。勿責人非。第三須作出生死學問。莫作趨時學問。第四須和光同塵。幸勿矜異。欲

看教典、且完玄籤。次十不二門詳解、次律藏五百卷并大乘律五十卷、次止觀輔行、次阿含經等諸小乘經、然後及餘經論。或急於修證、唯律藏不可不閱。餘皆隨意。萬勿妄想出頭。惟眞操實履了當生死。不得爲人改法名。剃度師與受戒教授傳法師、皆有父子之誼。改法名是蔑剃度師也。傷理背情、無道之甚。古來知識不聞有法派之說、奈何末世以此爲親。吾聞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在後坐。不聞先取名者爲師兄、後取名者爲師弟。旣以法派爲重、必以戒法爲輕。叔伯弟姪儼然與俗無異。可羞可恥。所宜痛戒。不得曲媚權貴。須如達大師家風。若不能寧死不出頭。不得多收徒衆。多畜沙彌。多受依止。教訓不周。必有壞法之咎。切忌餽送白衣等事。切忌無恥喪心。到人家念經拜懺。漸成應赴。即檀越到山門作福。須示以佛法尊重。莫如近時叢林套子。亡比丘物。依律分與現前僧。切不可學估唱陋習。其餘諸事。不能枚舉。總以律爲指歸。則無過矣。不聽吾言。非吾弟也。

◎眞實比丘。寥寥無幾。不知何日。五比丘如法同住。一展吾外護初心。興言至此。肝腸寸裂。所有不絕如線一脈。僅寄足下。萬萬珍重。愛護養德。充學以克荷之。勿爲最後斷佛種人。使我抱憾千秋。至囑至囑。遠隔三千里。未審作何用心。苟不能念。念與妙觀相應。則失聞熏琢磨之益多矣。

◎上略病是吾輩良藥。消盡塵寰妄想。覷破此身虛幻。深明苦空無常無我觀門。皆賴有病境耳。願寬心耐意。安忍無厭。作隨緣消舊業。想轉重。令輕受。想代衆生受苦。想正不以不如人爲愧也。

◎身病易治。心病難遣。古云。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慈雲大師亦云。行人各有無始惡習。速求捨離。當自觀察。何習偏重。訶棄調停。取令平復。勿使行法唐喪其功。夫惡習豈惟殺盜淫妄而已。二六時中。四威儀內。苟可動人念頭者。最能折福損壽也。

◎顛沛患難是煅煉佛祖英靈漢一大爐。能受煅煉便如松柏歷歲寒而逾堅。不受則如夏草春花甫遇風霜頽靡無似矣。夫松柏花草稟質不同不可強也。現前一念靈明心性豈有定質。只貴當念自立。將身心世界一眼覷破。平日晏安粥飯習氣一力放下。便向刀山劍樹遊戲。出沒有何艱險。縱身心世界情見放不下。而身心世界未嘗不是空華。縱晏安粥飯習氣除不得。而業運臨頭何處保得晏安。粥飯如意。千經萬論皆磨礪習氣之具。習氣不除。學問何益。不能親明師良友。受惡辣鉗錘。徒覓幾部好佛法。靜靜閑坐。燒香啜茗。而披閱之。此措大學問。尚不可爲世間聖賢。況佛祖哉。佛祖可如此悠悠而得善財。常啼真千古極拙人矣。何爲華嚴般若之榜樣也。

◎上略大丈夫出家。不拌二。三生埋頭徹底。輒希十年二十年後。弘教揚宗。修天爵。以邀人爵。終必亡而已矣。

論

非時食戒十大益論

客問杜多子曰。吾聞殺盜婬妄名爲性罪、飲酒昏迷失智慧種、食衆生肉斷大慈悲。是以如來制戒、七衆同遵。固無惑焉。至於常食養身、有何過咎。而非時食戒、如此嚴耶。願聞其旨。杜多子曰。吾正欲申齋法之要、以軌行人。時哉問也。夫齋法、是十方三世諸佛弟子通行大道、出生死法之要津也。愚夫逐逐口腹、甘爲飲食之人、旣畏此律檢、豈辨其利益。今原如來立制本意、盡善盡美、何能殫述、略而舉之大益有十。(一)斷生死緣。經云、一切衆生皆因婬欲而正性命。又云、三界衆生皆依飲食而得存活、所謂段食、觸食、思食、識食。由此觀之、婬欲固生死正因、飲食乃生死第一增上緣也、均爲五欲所攝。特資此毒身、借之修道、不能全斷。然設得時食、尙作曠野食子肉想、何容恣意於非時耶。(二)表中。

道義台宗云。午前進食。表方便道。猶似有法可得。過中不食。表除中道外。更無所需。此之理觀。全托事境。儼羶戒。尚不自持。非同俗人夜猶飲食放縱之不及。即同外道日啖一麻一麥之太過。行不適中。妙理何由契會。(三)調身少病。脾主信。數數食最能傷脾。故玄門以戒晚食爲養生善術。豈名忍餓。(四)道業尊崇。趙州云。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二時已雜。況三四耶。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今恪守齋法。專精辦道。道業自隆。(五)堅固戒品。晚食助火助氣。增長嬌心。今寂爾清淨。戒體堅牢。(六)堪能修定。斷其雜食亂想。身心輕利。取定不難。(七)出生智慧。晚餐助昏蓋。今清淨惺寂。不障觀慧。又於四種食。如法作厭離想。即能斷三界惑。(八)離鬼畜業。畜生午後食。鬼夜食。不持齋法。鬼畜無異。牽入其類。持此齋法。遠離二趣生緣。(九)不惱檀信。謂長乞食者。設午後更復持鉢。則終日但見沙門往還。必令施主生惱。今午後惟晏坐修道。能令僧俗皆安。(十)不擾行人。今時叢林晚餐。廚人惟事炊爨。終身

碌碌不異傭工。齋法若明，則無此煩擾，共修道業。是以諸佛出世，必立此制。乃至在家居士，猶令於月六齋日，受八關齋法，以種永出因緣。況沙彌比丘，可無慚無愧，非時受食耶？設有病苦因緣，佛自立非時漿七日藥以濟之，斷無以晚食爲藥石之理也。願高明者，深信而力行之。

緣起

退戒緣起并囑語 某生於萬歷己亥二十四歲壬戌爲天啓二年，痛念生死

事大，父未葬，母不養，決志出家。時紫柏尊者已寂園中，雲棲老人亦遷安養。憨山大師遠遊曹溪，力不能往。其餘知識非予所好，乃作務雲棲，坐禪雙徑，訪友天台。念念趨向宗乘，教律咸在所緩。後因幾番逼拶，每至工夫將得力時，必被障緣侵擾。因思佛滅度後，以戒爲師。然竟不知受戒事何爲如法，何爲不如法。但以雲棲

有學戒科。遂從天台躡冰雪、來趨五雲、苦到懇古德法師爲阿闍梨、向蓮池和尚像前頂受四分戒本。此二十五歲癸亥臘月初八也。甲子臘月二十一、重到雲棲、受苦薩戒。乙丑春、就古吳、閱律藏四旬餘、錄出事義要略一本。此後仍一心參究宗乘矣。戊辰春、雪航檝公留住龍居、再閱律藏一徧、始成集要四本。己巳春、送惺谷壽公至博山薙髮、無異禪師見而喜之、即欲付梓、予曰未可也。是冬、同歸一籌師結制龍居、更閱律一徧、訂成。庚午正月初一、然臂香、刺舌血、致書惺谷。三月、盡惺谷同如是昉公、從金陵回、至龍居、請季賢師爲和尚、新伊法主爲羯磨闍梨、覺源法主爲教授闍梨、受比丘戒。予三閱律、始知受戒如法不如法事。彼學戒法固必無此理、但見聞諸律堂亦並無一處如法者。是夏、爲二三友盡力講究。不意或尋枝逐葉、不知綱要。或東扯西拽、絕不留心。或頗欲留心、身嬰重恙、聽不及半。其餘緣衆、無足責者。予大失所望。解夏後、結壇持大悲咒。惺谷以此書呈金臺法

主隨付梓人。次年予入壇持大悲咒十萬、加被之。然已發念退休。越二年癸酉、安居作八閻供佛像前、然香十炷、一夏持咒加被。自恣日、更然頂香六炷、拈得菩薩沙彌鬘。深自慶快。願永作外護、奉事如法比丘。孰意末運決難挽回、正法決難久住。予又病苦日增、死將不久。追思出家初志分毫未酬、數年苦心亦付唐喪。撫躬自責、哀哉痛心。恐混迹故鄉、虛生浪死。故決志行遁、畢此殘生。以手書集要全帙、謹付徹因海比丘。比丘名果海。爲新伊法主指示令來學者。仍涕泣而囑曰：嗚呼！佛法下衰、斯時爲盛。毗尼一脈不絕如絲、教道禪宗尤爲混亂。予數年苦心、未能砥狂瀾於萬一。僅成此書、并問辯音義各二卷。一文一字罔敢師心、一義一法咸符聖教。蓋不惟律部精髓、亦禪教綱維。由斯戶可升堂入室、執斯鏡可照膽辨邪。惜公根性稍鈍、僅知開遮持犯條目、未達三學一貫源委。且福相未純、智慧力薄、缺於辯才、短於學問。豈能即弘傳斯道。但念公之從予遊者五夏、有三事足取焉。幾番惡辣鉗錘、難堪

難忍、絕無退心、縱未頓改舊觀、番番略有進益。有人如法受具、未肯細心行持、惟公聽集要後、輕重諸戒、悉思躬行。予癸酉甲戌匍匐苦患、公獨盡心竭力相濟於顛沛中、毫無二心。充此三善之致、何必不可荷擔正法。但須解行雙修、戒乘俱急。虛其心、實其志、擴其眼界、牢其脚跟。盡在我修持、任外緣自集。萬勿輕舉妄動、貽羞法門。儻煩惱未伏、慧眼未開、辯才未具、學問未充、縱有福運、須力卻之。況作意邀求耶。苦身形堅願力、依念處而精進行道、以律藏爲法身父母。臨深履薄、守茲一脈。儻遇英哲、當殷重付囑之。無其人、寧供塔廟尊像中、愼莫授非人也。天定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予運無數苦思、發無數弘願、用無數心力、不能使五比丘如法同住。此天定也。然此思此願此心此力、豈遂唐捐。公若善繼吾志、敬守之以俟。後賢庶幾亦可稱人定乎。始終不忘吾囑、千里同風。否則塵劫永隔矣。勉哉。

序

重治毗尼事義集要自序 予生於萬曆己亥五月初三日亥時。至壬戌五月

七日薙髮出家。是爲二十四歲。次臘。受具戒於雲棲和尚像前。又次年。受菩薩戒於和尚塔前。二十七歲春。閱律一徧。錄出事義要略。僅百餘紙。次夏。第二閱律。錄

成四冊。次冬。第三閱律。成六冊。計十八卷。三十二歲夏。爲壽昉

惺谷壽師
昉師雪航

如是細講一遍。添初後二集。共八冊。次年。金臺法主梓於臯亭之佛日寺。是冬。在

靈峯。僅講七卷。次夏。方續完。聽者十餘人。惟徹因比丘能力行之。次夏。在金庭西

小湖寺。徹講一徧。聽者九人。能留心者惟徹。因自觀及緣幻大德耳。次冬。在吳門

幻住菴。又講一過。聽者五六人。惟自觀僧聚二比丘能力行之。三十八歲入九華。

四十歲入閩。四十四歲至茗城。從此十三年。無有問者。徹因自觀僧聚三人。又

皆物故毗尼之學真不啻滯貨矣。五十一歲冬、從金陵歸臥靈峯。次夏、乃有發心學律者十餘人、迫予重講。因念向所輯、雖諸長並採、猶未一一折衷。又問辯音義二書、至今未梓、不若會入集要而重治之。兼削一二繁蕪、以歸簡切。庶鈍根者、亦不致望洋也。

題跋

◎刻十二頭陀經跋 頭陀以抖擻塵勞爲義、具十二法。迦葉尊者終身奉行。世

尊謂正法住世、全賴此人。迨茲末運、妄以鬚髮當之。尙不知比丘戒爲何事、矧頭陀法耶。予雖根劣、僅持一二。然一番展讀、輒一番愧感。例諸賢達、想亦當爾。重錄梓行、伏願見聞隨喜者、發增上心、少多奉持。庶重興正法、不日可望耳。

◎十大礙行跋 十大礙行出寶王三昧念佛直指

佛祖聖賢、未有不以逆境爲大爐鞴者。佛四聖諦、

苦諦居初。又稱八苦爲八師。苟稍存喜順惡逆之情、終與夏草同腐而已、安能如松柏之亭亭霜雪間哉。美玉不琢不成器、頑金不煅不致精、鐘不擊不鳴、刀不磨不利。豈有天生彌勒、自然釋迦、欲爲聖賢佛祖、必受惡罵如飲甘露、遇橫逆如獲至寶。方名素患難行乎患難、方可於穢土植淨土、因方如蓮出淤泥、超登不退。儻無事則駕言念佛求生淨土、一遇不如意輒悔愠咨嗟。吾恐三昧不成、生西未保。須於此十大礙行一一自驗、果於病時難時乃至被抑時、唯增念佛、心明苦空、觀不尤不怨。庶蓮萼日滋、稱三昧寶王矣。

傳

誦帚師往生傳

師諱宏思、一字如是。晉江溜灣人。族姓陳。髫年入郡之開元

寺、禮湛然精舍肖滿全公爲師。薙髮後、喜詩文、不理錢穀。氣節昂然、緇素咸敬。憚

之年二十七、忽發出世心。盟月臺心默師及惺谷何居士爲生死交。朝夕參究大事、忘形破格、風雨寒暑弗替也。時溫陵佛法久荒、聞熏乏種。師獨與惺谷、鼓舞數人、謁博山無異禪師。受具戒、苦參無字、脅不著席者三年。異師愍其勤、恐致病、說調琴喻勸之。稍稍晏息、終不解衣。師志遠大、縱有省悟、不自足、亦不輕舉似人。同輩視師若木訥、師固是非了了、洞如秦鏡矣。離博山、游浙直、習教觀於幽谿。鑒末世暗證之失、遵永明角虎之訓、遂神棲安養、期以萬善同歸。迨惺谷薤草、師以受惺谷教益最深、欲推爲先臘。且博山受戒不如法、遂捨前所授、禮季賢師爲和尚、覺源新伊二法師爲阿闍梨、次惺谷進比丘戒。兼進菩薩大戒。結夏、聽予律要。次年、惺谷師西逝。師以全公年邁、歸侍。創八關社、接引居士。從此溫陵緇素始知有如來正戒。師自視猷然、惟明師良友是念。越五載、復逃江外、踏冰雪、尋予九子峯頂。未幾、全公變、厥孫泣挽回泉、乃訂予續至紫雲作掩關計。逮予踐約、未及一載。

師遂示疾。召予助其念佛。命侍者除髮浴身。浴畢端坐。舉手而逝。正念分明。神清氣定。越二時。頂顙尚煖。托質蓮蕊無疑也。師生平自奉甚約。破衫補履。數十年如一日。予嘗笑謂之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師棄敝屣。猶天下也。師愀然曰。某非故作慳態。愧薄德。不堪消受檀信耳。甘淡薄。忍疲勞。精勤禪誦。夜寐夙興。雖劇病臨危。亦不懈廢。誠有古人風。至於親信師友。受惡辣鉗錘。如飲甘露。於古人中。亦不多得。假以數年。近可匹休異巖。遠可追踪斷崖。惜乎生年僅五十。戒臘甫十夏。自度固已有餘。利他功未及半。痛哉。與士夫往復。必隨其病渴。飲以苦口。師侍者錄成帙。予戲題爲老婆禪。更有偈頌詩詠數十首。未示疾前一月。忽焚之。嘗取律中一偈。銘諸座右。偈曰。名譽及利。養愚人所愛。樂能損害善法。如劍斬人頭。

此偈出根本說一切有部律

師未嘗不與鄉紳賢達交。而心固覷破如此也。猶憶其詠菊絕句云。籬菊數莖。隨上下。無心整理。任他黃。後先不與時花競。自吐霜中一段香。此可窺

其概矣。師自謂神根稍鈍、晚稱誦帚道人。志在掩關專修淨業、又號藏六比丘。其道昉一諱、則異師所命也。按紫雲開士傳、已得八十人。今當續稱第八十一云。

祭文

祭顓愚大師爪髮衣鉢塔文

嗚呼。人不難相愛、難於相知。翁真知我者哉。世

縱有一二愛且知者、而志操相攜。某雖不敢擬翁泰山之德、幸三事略無違焉。尚質撲、拙虛文、不肯苟合。時宜註經論、讚戒律、不肯懸羊頭而賣狗脂。甘淡薄、受枯寂、不肯受叢席桎梏而掣其羈縻。嗚呼。以法門耆宿如翁、而旭過蒙知愛、又志操相合如此、其能已於懷也。翁所證深淺、非某能擬。而生平最傾心處、請略紀之。當今知識、罕不以名相牽、利相餌、聲勢權位相依倚。如翁古道自愛者、有幾。當今知識、罕不以掠虛伎倆、籠罩淺識、令生驚詫。如翁平實穩當者、有幾。當今知識、罕不

侈服飾、據華堂、恣情適意。如翁破衫、草履、茅茨、土階者、有幾。當今知識、罕不精選侍從、前列後隨。如翁躬自作役、不圖安享者、有幾。當今知識、罕不同流合污、自謂善權方便、慈悲順俗。如翁不肯苟殉諸方、甘受擔板之誚者、有幾。故凡聞翁之風者、頑夫廉而不濫、懦夫立而不傾。伯夷之隘、所以爲聖之清也。豈似枉尋直尺、詭遇一朝者、身雖存、名已先淪也哉。某每悲如來正法、一壞於道、聽塗說入耳出口之夫、再壞於色厲內荏、羊質虎皮之徒。其父報讎、其子必且行劫。尤而效之、何所不逞。翁之爪髮衣鉢、幸存、則翁之道風未滅。必有聞而興起者、庶共砥狂瀾於末葉乎。

銘

◎德林座右銘
以冰霜之操自勵、則品日清高。以穹窿之量容人、則德日廣大。

以切磋之誼取友、則學問日精。以慎重之行利生、則道風日遠。故曰：忠以行己、恕以及物。又曰：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淨社銘 持戒爲本。淨土爲歸。觀心爲要。善友爲依。

◎四無量心銘

一慈二悲三喜四捨

(一)視人之善、猶己之善。視己之善、猶人之善。念念同觀、互

古無間。法界偕遊、四德城、方滿最初宏誓願。(二)視人之惡、猶己之惡。視己之惡、

猶人之惡。猛省力除、無令愧怍。法界衆生、三毒除、彼我同歸無上覺。(三)視人之

樂、猶己之樂。視己之樂、猶人之樂。所欲與共、嫉妒永卻。法界同欣法喜充、不向偏

空尋略約。(四)善惡性具、善惡性空。何喜何怒、如空御風。默持機感、妙應無窮。大

圓鏡智照不疲、豈似權乘作意通。

◎妙嚴室銘 忘羶斯妙、不飾斯嚴。慎爾幽獨、自牧以謙。干將匪利、口斧誠銛。君

子自返、慧日普瞻。

詩偈

◎丙寅季夏先慈捐世賦四念處以寫哀

一觀身不淨二觀受是苦
三觀心無常四觀法無我

(一) 恩愛迷情、四大緣生、妄有身。膿血交相潤、臭穢常無盡。饒你會莊矜、畫囊盛糞。一旦神離、不復堪親近。切莫把未爛骷髏、認作真。(二) 妄想驅馳、吸攬前塵作所依。業感原無意、苦樂隨因異。苦果實堪悲、酸辛難比。世樂雖榮、享盡愁還至。切莫把五欲塵勞、枉自迷。(三) 迷卻真常、緣氣紛紜集一腔。離彼前塵相、分別成何狀。饒你會思量、終歸罔象。過未無踪、現在原長往。切莫把流注心機、作主張。(四) 藏性周圓、循業隨心法法全。和合因緣外、戲論須排遣。外道枉糾纏、盲無慧眼。妙有真空、覓我同陽燄。切莫把十界依他、作本然。

◎庚寅自恣二偈

有序

臥北天目、萬慮灰冷。有同志數人、以毘尼相叩。夫毘尼久

爲腐貨、仍過而問焉、不啻冷灰豆爆矣。安居竟、重拈自恣芳規、悲欣交集、慨然有
作。秉志慵隨俗、期心企昔賢。擬將凡地覺、直補涅槃天。半世孤燈歎、多生緩
戒愆。幸逢鍼芥合、感泣淚如泉。正法衰如許、誰將一線傳。不明念處慧、徒誦
木叉篇。十子哀先逝、諸英喜復聯。四弘久有誓、莫替馬鳴肩。

附

錄



百丈大智禪師叢林要則二十條

叢林以無事爲興盛。修行以念佛爲穩當。精進以持戒爲第一。
疾病以減食爲湯藥。煩惱以忍辱爲菩提。是非以不辯爲解脫。
留衆以老誠爲真情。執事以盡心爲有功。語言以減少爲直截。
長幼以慈和爲進德。學問以勤習爲入門。因果以明白爲無過。
老死以無常爲警策。佛事以精嚴爲切實。待客以至誠爲供養。
山門以耆舊爲莊嚴。凡事以預立爲不勞。處衆以謙恭爲有禮。
遇險以不亂爲定力。濟物以慈悲爲根本。

蕩益大師靈峰宗論法語節要

學道，一要眞爲生死，二要具足剛骨，三要開發見識。無眞實爲生死心，饒你
有志氣力量，只作世間豪傑，斷不能爲出世聖賢。無眞實剛骨，饒你要出生死，決
被情欲牽，熟境迷，利名移奪，魔患埋沒去。無眞正見識，饒你怖生死，勇猛直前，必
被邪師惡友引誘，輕安少得縈惑，或墮光影門頭，或坐知見窠臼，乃至或以味禪
爲功德，或以空寂爲家鄉，極勝亦流入二乘權曲境界，無由直趨菩提。

重說偈曰：

佛性衆生性，	一性無二性，	迷之沉六道，	悟之爲三乘，	迷雖無量惑，
厥病唯有三，	一者戀世間，	不知世間苦。	二者雖知苦，	苟且自因循。
三者雖勇猛，	得少便爲足。	以此三病故，	長夜在生死，	或復出生死，
亦墮權小乘。	我依諸佛語，	爲設三妙藥，	一者怖生死，	對治根本病，
念念如救頭，	莫復存餘想。	二者奮剛勇，	降伏愛見魔，	五欲不能牽，

八風不能動。三者開正見，遠離諸邪曲，根選擇圓通，現生成正覺。此三或自具，或復藉餘緣，唯有明師友。名爲真實救，策發生死心，鍛鍊純剛骨，開示真實乘，令行稱性修。修性不相離，斯名正覺印。迷性言修習，修墮有爲功，廢修談法性，自然外道同，是故佛與祖，垂訓咸雙顯，雖或性奪修，而非不修習，雖或不言性，而性在修中，性非修不顯，修非性不立。但以生死心，勇猛不退心，廣大弘遠心，親師習正法，必能親悟入，知我言不誣。

蓮池大師七筆勾

(一) 父母

恩重山丘，五鼎三牲未足酬。親得離塵垢，子道方成就。嚟出世大因由，凡情怎剖？

孝子賢孫，好向真空究，因此把五色金章一筆勾。

(二) 夫妻

鳳侶鸞儔，恩愛牽纏何日休？活鬼喬相守，緣盡還分手。㗎！爲你兩綢繆，披枷帶杻。覷破冤家，各自尋門走，因此把魚水夫妻一筆勾。

(三) 兒孫

身似瘡疣，莫爲兒孫作遠憂。憶昔燕山寶，今日還存否？㗎！畢竟有時休，總歸無後。誰識當人，萬古常如舊，因此把桂子蘭孫一筆勾。

(四) 名利

獨占鰲頭，謾說男兒得意秋。金印懸如斗，聲勢非常久。㗎！多少枉馳求，童顏皓首。夢覺黃梁，一笑無何有，因此把富貴功名一筆勾。

(五) 家園

富比王侯，你道歡時我道愁。求者多生受，得者憂傾覆。啖淡飯勝珍饈，衲衣如繡。天地吾廬，大廈何須構，因此把家舍田園一筆勾。

(六) 學問

學海長流，文陣光芒射斗牛。百藝叢中走，斗酒詩千首。啖錦繡滿胸頭，何須誇口。生死跟前，半時難相救，因此把蓋世文章一筆勾。

(七) 娛情

夏賞春遊，歌舞場中樂事稠。煙雨迷花柳，棋酒娛親友。啖眼底逞風流，苦歸身後。可惜光陰，懨懨空回首，因此把風月情懷一筆勾。

蓮池大師警僧銘

(一) 東銘

一瓦一椽，一粥一飯。檀信脂膏，行人血汗。
爾戒不持，爾事不辦。可懼可憂，可嗟可嘆。

(二)西銘

一時一日，一月一年。流光易度，幻形匪堅。
凡心未盡，聖果未圓。可驚可怖，可悲可憐。

憨山大師費閑歌

講道容易體道難，雜念不除總是閑，世事塵勞常罣礙，深山靜坐也徒然。
出家容易守規難，信願全無總是閑，淨戒不持空費力，縱然落髮也徒然。
修行容易遇師難，不遇明師總是閑，自作聰明空費力，盲修瞎鍊也徒然。
染塵容易出塵難，不斷塵勞總是閑，情性攀緣空費力，不成道果也徒然。

聽聞容易實心難，侮慢師尊總是閑，自大貢高空費力，聰明蓋世也徒然。
學道容易悟道難，不下工夫總是閑，能信不行空費力，空空論說也徒然。
閉關容易守關難，不肯修行總是閑，身在關中心在外，千年不出也徒然。
念佛容易信心難，心口不一總是閑，口念彌陀心散亂，喉嚨喊破也徒然。
拜佛容易敬心難，意不虔誠總是閑，五體虛懸空費力，骷髏磕破也徒然。
誦經容易解經難，口誦不解總是閑，能解不依空費力，日誦萬卷也徒然。

妙叶大師寶王三昧論十大礙行節錄

一、念身不求無病，身無病則貪欲易生。二、處世不求無難，世無難則驕奢必起。
三、究心不求無障，心無障則所學躓等。四、立行不求無魔，無魔則誓願不堅。
五、謀事不求易成，事易成則志存輕慢。六、交情不求益吾，交益吾則虧損道義。

七、於人不求順適，人順則心必自矜。

八、施德不求望，報望報則意有所圖。

九、見利不求沾分，利沾分則癡心亦動。十、被抑不求申明，抑申明則怨恨滋生。是故聖人設化，以病苦爲良藥，以患難爲逍遙，以遮障爲解脫，以群魔爲法侶，以留難爲成就，以敝交爲資糧，以逆人爲園林，以布德爲棄屣，以疎去爲富貴，以屈抑爲行門。如是居礙反通，求通反礙，是以如來，於障礙中，得菩提道。至若鴛鴦摩羅之輩，提婆達多之徒，皆來作逆。而我佛悉與記莧，化令成佛。豈非彼逆乃吾之順也。彼壞乃我之成也。而今時世俗，學道之人，若不先居於礙，則障礙至時，不能排遣。使法王大寶，由茲而失。可不惜哉！可不惜哉！

祖師訓誨出家三十要則

出家要眞參禪，參透未生以前。一日凡驅脫落，靈光普蔭人天。

出家要勤念佛，念念要生彼國。念到不念而念，彌陀不從他得。
出家要虔禮佛，消盡平生罪業。趙州二王供養，便是這箇法則。
出家要持戒行，戒是佛祖正令。受戒不守毘尼，徒勞喪身失命。
出家要常念經，惟誠報答四恩。信口念出因字，自成大藏全文。
出家要去聽教，不然開口亂道。胸中半字不留，佛祖開顏頷笑。
出家要敬師長，隨力隨時供養。百孝不如一順，不可回頭倔強。
出家要學老誠，第一不可誇能。猖狂硬氣粗疎，神人一見生瞋。
出家要教徒弟，不可隨他遊戲。諄諄教養成，人好作佛門大器。
出家要除懶惰，凡事向前去做。你若避懶偷安，人神那得衛護。
出家要學定力，直把私心盡絕。單單提箇話頭，自然萬緣俱息。
出家要近善人，死心蹋地相親。學些好樣在肚，自然脫俗離塵。

出家要離惡友，一惡般般出醜。王法不怕惡人，惡人披枷帶杻。
出家要輕財物，不可千方百計。一口氣若不來，一文拏他不去。
出家要甘淡泊，自古三常不足。莫嫌淡飯黃齏，古人纓絡炊粥。
出家要斷煩惱，一了千百俱了。終朝煩惱煩惱，驢年那得悟道。
出家要明因果，粒粒施主辛苦。吃了若不修行，做牛做馬還補。
出家要和大衆，慎勿互相爭鬭。聚頭說是說非，空把光陰來送。
出家要吃些虧，又要帶三分獸。心似寒灰枯木，是非從何處來。
出家要常知足，莫管衣衫淡泊。若想他人財物，不顧自己福薄。
出家要顧常住，一針一草勿棄。隨心恣意侵損，伽藍與你算計。
出家要趁少年，諸般要去向前。當此膂力強健，耕轉祖業田園。
出家要起得早，遲了修行不了。明朝又有明朝，明朝壽命難保。

出家要口謹默，不可多嘴饒舌。若然惹是招非，地獄少你不得。
出家要立主意，務使頓明心地。妄爲顛倒攀緣，阿鼻誰人可替。
出家要忍人辱，忍辱天下和睦。此章佛祖真傳，忍辱少罪多福。
出家要遠俗家，俗家人事如麻。杜絕塵緣煩擾，自然別有生涯。
出家要斷妄心，妄心好事難成。若依妄心行事，必有禍患臨身。
出家要達道理，切切只盡自己。謙和每讓三分，相見人人歡喜。
出家要信佛法，三藏一口吞卻。方知源遠流長，可接佛祖一脈。

中峯國師訓誨文

既到出家地位，聽我諄諄訓誨。前生修得爲僧，今生豈能容易。
第一要發道心，晨昏切莫貪睡。誦經報答四恩，禮拜自求福慧。
每日作務勤勞，真心兼管常住。早晚自己工夫，心靜事業好記。
莫道終夜不眠，須要更深早起。時常日久揩磨，漸漸明通心地。
粗衣淡飯隨緣，莫學奢華富貴。無錢莫去強求，有錢不可輕費。
親俗莫去攀緣，朋友莫交財利。無事莫過他門，飲食莫擇粗細。
出去幹事竟歸，切莫兜三惹四。知命守道存心，端端安分一處。
饒你走盡天邊，那有皮寬大樹？但要慈善溫柔，莫學猖狂硬氣。
好人可以相親，惡人切須迴避。客來動問公私，待茶陪坐啓對。

寫字學體學真，誦經要熟要背。學得藏在胸中，切莫未會先會。
經行叉手當胸，趺坐脊梁挺起。尋常習慣自然，不必裝威作勢。
既然動靜如斯，又要心口相應。口不道其非言，心不懷其惡意。
般般老實至誠，自然使人尊貴。苦行受得在前，日後必然次第。
若享安樂在前，後來恐防不濟。要做賢達好人，依我這般行去。
要做世諦下流，如自隨心任意。我先二三十年，不曾依得此偈。
硬強不聽好言，常常被人說背。錯過事業千般，至今方得理會。
若能依得此偈，定到龍華三會。

為山大圓禪師警策文

夫業繫受身，未免形累。稟父母之遺體，假衆緣而共成。雖乃四大扶持，常相違背。

無常老病。不與人期。朝存夕亡。刹那異世。譬如春霜曉露。倏忽即無。岸樹井藤。豈能長久。念念迅速。一刹那間。轉息即是來生。何乃晏然空過。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棄離。不能安國治邦。家業頓捐繼嗣。緬離鄉黨。剃髮稟師。內勤剋念之功。外宏不諍之德。迴脫塵世。冀期出離。何乃纔登戒品。便言我是比丘。檀越所須。喫用常住。不解忖思來處。謂言法爾合供。喫了聚頭喧喧。但說人間雜話。然則一期趁樂。不知樂是苦因。曩劫徇塵。未嘗反省。時光淹沒。歲月蹉跎。受用殷繁。施利濃厚。動經年載。不擬棄離。積聚滋多。保持幻質。導師有敕。戒勸比丘。進道嚴身。三常不足。人多於此。耽味不休。日往月來。颯然白首。後學未聞旨趣。應須博問先知。將謂出家。貴求衣食。佛先制律。啓創發蒙。軌則威儀。淨如冰雪。止持作犯。束斂初心。微細條章。革諸猥弊。毗尼法席。曾未叨陪。了義上乘。豈能甄別。可惜一生空過。後悔難追。教理未嘗措懷。玄道無因契悟。及至年高臘長。空腹高心。不肯親附良朋。唯

知倨傲。未諳法律。戢斂全無。或大語高聲。出言無度。不敬上中下座。婆羅門聚會。無殊。碗鉢作聲。食畢先起。去就乖角。僧體全無。起坐恣儲。（匆促）動他心念。不存些些軌則。小小威儀。將何束斂後昆。新學無因倣倣。纔相覺察。便言我是山僧。未聞佛教行持。一向情存麤糙。如斯之見。蓋爲初心慵惰。饕餮因循。荏苒人間。遂成疎野。不覺躑躅老朽。觸事面牆。後學諮詢。無言接引。縱有談說。不涉典章。或被輕言。便責後生無禮。瞋心忿起。言語駭人。一朝臥疾在牀。衆苦縈纒逼迫。曉夕思忖。心裡惘惶。前路茫茫。未知何往。從茲始知悔過。臨渴掘井。奚爲。自恨早不預修。年晚多諸過咎。臨行揮霍。怕怖惴惶。穀穿雀飛。識心隨業。如人負債。強者先牽。心緒多端。重處偏墜。無常殺鬼。念念不停。命不可延。時不可待。人天三有。應未免之。如是受身。非論劫數。感傷歎訝。哀哉切心。豈可緘言。遞相警策。所恨同生像季。去聖時遙。佛法生疎。人多懈怠。略伸管見。以曉後來。若不蠲矜。誠難論道。夫出家者。

發足超方。心形異俗。紹隆聖種。震懾魔軍。用報四恩。拔濟三有。若不如此。濫廁僧倫。言行荒疎。虛霑信施。昔年行處。寸步不移。恍惚一生。將何憑恃。況乃堂堂僧相。容貌可觀。皆是宿植善根。感斯異報。便擬端然拱手。不貴寸陰。事業不勤。功果無因。克就。豈可一生空過。抑亦來業無裨。辭親決志披緇。意欲等超何所。曉夕思忖。豈可遷延過時。心期佛法棟樑。用作後來龜鏡。常以如此。或能少分相應。出言須涉於典章。談說乃傍於稽古。形儀挺特。意氣高閒。遠行要假良朋。數數清於耳目。住止必須擇伴。時時聞於未聞。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親附善者。如霧露中行。雖不溼衣。時時有潤。狎習惡者。長惡知見。曉夕造惡。即日交報。歿後沈淪。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忠言逆耳。豈不銘心者哉。便能澡心育德。晦跡韜名。蘊素精神。喧囂止絕。若欲參禪學道。頓超方便之門。心契玄津。研幾精要。決擇深奧。啓悟真源。博問先知。親近善友。此宗難得其妙。切須仔細用心。可中頓悟正因。便是出塵。

階漸。此則破三界二十五有。內外諸法。盡知不實。從心變起。悉是假名。不用將心湊泊。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任他法性周流。莫斷莫續。聞聲見色。蓋是尋常。遮邊那邊。應用不闕。如斯行止。實不枉披法服。亦乃酬報四恩。拔濟三有。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往來三界之賓。出沒爲他作則。此之一學。最妙最玄。但辦肯心。必不相賺。若有中流之士。未能頓超。且於教法留心。溫尋貝葉。精搜義理。傳唱敷揚。接引後來。報佛恩德。時光亦不虛棄。必須以此扶持。住止威儀。便是僧中法器。豈不見倚松之葛。上聳千尋。附託勝因。方能廣益。懇修齋戒。莫謾虧踰。世世生生。殊妙因果。不可等閒過日。兀兀度時。可惜光陰。不求升進。徒消十方信施。亦乃孤負四恩。積累轉深。心塵易壅。觸途成滯。人所輕欺。古云。彼旣丈夫。我亦爾。不應自輕而退屈。若不如此。徒在緇門。荏苒一生。殊無所益。伏望興決烈之志。開特達之懷。舉措看他上流。莫擅隨於庸鄙。今生便須決斷。想料不由別人。息意忘緣。不與

諸塵作對。心空境寂。只爲久滯不通。熟覽斯文。時時警策。強作主宰。莫徇人情。業果所牽。誠難逃避。聲和響順。形直影端。因果歷然。豈無憂懼。故經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故知三界刑罰。縈絆殺人。努力勤修。莫空過日。深知過患。方乃相勸行持。願百劫千生。處處同爲法侶。乃爲銘曰。

幻身夢宅。空中物色。前際無窮。後際寧剋。出此沒彼。升沈疲極。未免三輪。何時休息。貪戀世間。陰緣成質。從生至老。一無所得。根本無明。因茲被惑。光陰可惜。剎那不測。今生空過。來世窒塞。從迷至迷。皆因六賊。六道往還。三界匍匐。早訪明師。親近高德。決擇身心。去其荆棘。世自浮虛。衆緣豈逼。研窮法理。以悟爲則。心境俱捐。莫記莫憶。六根怡然。行住寂默。一心不生。萬法俱息。

*凡爲僧者宜寫置坐隅朝夕玩省初出家人即令熟讀毋爲遺忘

翠巖禪師警僧銘

凡一披緇。便非庸類。豈可泛常。僅同俗輩。立志立心。宜勇宜銳。
處衆處獨。宜韜宜晦。若啞若聾。如癡如醉。埋光埋名。養智養慧。
隨動隨靜。忘外忘內。離聖離凡。拔群拔萃。一粥一飯。信施信餽。
飽享飽飡。須慚須愧。勿效庸僧。成群逐隊。說李說張。雜癡雜穢。
爭是爭非。誇能誇會。本性本真。盡盲盡昧。凡戒凡律。或犯或背。
虛朝虛暮。喪用喪歲。可悲可憐。必泥必墜。常警常醒。滅殃滅罪。

千巖長禪師示眾

參禪爲第一。持戒爲第二。禮誦爲第三。作福爲第四。旣作出家兒。

須行四種事。不可縱汝心！不可恣汝意！不可懶汝身！不可昏汝智！
諦觀苦與樂。痛念生與死。莫憂衣與食。莫貪名與利。時中惺惺著。
胸中蕩蕩地。行坐合清規。動靜依先制。常近善知識。常遠惡朋輩。
若能信我言。成佛極容易。若不信我言。出家徒勞耳！是百姓光頭，
是修羅聚會，是地獄抽芽，是畜生群隊，快脫袈裟來，快出山門去，
且自做俗人。莫與我同住。

慈受禪師訓童行

世諦紛紛沒了期。空門得入是便宜。直須日夜常精進。莫教勞勞空過時。
燒香禮拜莫匆匆。目覩心存對聖容。懺悔多生塵垢罪。願存法水洗心胸。
心猿易縱安教縱。意馬難調亦要調。到老情塵掃不盡。出家四事恐難消。

也要學書也念經。出家心地要分明。他年圓頂方袍日。事事臨時總現成。
一等出家爲弟子。事師如事在堂親。添香換水須勤謹。自有龍天鑑照人。
衣衫鞋襪須齊整。掛搭巾單不可無。身四威儀常具足。莫隨愚輩學麤疎。
廊下逢僧須問訊。門前遇客要相呼。出家體態宜謙讓。莫學愚人禮數無。
出家不斷葷和酒。枉在伽藍地上行。到老心田如未淨。菩提種子亦難生。
莫說他人短與長。說來說去自招殃。若能閉口深藏舌。便是安身第一方。
莫學愚人說脫空。脫空說得有何窮。暗中莫道無人見。只恐難瞞馬相公。
色身康健莫貪眠。作務辛勤要向前。不見碓坊盧行者。祖師衣鉢是渠傳。
二時普請宜先到。衆手能爲事不差。諷誦如來經一卷。勝如閑話口吧吧。
香積廚中好用心。五湖龍象在叢林。瞻星望月雖辛苦。須信因深果亦深。
常住分毫不可偷。日生萬倍恐難酬。豬頭驢腳分明現。佛地今生掃未休。

家事精麤宜愛惜。使時須把眼睛看。莫將恣意胡拋擲。用者須知成者難。
諸寮供過要精勤。掃地煎茶莫厭頻。事衆若能常謹切。身心方是出家人。
有時緣幹出街頭。照顧瀉山水牯牛。門外草深常管帶。等閑失卻恐難收。
拳手相交不可爲。麤豪非是出家兒。遭人唾面須揩卻。到底饒人不是癡。
三通浴鼓入堂時。觸淨須分上下衣。語笑高聲皆不可。莫將麤行破威儀。
出家言行要相應。戰戰常如履薄冰。雖是未除鬚與髮。直教去就便如僧。

明教契嵩大師尊僧篇

教必尊僧。何謂也。僧也者。以佛爲性。以如來爲家。以法爲身。以慧爲命。以禪悅爲食。故不恃俗民。不營世家。不修形骸。不貪生。不懼死。不溷乎五味。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慧。語其戒也。潔清三惑。而畢身不污。語其定也。恬思慮正。神明而

終日不亂。語其慧也。崇德辨惑而必然。以此修之之謂因。以此成之之謂果。其於物也。有慈有悲。有大誓有大惠。慈也者。常欲安萬物。悲也者。常欲拯衆苦。誓也者。誓與天下見真諦。惠也者。惠群生以正法。神而通之。天地不能揜。密而行之。鬼神不能測。其演法也。辯說不滯。其護法也。奮不顧身。能忍人之不可忍。能行人之不能行。其正命也。丐食而食而不爲恥。其寡欲也。糞衣綴鉢而不爲貧。其無爭也。可辱而不可輕。其無怨也。可同而不可損。以實相待物。以至慈修己。故其於天下也。能必和。能普敬。其語無妄。故其爲信也至。其法無我。故其爲讓也誠。有威可警。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能福於世。能導於俗。其忘形也。委禽獸而不怪。其讀誦也。冒寒暑而不廢。以法而出也。遊人間徧聚落。視名若谷響。視利若遊塵。視物色若陽豔。煦嫗貧病。瓦合輿僂而不爲卑。以道而處也。雖深山窮谷。草其衣。木其食。晏然自得。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勢屈。謝天子諸侯而不爲高。其獨立也。以道自勝。雖

形影相吊而不爲孤。其群居也。以法爲屬。會四海之人而不爲混。其可學也。雖三藏十二部百家異道之書。無不知也。他方殊俗之言。無不通也。祖述其法。則有文有章也。行其中道。則不空不有也。其絕學也。離念清淨。純真一如。不復有所分別也。僧乎！其爲人至。其爲心溥。其爲德備。其爲道大。其爲賢。非世之所謂賢也。其爲聖。非世之所謂聖也。出世殊勝之賢聖也。僧也如此。可不尊乎！

宋仁宗皇帝讚僧賦

夫世間最貴者。莫如捨俗出家。若得爲僧。便受人天供養。作如來之弟子。爲先聖之宗親。出入於金門之下。行藏於寶殿之中。白鹿銜花。青猿獻菓。春聽鶯啼鳥語。妙樂天機。夏聞蟬噪高林。豈知炎熱。秋覩清風明月。星燦光耀。冬觀雪嶺山川。蒲團煖坐。任他波濤浪起。振錫杖以騰空。假饒十大魔軍。聞名而歸正道。板響雲堂。

赴供。鐘鳴上殿。諷經。般般如意。種種現成。生存爲人天之師。末後定歸於聖果矣。
偈曰：

空王佛弟子，如來親眷屬。
身穿百衲衣，口吃千鍾粟。
夜坐無畏牀，朝覩彌陀佛。
朕若得如此，千足與萬足。

順治皇帝讚僧詩

天下叢林飯似山，鉢盂到處任君餐。
黃金白玉非爲貴，惟有袈裟披肩難。
朕爲大地山河主，憂國憂民事轉煩。
百年三萬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閒。
來時糊塗去時迷，空在人間走這回。
未曾生我誰是我？生我之時我是誰？
長大成成人方是我，合眼朦朧又是誰？
不如不來又不去，來時歡喜去時悲。
悲歡離合多勞慮，何日清閒誰得知？
若能了達僧家事，從此回頭不算遲。

世間難比出家人，無憂無慮得安宜，口中吃得清和味，身上常穿百衲衣。
五湖四海爲上客，皆因夙世種菩提，個個都是真羅漢，披搭如來三等衣。
金烏玉兔東復西，爲人切莫用心機，百年世事三更夢，萬里乾坤一局棋。
禹開九州湯放桀，秦吞六國漢登基，古來多少英雄漢，南北山頭臥土泥。
黃袍換得紫袈裟，只爲當年一念差，我本西方一衲子，爲何生在帝王家？
十八年來不自由，南征北討幾時休？我今撒手西方去，不管千秋與萬秋。

裴休丞相送子出家警策箴

汝及出家須立志。求師學道非容易。燒香換水要慇懃。佛殿僧堂勤掃拭。
莫閒遊，莫喜戲，出入分明說處去。三朝五日不歸家。妙法何曾聞一句。
敬師兄，訓師弟，莫在空門諍閒氣。上恭下敬要謙和。莫輕他人自逞勢。

衣食難，非容易，何必千般求細膩。清齋薄粥但尋常，麤布麻衣隨分際。
榮華止在紫羅袍，有道何須黃金貴。解三空，明四智，要超初果至十地。
禮觀音，持勢至，別人睡時你休睡。三更宿盡五更初，好向釋迦金殿內。
剔明燈，換淨水，禮拜如來求智慧。報答爹娘養育恩，天龍八部生歡喜。
偈曰：

含悲送子入空門，朝夕應當種善根。身眼莫隨財色染，道心須向歲寒存。
看經念佛依師教，苦志明心報四恩。他日忽然成大器，人間天上獨稱尊。
又偈曰：

江南江北鷓鴣啼，送子忙忙出虎溪。行到水窮山盡處，自然得箇轉身時。

＊ 歡迎翻印・功德無量 ＊

◎ 願以此功德 ◎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 免費結緣・敬請愛護珍惜 ＊

釋門自鏡錄
僧訓日記
寒笳集
合刊

印贈者：香光淨宗學會

倡印者：釋悟峯

地址：台北縣三重市中興北街一七九號

電話：(02) 八五一—0九五五

傳真：(02) 八五一—0九五三

達拉斯佛教會網址 <http://www.amtb-dba.org>

淨空法師專集有聲版網址 <http://www.amtb.org.tw>

ORG. TW

承印者：三禾出版製作有限公司

電話：(02) 二二四〇—九九七八

公元二〇〇三年三月敬印壹仟冊結緣

谿澗冷淒淒
虛巖蒙霧迷
我自觀心地
蓮花出淤泥
寒山子



本會一切法寶，免費結緣，絕無託人義賣、募款，敬請明察。

Printed in Taiwan (This book is not to be sold)
FOR FREE DISTRIBUTION